

《我们约会吧》（《爸爸去哪儿之爱的成长》第三部），又名《黄金世界》

《爸爸去哪 III 我们约会吧》

三毛一 ◎ 著

三毛一 ◎ 著

我们约会吧

SOMEBODY to LOVE

目 录

第 00 章 我去了哪.....	1
第一卷 因为与所以.....	2
第 01 章 “旧人”乍现.....	2
(1)	2
(2)	5
第 02 章 炒更风行.....	8
(1)	8
(2) A.....	9
(2) B.....	10
(2) C.....	12
(3)	13
(4)	15
(5)	16
第 03 章 去电影院.....	18
(1)	18
(2)	20
第 04 章 集体活动.....	23
第 05 章 听话相亲.....	26
(1)	26
(2)	27
(3)	29
(4)	30
第 06 章 吃自助餐.....	32
(1)	32
(2) A.....	33
(2) B.....	36
(2) C.....	37
第 07 章 爱情来了.....	40
(1)	40
(2)	41
第 08 章 敢为人先.....	44
(1) A.....	44
(1) B.....	45
(2)	46
第 09 章 鹊笑鸠舞.....	48
(1)	48
(2)	49
第 10 章 拒之门外.....	51
(1)	51
(2) A.....	52
(2) B.....	54

第 11 章 去见家长.....	57
(1)	57
(2) A.....	58
(2) B.....	59
第 12 章 另一爱情.....	63
(1)	63
(2)	64
(3)	66
(4)	68
第 13 章 项目合作.....	70
(1)	70
(2)	72
第 14 章 分飞前奏.....	74
第 15 章 每砖一瓦.....	76
第 16 章 同床共眠.....	79
第 17 章 新春佳节.....	81
(1)	81
(2)	82
(3)	84
(4) A.....	86
(4) B.....	88
(5)	90
(6)	93
第二卷 所以与因为.....	95
第 18 章 爱要单飞.....	95
(1)	95
(2) A.....	96
(2) B.....	97
(3)	98
(4)	99
第 19 章 一个人活.....	102
第 20 章 秦晋之好.....	104
第 21 章 旅游地产.....	106
(1)	106
(2)	107
(3)	107
(4) A.....	110
(4) B.....	113
第 22 章 针尖麦芒.....	117
第 23 章 想要孩子.....	118
第 24 章 去办公室.....	120
(1)	120
(2)	122
第 25 章 出去旅行.....	124

《我们约会吧》(《爸爸去哪儿之爱的成长》第三部), 又名《黄金世界》

(1)	124
(2)	124
(3)	126
第 26 章 “喜” 从天降	128
(1)	128
(2)	129
第 27 章 惊人一瞥	131
第 28 章 “百年好合”	133
第 29 章 落魄的我	134
(1)	134
(2)	136
(3)	137



联系:

微 博: <http://weibo.com/sanmao100>

或 <http://weibo.com/xiaoyuanjia100>

@三毛一作品 @校园价

部落格: <http://blog.sina.com.cn/xiaoyuanjia100>

或 <http://blog.sina.com.cn/xianzilove1314>

邮 箱: maomaomaok@163.com

Q Q: 41608400

作者笔名“三毛一”: 2013 年 10 月开始使用。开建筑类小说先河, 创立《奴》系列, 并撰书《爸爸去哪》之爱的成长和爱的神话两个系列, 整编《三毛一世界的小杂记》。

三毛一笔名由来: (1) 本人原名的关系; (2) 三毛之后又一; (3) 军衔中几毛几是对军官的称呼, 一般说的“几毛几”是“几杠几星”的意思, 三毛是将官级, 三毛一是少将。

简介: 江西吉水人, 文天祥、解缙学士、杨万里、毛泽东的同乡人, 中学在吉水二中(原解缙书院)就读。

美誉: 最正义、最帅气、最为人民服务的作家

第00章 我去了哪

在前一部小说《爸爸去哪 I 伤心地铁》（又名：《伤心地铁》）中结尾我说我错了，错在了哪里呢？我的前途？我的职场？还是我的选择？不，这些我都觉得不值一提，我还正当年轻，我依然有能力重新再来，我错的，我后悔的，是我的爱情，因为我葬送了两段中任何一段本属于自己的幸福。

但反观自己的爱的成长，终于发现，从雪月离开人世间之后，我的心就是沉重的，是心已死呢？还是，没有遇见那个真正有归属感的女子？

现在想来，为什么没有跟杨婕或安之然在一起，单纯的是自己不珍惜吗？还是，的确潜意识里面我心中藏着一个女人，她不走，也许别人都进不来。

在上部书中，不知是不幸、还是幸运，我受不了良心的谴责，毅然辞职，然后又敢于站出来，干了一连串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于是，凝固的河流开始溶解，新的故事开始了……

爱情路上是不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又一村呢？请关注这一部：《爸爸去哪儿》第三部《我们约会吧》（又名《黄金世界》）。

黄金世界，是一个成语，顾名思义，形容美好完善的境地。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前人以为黄金世界在于昔时，而末世日以堕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滇军政府讨满洲檄》：“西人称吾国曰黄金世界。”鲁迅《野草·影的告别》：“有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这一篇，真的如题目所说“形容美好完善”吗？还是有如第一部《伤心地铁》那般沉重？

对，尽管面临诸般困境，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

第一卷 因为与所以

第 01 章 “旧人”乍现

(1)

这里不再是一方净土，不再有曾经的幽静，是城市的 CBD，是经过旧村改造折腾之后的新城市中心，慢慢承担着广州总部经济核心的地位和责任。街道相当宽敞，两旁年轻的树木稀稀落落地孤独成长着，还形成不了成片相连的林荫道。

当然，我喜欢这里，不仅是因为它的大气，而是因为这里曾发生了一段自己成长的故事。

说正事了，在这片区域的商务金融办公黄金地带，耸立着一座高大雄伟的建筑物，北面为美国领事馆用地，东临广州新地标西塔、IFP（国际金融广场）、富力中心大厦，广州歌剧院、广州市第二少年宫等区内文化地标亦近在咫尺。虽然不是鹤立鸡群，相比那些流线形的夸张艺术造型，它的方正实用、朴素的外观却显得格外受青睐，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一经过这里，总会不自觉的停下脚步驻足欣赏，也许还因为它女儿墙上镌刻的银光灿灿名字——三银大厦，给人以一种收获财富的念想。

其实，建筑形态方正本就是风水学上的佳品，因为便于藏风聚气。方正的形状，可以使气的能量产生平衡的循环流动，不会产生太过或不及的祸患。而奇形怪状或损位缺角的建筑，其内部之气便会停滞或流动无规律，能量场的分布就会很不均衡。

走进大楼，给人的感觉没有惊喜连连，没有华丽，内部的装饰风格属于素雅范儿，端庄大方，虽简约但不简单。再上十楼，整层都是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珠江分院。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珠江分院主要以民用建筑为主的甲级设计院。虽然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热情、积极向上、朝气蓬勃、单纯而年轻的集体，但是它的成果已经叹为观止。珠江分院的建筑作品已遍布华南区（中国动物地理区划当中一分区。包括云南与广东、广西的南部、福建东南沿海一带以及台湾、广州岛和南海各群岛。华南区的最大城市是广州。），在该区域建筑行业中成绩斐然，很有名望，市场占有率极高。它是一家以技术力量为优势，在建筑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设计排头兵。它孕育的建筑成果不断从图纸的摇篮，变成了一道道神采飞扬的

建筑景观, 一座座造型新颖的亭台轩榭、一栋栋保暖驱寒的玉宇琼楼。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虽然大多是年轻的生力军, 但是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也是掌舵者苦心经营的产物, 甚至细微到办公环境的布局, 同样是不断优化改了又改的结晶。现在布局基本趋于稳定和方便, 这是一个敞开式办公环境, 相邻办公设施没有用齐肩高的隔断隔开, 拥挤在一起。每个人只有一张办公桌和电脑桌, 互相对着摆成一排, 顺时针环形布局, 功能分区分明而且易辨, 只在区与区之间用加厚玻璃幕墙隔断, 仅留下内外两条围廊的通道。靠近电梯口即为入口处, 除了前台接待和小小会客室就是一个公共区域, 称为第一区域, 主要作为图书、底图、蓝图、阅览室, 借阅览室。朝前走往顺时针方向下去是第二区域, 是综合管理职能机构、人事部及活动场所的办公用房; 再往下走分别是第三区域和第四区域, 分别是建筑专业与公用专业办公地点, 最后一个区域是土木工程专业的办公地点, 那是为了保证计算的专心致志。

骄阳似火的暑假的一个晌午, 一贯热闹的楼里今天格外的喧嚣, 众人七嘴八舌的讲话声连成一串一串的在整层楼回荡, 挡都挡不住地强奸了每个人的耳朵。

“听说, 院长介绍了一个亲戚来上班。”

“可能来了一个大人物。”

“听说从别的单位挖过来的。”

“还是国外留学回来的呢。”

……

平常只有一、二两区比较活跃, 热闹的欢快声与其他区安静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其他区里的人们都在电脑前忙着画图、计算或是查阅规范等资料。而今天, 大不一样。甚至三至五区都在交头接耳, 议论纷纷, 尤其是五区最为明显。只见欢声笑语的背后, 大家都抬起头互相对望, 用眼神询问, 那轻微的摇头, 迷茫的眼神表明并不清楚? 只见靠四区边线的五区淡婕禁不住站起身来, 来到了外圈围廊上, 想看一下究竟。围廊分了最内圈和最外圈两条道, 外圈围廊是靠着外围玻璃幕墙, 冬天里大家工作累了之后一般都会在这个道上晒着太阳, 做做伸展运动和眼保健操, 稍微休息个几分钟。当然, 为了保护女性同胞和创造更为舒适的工作环境, 吸烟是被禁止的, 否则一定会乌烟瘴气, 男士抽烟一般在楼道或洗手间。而内圈因为半径小、道短, 方便最快捷通行。这个时间点, 炙热的阳光透

过幕墙射进外圈围廊，与室内中央空调交错，空调感觉一点制冷的效果都没有。围廊上稀稀落落的几盆盆栽在太阳的直射下，生机盎然。淡婕沿着围廊逆时针走向二区，看见办公室主任张宇，领着一个文质彬彬的人，从二区往这边走来。是张朝气、青春，仔细看却一点都不单纯的面孔。淡婕正在思索这位不速之客是何方神圣。张宇已经靠近了她，恬静的微笑挂在脸上，说：“淡婕，来认识一下，我们设计院的大客户凤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派来学习设计的陈工。”

是的，这人就是我，我客气地伸出右手，笑着说：“你好！”

淡婕也大方地握住我的手，笑说：“你好！”

这时候，一个很惹眼的女孩右手端着只茶杯朝我们方向走来，我回身发现，饮水机在二区的公共区域。只见，那女孩黑发若云，宽宽的额头，配上弯弯柳眉丹凤狐狸眼，双目含情，高挺的鼻梁，朱丹薄唇，五官恰到好处地分布在瓜子脸上；再加之约摸 170cm 的身高，高挑性感的魔鬼身材，一身红色劲装，脚蹬火辣艳红的高跟鞋，朱唇未启声先笑，笑靥如花，好一个红色佳人。

张宇发现我被这个眼前飘来的美女吸引，手一伸说：“她叫夏梦雪，中央美术学院（简称‘央美’）装潢艺术设计专业高材生，曾经是央美的校花，现在我们设计院的院花。”

也许是习惯了听到这种赞扬性的介绍，梦雪只是文雅地微微一笑，伸出左手打招呼道：“Hello!”

这时也停下脚步，注意眼前的我。眼前的眉清目秀的男人，约 170 的身高的中等身材，虽是一张娃娃般的脸蛋，俊秀的眼睛里却有一种不羁的神彩，带着一种散漫的神情。再怎么横看竖看都不是自己喜欢的菜，光身高要求 180 以上（至少自己穿上 8cm 的高跟鞋，他还得比自己略高一点）这一点就可以把他秒杀，更加料想不到，与眼前的男子哪怕有一万种可能的亲密擦肩而过，也会是第一万零一种不可能。

我登时惊住了，世界怎么会那么巧，人生何处不相逢，她不就是“雪月”么？而且她的名字也带“雪”，而且是“梦雪”，难道是我的思念造成？不！绝不可能！她死了，我亲手参与埋的。难道天意吗？老天故意安排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女孩再次打扰我的世界吗？但是，“夏梦雪”，会不会是天方夜谭呢？明明是夏天，怎么会有雪呢？那只能做梦了！是否注定未来的我与“梦雪”也只是擦肩而过呢？还是

我太思念了吧!

我脑袋混乱了, 但是我还是强忍着镇定。

我对她一笑回应。

随后张宇将淡婕对我做了个详细的介绍, 她已经参加工作快五年了, 刚评上中级工程师, 结构设计专业, 一双清秀的眼睛嵌在恬静的脸上, 单纯清澈的目光, 增添了她浓浓的书卷气息; 削肩细腰, 高挑身材让人见之忘俗。平日里有一种孤芳自赏, 落落难合的神情; 相互熟悉后却是再亲切不过的了; 穿着一件中式立领的藏蓝碎花短袖卡腰衬衣, 配着一条九月菊的碎花长裙。她亲切地看着我, 眼睛里的热情已经溢于言表。围廊上这番引见的声息, 已经传到了里头。姜奎响亮、爽朗的笑声越出分区玻璃幕墙, 飘进了他们的耳里了。姜奎, 一个年轻有为的工程师, 中等身材, 眉眼间是漫不经心、懒散、随心所欲、不羁的神情, 英俊的脸上留下了多年生活不节制、不规律、纵欲的痕迹; 未老先衰松弛的皮肤, 深深的眼带, 略微下垂的嘴。他毕业后就来了珠江分院, 算算也有七八年了, 单位里结构专业的当红一哥, 心直口快的, 心态永远那么年轻, 是一个快乐的大孩子。

(2)

“快进去吧!”淡婕笑着说道, “要不, 姜奎哥又要出来了。”

张宇微笑地点点头, 似乎是赞同淡婕的说法, 随着淡婕进到结构专业区里。不等张宇介绍, 姜奎已向我打招呼: “陈工, 久仰大名。”姜奎看着跟来的夏梦雪, 接着开玩笑道: “俊男美女, 真是天生一对呀!”

夏梦雪那百合花似的脸上飘来了一朵玫瑰花, 月儿弯弯的乌黑睫毛如蜻蜓扑打着翅膀。一只手放在额头上, 像是要梳理额前的刘海, 遮住了眼睛, 低下了头。少女的矜持和娇羞无一不展现了出来。姜奎的话像一道闪电在空中闪过。结构专业办公区里静了下来, 七嘴八舌的声音消失了。梦雪羞涩的抬起头看了看张宇眼里是求助的神情。

“对年轻人要爱护些,”张宇对姜奎说, “初次见面, 说话没遮没拦的, 会吓着他们的。”

“像姜工这样口不遮拦的巨典型双子座,”淡婕接口说道, “还真没几个呢!”

“是我院的现世活宝，”同专业的董朝专笑呵呵地说，“联络感情的润滑剂，时间久了，你就会知道的，知道了就会更愿意认识他。”大家都笑起来，最开心的竟是姜奎。她兴奋的快乐脸上酒窝突显。也许为自己制造出这样的气氛感到高兴吧。董朝专是个开朗温和的人，有七八年的设计工作经验，未来他将是我的一位老师。瘦弱的身躯、细软的声音，棱角分明的脸型，由于长期的专业习惯，脸上呈现出冷峻、严肃、刻板的神情。工作中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在珠江分珠江分院是出了名的。

做他的徒弟得有十二分的认真和仔细。对于人们常说的严师出高徒是名副其实的。董朝专也代表着结构专业的性格。也许土木工程专业，在每栋大楼中承担安全和支撑的作用，同仁们都是严肃而正统的、规矩而成方圆的。

“别尽说我，今天的主角是他们两个，弄清楚主语和宾语。”姜奎非但不生气，反而有点儿沾沾自喜的说。

“是谁先抢了别人的头彩？”董朝专宽厚的说，“现在，说主语和宾语。”

眼前其乐融融的、轻松愉快的、平等和谐的气氛感染了梦雪和我。身心都放松，也不那么的拘谨，随着大家的笑声也笑起来。梦雪脸上的玫瑰色渐渐退去又成了百合花的，明亮的眼睛看着大家。我则傲然的站着屋子的中间，瞧着大家。

张宇看着董朝专问道，“董工，其余的人呢？”

“有下现场的、借资料的、联系业务的。”董朝专对着仅在岗位上的人和空位一一介绍说，“就我们几个在。”

“说了半天了，还没有互相引见呢！”张宇热情的说，“人虽然不全，互相认识一下，其余的人以后有机会认识的。”

“在围廊上介绍时都已经听见了，”姜奎响亮的说，“不用那么多的繁文缛节，我们呢？自报家门吧。”

“知道你们猴急，”宇听后笑起来了说，“这不？都有到围廊上等着的呢！”

“你们不进来，”姜奎笑着说，“我也要出去了呢。”

这句话把在场的都逗笑了。见他们为这不拘小节的欢迎方式，热情扬溢的开心，梦雪和我都放松多了，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集体。他们这儿也是这个集体的一个缩影，快乐、直爽、单纯、大方、热情、活泼。

建筑行业的人，就业范围有：规划局、建筑安装公司、监理、工程招标代理、

机建管理部门、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房屋鉴定、设计院等机构。从专业知识的拓展、应用、深造、挖掘, 设计院是最好的技术平台。不知, 有多少人想到这样的单位啊, 尤其是一毕业就做设计! 大学毕业后, 从同一个起跑线上开始, 几年以后, 专业技术方面, 却有很大的不同。每个事务都是有两方面的, 一方面技术增长, 一方面是金钱的快速增长。对于初出大学校门的人来说, 更多的还是想到设计院。

我很庆幸自己能有这个到珠江分院学习和实践的机会, 就弥补了自己一直的遗憾。本来自己辗转护国工程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凤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觉得很对不起所学专业, 就如历尽千辛万苦去深山拜师学艺, 学成了倚天屠龙, 回到社会却因为了糊口待客杀猪一般。原因当然简单, 自己在刚毕业的时候没有进设计院, 那么, 以后进来就会难上加难, 相去甚远, 因为设计院要培养也是喜欢白纸一张的, 而我这种, 在他们眼里已经算皮了。

本来, 我在报到前, 心里除了庆幸以外, 是一片惶恐; 对新环境的期待、盼望、担忧, 我已经从 2007 年至今好几年了, 毕业后都没有碰过设计, 还能胜任工作、能坐得住长时间对着电脑画图么? 对新同事的紧张、不安、了解, 他们怎么看我呢, 我都是一个老大哥了, 三十岁的人了, 还跟一帮小弟弟学习做结构设计? 对新的工作任务的渴盼、惊奇、喜忧, 如果一届高材生的我做得很糟糕, 会不会丢自己单位和学校的脸? 一会儿, 结构专业总监杨总来了, 他安排董朝专带我。杨总精明、大度、高雅, 眼睛里是坚定、高傲的目光, 不愧为专业的带头人。

我对自己说: “我要加油。”船儿已经放入海中, 风帆已经扬起。

第02章 炒更风行

(1)

秋天的广州，天气还很热，没有一丝寒意，暖秋更为贴切。早上，七点多钟的太阳便照得人身上暖洋洋了。进了珠江新城，走在去单位的林荫道上，看着路边花圃边的九里香白花簇簇，花圃中的蔓花生点点金黄。立秋早就过了，但这些植物仍有如此浓烈的生机，真不知道现在天上挂的是秋阳还是春日。秋天的时节并没有迎来秋风萧瑟、凄凉景象。有人说广州是个没有季节的城市。而这样的情景对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内陆来说是异样的，在我的故乡江西吉水，秋天到时山上的野草和作物就开始枯萎，树叶多半都凋谢光了，光秃秃的树木令整座山，整个故乡都显得一片凋零。我喜欢故乡的秋天，故乡的秋天田园间铺满黄澄澄的稻子，满山遍野点缀着金灿灿的野菊花，柿树上吊挂着一串串红彤彤的熟柿子，河畔沼泽边飘荡着雪白的芦苇花，故乡的秋天给人一种成熟又略显沧桑之美。我也喜欢现在所处的秋天，这里的秋天给予我的是另一种新奇愉悦的体验，让我确信不是所有的秋天都是苍凉萧瑟的。在这里，万物依旧充满生机，看公园绿地依然油绿的树木，看山间野地到处蒙络摇缀的藤蔓，看街头巷尾各展芳姿的花朵。我喜爱植物，更喜爱各式各样的植物将城市点缀成色彩绚丽的景状，也喜爱看植物的变化来感受季节的变化，有花城美誉的广州犹是如此，因为广州的植物四季不甚分明，惟有细心点才能留意身边的变化。看现在的秋天，紫薇的花儿渐谢，慢慢结成圆粒的果实。密密的朱槿丛每逢风雨就有满地落红，常见的红花夹竹桃不再是满枝飘红，白玉兰和茉莉花也不是长的最盛密的时刻。木棉的叶子正一天天地泛黄，苦楝树的果实就要成熟了，而葱兰又值花期，雪白或粉红的葱兰花开的郁郁葱葱，在花圃中连绵成一片花海……自然界的万物在金黄和火红的色彩里渲染着大地，热闹非凡。昨天是周末，我到处逛了逛，发现情人们、游人们、家人们在公园的树篱中逗留的时间越来越长，成千上万张的带有情意绵绵、热情似火的画卷在镜头前定格，成了某个特定时期、特定的人的永久的纪念。

这就是广州的秋天，它的变化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但我喜欢它秋天时植物繁密，喜爱它的秋天充满生机，所以地铁工程出事后我也一直没有离开。虽然我是一个外乡人，来广州不算很久，但我已经深深喜欢上这座和自己一同呼吸一同

成长的城市。坚持对它不离不弃, 正如我喜欢广州这座城市的与众不同一般。听很多人都说广州是个说不清楚的城市, 但却绝对生机勃勃, 夜半两三点还能叫到朋友出来喝茶, 这在其他地方是很难想象的。而各类文化的人, 各色皮肤的人, 各种口音的人, 各式口味的人都能在这座城市中找到自己的安心处, 这或许就是广州的特色, 一种与众不同鲜明独立的特色。

虽然还是会常常惦挂起心中的那个以文人骚客忠贞遐迩的故乡, 如“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的杨万里、大学士解缙、“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甚至“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的毛爷爷, 但生活在这座城市中心是安然的, 何处心安便是家, 所以广州也是我的家。即将临近的中秋我不回自己的故乡, 我早已经告诉我的父母, 邀请他们到广州来过过我家的中秋, 再乘着国庆好好看看广州的一切。我会告诉他们我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新故事新生活, 是的, 凤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这家单位是我新找的, 有幸委派来珠江分院是一次好的机会。我会告诉他们我生活在这座城市是多么的快乐, 我也希望他们也会喜欢上这座美丽的城市, 我想只要他们来过这座城市看过、走过、生活过, 也一定会喜欢上这座城市的。

(2) A

阳光明媚的下午, 公用办公室里的人们正在悠闲的做着自己的事。就连爱说爱笑的姜奎都三缄其口, 正在看着一本当代建筑奇葩的彩绘本的图书。淡婕安静的坐在电脑跟前看着一本新的国标图集; 董朝专在电脑上漫不经心的画着工程最后的尾巴; 张宇戴着耳机在电脑上听音乐, 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的摇晃着脑袋。

一个安详、恬静、轻松的下午, 窗外热烈的色彩更衬出了室内的安静、祥和、自由。办公室里只有电脑机箱的排风扇低低的“嗡嗡声”, 就连在地上掉一个针都能听见的时候, 李冠侠进来了。冠侠是结构专业的, 一位老同志, 在结构上颇有造诣, 如今也是珠江分珠江分院的顶梁柱。清瘦的身材, 棱角并不分明的脸上有一双精明的眼睛; 薄薄的嘴唇显示着他的能言善辩; 圆圆的下巴体现他的处的事圆滑, 为人的随和; 洪亮的声音展示了他的自信。

冠侠这几年工作中, 有许多大胆设想的作品, 这个办公楼的结构布局就是冠

侠作品的成果。冠侠工作中敢于创新, 能从很多优秀作品中, 汲取尝试的源泉和灵感。他敢于结构创新, 这种灵感的高峰期保持了很长的时间, 这也他成为人们瞩目的原因。在珠江分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冠侠的到来, 迎得了大家的欢迎, 打破了先前的寂静。冠侠那双精明的眼睛很快的扫视了一下办公室。他轻松的与在坐的寒暄了几句或用手势打个招呼, 就来到了董朝专跟前。坐在了每个人都有的供作椅子上。

出于礼貌, 董朝专放下了正画着的图纸, 并进行保存, 鼠标停留在图中的某一点不动了。淡婕放下了手中的书, 抬起头微笑的看着冠侠。姜奎抬起了头, 手上还拿着那本当代建筑奇葩的书。其余只对冠侠点了点头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了。

“闲了,”董朝专看着冠侠笑着说,“没事做了?”

“最近闲了,”冠侠身子靠椅子靠背上, 头搭在椅背顶上, 轻松的说,“难道你不觉得每年的现在都是设计周期的淡季吗?”

“珠江分院安排, 这段时间是知识的储备时期,”姜奎放下手里的书说,“可又静不来心来学, 非得有硬性指标才能学进去。”

冠侠正想着: 如何把话题引到自己的想说的事上来, 姜奎的话正中下怀。成了他说话的引子。

“你是最适合在这种体制下生存的了,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的钟。”冠侠带着点讥讽的口气说,“你也就混一天的日子, 高枕无忧。”

姜奎大咧咧的性格碰到这种散弹, 照单全收的, 听了竟一点也不生气。

“我确实没想要如何如何与众不同。”姜奎站起来, 走到了冠侠跟前, 反而笑着说,“一没有这个胆量, 二缺少这个魄力, 三无较强的专业技能, 四不能吃苦。”

这席话, 点燃了大家的兴奋神经。每个人都微微的抬起头来, 想听听有什么让人激动的消息或着做茶余饭后的谈资。可这却是冠侠急于想说出来的。

看着大家的好奇心给带动起来, 冠侠抬头一一看了大家一眼。

(2) B

“现在创业的人越来越多了, 打工始终要看老板脸色, 自己创业为自己效劳

又自由,”冠侠低沉的说,“这股风也是越刮越急。”

“创业的人中,”姜奎像是竹筒倒豆子的说,“有你认识的吗?我就认识几个这样的人,他们可是有魄力的人。”

这时姜奎已经走到了董朝专的电脑桌前。听见姜奎的话,办公室里的人都不约而同的放下正在做的事。

冠侠感觉到大家渴望能了解外面的世界那热切的目光,带着点神秘说,“我有几个同学、朋友开起了自己的工作室,有搞副业的、也有专注的,收益都还不错。”

经冠侠这么一说,气氛竟有些热烈和神秘,大家更急切的看着冠侠,大气不敢出。

“如今,”董朝专把眼睛从冠侠身上,慢慢的移到了姜奎的脸上,平淡的说道,“天下的人好像有点浮在水面上似的,搞副业、炒更、创业的事不绝于耳的,也不是啥稀奇的事。”

姜奎对董朝专这种息事宁人的说法,没有听进心里去。烘托气氛的说道:“我还听说有公-务员都创业了呢!我的同学也有去开公司的。”

“省院、市院,其他院的人也有走了的,”冠侠顺着姜奎的话,试探着说道,“不过咱们院还倒平静些。”

“我想,也许是在等机会吧,”董朝专意味深长的看着冠侠说,“时机成熟,就会有所动静的,这是早晚的事。”

这弦外之音在空气中回荡,聚集了目光射向了冠侠。冠侠也感觉到:董朝专在暗指自己,黑黑的脸渐渐的变得红润,又慢慢的退了下去。

他努力的按下那句话在内心激起的波澜。他不甘心就此打住话题,他到来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他不是个容易打败的人。他坚定的自信和决心为他增加了勇气。

“不过一定要等到业务稳定后,再出去单干才比较稳妥,”冠侠平静地说,“而且专做设计炒更就没有多大意思,现在市场很透明,太微利了,必须是炒更先解决温饱并合理避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然后再开辟建筑设计公司性质工作,比如承接监理、工程咨询方面的业务,那才叫真正的有头脑的创业!”

“你的专业水平倒可以开个建筑设计公司,”姜奎快乐的说道,“其他人,就要三思而后行,不过,各人有各自的造化。”

“我们老了经不起折腾,”董朝专不经意的说道,“这是年轻人的天下。”

董朝专的话像说给大家的,只有冠侠听出了董朝专的话中话。

冠侠的脸转向了姜奎他们说道:“开建筑设计公司,这些技术含量没那么高深的业务,可得靠用好关系去琢磨。”

“现在业务都不知道身在何处,”姜奎笑了笑说道,“倒像是机遇在挑逗你。”

“机会就在眼前,就看你敢不敢做了,”这句话正中冠侠的下怀,他笑了笑说:“广州经济开发区在大力开发,其中中新知识城在大面积造城,地块分别都在分割拍卖,各大房地产开发商巨头趋之若鹜拿地,并日夜兼程、争分夺秒赶进度建设,导致建筑市场热闹火爆。”

(2) C

“如果有项目我也会去尝试的,”董朝专谨慎地说,“不过我在业务上还需要再锻炼几年。再过几年怕机会失去,现在又怕阴沟里翻船!”

“这个机遇,对于有十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确实具有诱惑力,”仔细听他们谈话的淡婕说道,“对我们这些还在锻造的人来说,培养个人能力,珠江分院还是具有较好的条件和环境。”

“机遇不等人啊!”冠侠听见淡婕的话,感慨的说,“这项目的大面积启动,就像是一把青菜丢进了羊群中,多少家单位会竞相去争夺,逐鹿开发区的畅想曲早已经拉开了帷幕,这也给我们制造了很多行业千载难逢的机遇啊!”

“现在正是风口浪尖上,人们的决策是很难把握的。”淡婕清晰的说出了眼下人们的心态。

“确实是啊!万事开头难。”冠侠颇有感触的说道,“要想摆脱自身的懒惰是需要很大决心和勇气的。没有一件事是一帆风顺的,没有平坦的大道,没有无暗礁的大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

“凭你的的水平到哪儿找不着饭碗,”姜奎心直口快的说道,“更何况你都具备开建筑设计公司的能力了,我看你要是创业了,肯定不会有啥事的,也许还是我们的楷模。”

“也许,大家看到更多的只是成功的希望,”淡婕微笑的说,“隐藏其中的危险

已经被胜利的光环蒙蔽, 无论做什么还是要三思而后行。”

“谢谢你!”冠侠欣慰的说道,“像你, 这样两方面看问题的人确实太少, 不愧为我院的女智多星呀! 但是, 当断不断就会失去机遇。”

“是呀!”董朝专听到这时候, 脸上露出了笑容, 眼睛里充满了笑意地说道,“人的一生不是一帆风顺的, 但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两方面的。希望既能看成功, 又能看见失败。”

这一席的谈话里, 有鼓励、支持、关怀、劝解。同事之间的情义都凝聚在这些话里。冠侠那双精明的眼睛里充满了感激和信任。看着周围这些同事们的善良、热心、关切的双眼, 那双精明自信的眼睛, 很快闪着不可熄灭的火焰, 脸上因这个想法而熠熠生辉。冠侠站起来, 低着头, 来回走了几步。大家的眼睛随着他的动作, 而上下移动。冠侠最后抬起头, 坚定的点点了头, 走了。

冠侠走后, 办公室里像是炸开了锅。大家纷纷说起, 从各种渠道听来的小道消息。这些消息中, 不外乎是, ‘谁的同学又炒了老板, 谁的朋友又发家了, 谁的家人又办公司了’等等不尽其然。不管消息是否可靠, 都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 又给大家带隐约的希望。参与讨论的人比刚才要热烈。人们说着别人的事, 不会带给自己什么麻烦, 口无遮拦。他们并不知道, 正是这种心里, 跟风的想法越吹越急, 越烈, 许多举棋不定的人而卷入其中。舆论的导向总是有两方面的作用。

“如果冠侠自立门户,”董朝专笑着说,“他的思路必定会成功的, 他为人谨慎而又大胆, 作品中经常流露出创新意识, 他的结构理念从来都是为了性价比高的节省而精益求精, 得到很多奇葩建筑的肯定和运用, 在他这个年龄能保持这么大胆真是不容易啊!”

“脚下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淡婕那双清澈的眼睛里写满了坚定与信任, 像是自言自语的说,“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是自己决定的。冠侠已经拥有这种势力。”

(3)

在冠侠犹豫不决, 暗下决心的时候; 时间的车轮、历史的车轮并没有停滞不前, 而是朝着它即定的目标和轨迹滚滚而去。创业的先行者带动了一批又批的人员加入。先前稍有稳定的人, 为后面的人提供帮助和平台互为共享他们在合作伙

伴或客户面前推荐往昔的朋友或同事,或是已经有项目的人分包部分工程给后面随他而来的人炒更。

朋友、同学的消息,亲戚的交流,报纸、电视、网络,公众的传媒都是,促使他们暗下决心的定心丸。市里的设计院已经有许多的人抛却了这里的一切走了,孔雀东南飞。

珠江分珠江分院也走了几个工作时间并不是很长的,结构、建筑专业的人为主,他们在这里都是单身,还没有结婚,没有什么家庭负担,走了一身轻。他们大多数是跟一些手头有项目的朋友合作,然后按工作量分成。

冠侠在珠江分院私下里进行的暗访,多少给了他信心。他本想做一下姜奎的工作,可姜奎的是一个知天命的人。他们刚来时是住在一个宿舍里的,对姜奎的脾气秉性都很清楚。几次相约都以姜奎的其它的约会而夭折。看着姜奎因过渡的贪恋酒吧、美色留在脸上的倦容,松弛的皮肤,下垂的脸颊,冠侠总有虚度光阴的遗憾。

姜奎在结构行业上有很高的计算天分,但姜奎生活上却是一个高度追求享乐的人。他的功课往往都是最后一个递交,总是等到杨总工追着屁股才迟迟交工,他的精力过多消耗在了觥筹交错的人情世故中。姜奎追求事业的决心、信心、毅力、激情、勇气已淹没于他中庸思想里。可他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只要用得好,姜奎天性的对数据的敏感,会让建筑结构安全性更为保障。他经常在电脑软件之后,审图机构审图通过之后,还发现了计算的错漏,并曾多次帮现场施工解决了很多失误所导致的疑难杂症。

姜奎当然知道找他的原因,他倒不是故意的躲避冠侠,不过每次都有事。内心里他不希望这样的会面。冠侠的决心和意图,他很清楚,可是他帮不上忙。他已习惯于现在的生活方式,和现有的工作体制。他无意再去奋斗更多的财富,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获得更大的成就感。他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中,他可以游刃有余,轻松自如。虽然他的潜力还是无穷的,他不愿在身上再放上压力和动力;虽然这样一来可以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

几次的阴差阳错,冠侠知道姜奎只能成为他利益集团外围的朋友。这种人在他日后的建筑设计公司也是必不可少的。冠侠放弃说服姜奎的想法。

冠侠私下里,对整个开发区所有项目进行了周密地归类,对涉及的设计院进

行了分析, 每家设计院的规模大小, 人员情况, 专业素质, 技术水平, 拥有的在开发区的市场份额等等已经进行了周密、详细、全面的调查了解。合作伙伴们都寻找齐了, 只等着第一个项目落定时开张。

(4)

虽然算是南方的亚热带季风气候, 但西伯利亚寒流所带来的冷空气的不断侵袭, 还是时不时会带来气温的降低, 大家都穿上了过冬的厚衣。

沛文是珠江分珠江分院, 几乎每年是最早穿上羽绒服的。在办公室他里经常开导年轻人要注意身体, 不要感冒、生病。刚毕业的年轻姑娘、小伙子都穿的少, 俗称为‘美丽又冻人’。沛文少不了要进行教导和劝说, 他是传统的中国人一种, 对自己的预见性, 要强加到别人头上。梦雪是他的徒弟, 这种照顾格外的就多了些。这时候了梦雪还穿一件短裙。一进屋, 衣服还没挂到衣架上, 沛文的教导就开始了。

“要风度, 不要温度,” 沛文严肃的脸上带着关心说, “小心着凉感冒。”

“师傅, 不冷,” 梦雪微着说, “今早上又没风、没雨。”

“一切都从保险的角度出发,” 沛文温和的说, “犹如高楼大厦的基础一样, 安全系数要打足的。”

“抗震级别要高,” 梦雪笑着说, “保险系数要大, 是吗?”

“那倒不是,” 沛文严肃的脸上出现了专注的神情说, “经济、结实、耐用、保险、可靠、美观, 即通俗地说‘性价比最高’。”

“即使装修涉及, 我算得可比你的保险、结实呀, 力够着呐!” 梦雪说着来到电脑前坐下来。

“你算的太大,” 沛文越发的认真的说, “不见得比我的结实、保险、可靠。”

梦雪笑了笑, 看了看大家, 一阵子哈哈的笑声。同事们都知道, 沛文一遇到专业上的问题, 早忘了原先的争论, 一根筋钻进去。见大家笑, 还不解其意, 后来恍然大悟, 拍了拍额头。一会儿, 他沉着脸, 拿起梦雪布的饰面层、幕墙图和天花吊顶图来到梦雪跟前。

“整体来讲过于保守, 天花吊件过于偏多, 幕墙稳固件也太多, 重新核算,

精简一些。”沛文严肃的说。

梦雪悄悄的看了师傅一眼，做了一个鬼脸。

“算完后，”沛文严肃的说，“我看一下，再开始下一步。”

梦雪知道，一旦沛文进入到工作中，他的严厉和认真就强加在她身上，成了她身体的一部分。有时候，她感到自己的性格在反抗。她活泼的天性与这种严厉在较量。在她的还不成熟的心里下，往往是严厉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她的心里就有了一种不安，她的屈从与她身体的一部分成为不可协调的因素。在沛文的指导下，她已经进入到队伍里，成为了他们的一员。对于沛文的严肃认真，她已经适应，也深知这样做的好处。沛文也就是在工作中是这样的，工作以外，沛文还是有自己独特的亲和力的。

(5)

下班时，冠侠站在电梯口，像是在等什么人？看见沛文从办公室里出来，他也慢慢的往楼梯口走去。在楼梯口等着沛文一起过来，下楼去。从院子里往外走，沛文是帽子、围巾、手套样样具备，恰似能抵御西伯利亚最冷的寒流。冠侠还是一身加厚的西服，整洁利索。俩人搓着手向公交站牌走去。狂风夹杂着小雨，呼呼声。

“回家做饭不？”冠侠两只手揣在衣兜里说。衣服的领子已经竖起来。

“不做，”沛文愉快的说，“到家，饭就熟了，我父母在呢。”

“工作上，”冠侠有点高兴的说，“可以放心干，不会有拖累。”

“工作，”沛文认真的说，“需要十二分的认真，才能做好。”

“没想过，出去干吗？”冠侠小心的说出这句话。

“没有，”沛文看了一眼冠侠肯定的说，“我这个人，只认专业技术，对身外之事看得较淡的。能影响我的事不是很多的。”

冠侠若有所思的点点头说：“是呀，这样才能做出成绩啊！”

是的，他缺了一个在装修方面的把关者。

“快到了，”沛文抬头向前面看了看说，“你是有闯劲的，好好干吧。我只能成为你局外的朋友。”他是个直爽的人，对人不会拐弯抹角。他用简洁的话语说明

了他的态度。他不怕冠侠会有其它的想法。

“你也不要妄自菲薄，”冠侠笑着说，“你到外面去，那是抢着要呢。”

“这主要是……”沛文低下了头说，“在于人的心劲上，我没有了。”

“如果……我是说如果”冠侠犹豫地说，“你要第一时间想到我，尽可能地来找我，不希望你会成为别人的合作伙伴。”

“谢谢！”沛文严肃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说，“那一天，我不会忘了的。”

冠侠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拍了一下沛文说：“走了，车来了。”

122a 路车缓缓的驶进站区，从上面陆续下来了几个人，冠侠灵巧的跟着人群挤上车。沛文看着车开走，把衣服上的帽子又往上拉了拉，朝着 130 路车走去。

大家走走回回，也影响不到年轻一辈。梦雪和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几乎没有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

第03章 去电影院

(1)

这天下班, 姜奎对我们几个说: “下班后我请大家吃饭、看电影。”

下班的时间还没有到, 梦雪和淡婕都已经穿戴整齐, 时间一到她们俩忙不迭的提包到电梯口等待。

电影是七点半放映也只有一个半小时。一致协商后, 大家找了一家茶楼, 吃些小点会时间比较快一些。

聊天中, 淡婕的一席话, 引起了饭桌话题。

“如今创业成风,” 淡婕苦笑着说, “机会就好像摆在你面前似的, 你不要就是别人的了。”

“是呀!” 姜奎随口说道, “前两天冠侠, 不还说着呢! 不是?”

“在创业的神话里,” 淡婕叹了口气说道, “人都不知道要做什么? 这样确实能蒙蔽一些人的眼睛的。”

“要我说呀!” 姜奎正在斗争一只庐陵古方鸡爪, 含着食物说道, “还是待着好, 各有各的活法, 是不?”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淡婕擦擦嘴, 低声地说, “并不是人人都是弄潮儿!”

忘记了, 我很荣幸, 作为友情邀约, 姜奎算了我一份, 从道义上讲, TA 们还是不怎么排斥我这个外来客。

我吃得最开心了, 晚间一般都是在外面吃地沟油炒大米, 能登上这样的小食已经算是美味了, 显然, 大家知道, 我在护国中心离职后, 过得并不好。

这种群体聚餐, 梦雪吃着也很开心, 胃口比平时要大些, 脸上因吃饭的热气而有些微微红了。

“快点了, 埋单, 该上洗手间的上洗手间去, 准备出发。”宇这边刚吃完, 姜奎忙说。

姜奎这时已站在了走廊上, 淡婕、梦雪、我都已经尾随。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匆匆, 宇跟着跑出来。

我们一行叫了台计程车, 直奔天河城, 挤了挤。广州的冬天, 天气不够寒冷, 所以计程车都是单冷的, 即只有制冷功能, 所以, 太挤了, 我们打开了三面车窗,

除了司机师傅的。姜奎坐副驾驶，我坐在最边上，梦雪临着我。随着车子的快速前进，她的头发吹佛在我的脸上，酥了心。

电影院很多人，拥挤不堪，到处都是人头攒动。

是的，是那部《哭泣的爱你》电影版，享誉 2011 年最感人作品。

电影宣传海报，醒目的矗立在镁光灯下，鲜艳夺目的彰显着男女主角的神采。

我们落座好不久，大厅中的灯光暗了下来，嗡嗡声慢慢的歇息，继而响起了音乐声，放映开始了。

我当然没有告诉大家，这部作品是自己的，“三毛一”也是自己的笔名，就好像《蜗居》的作者是六六，可是又有几个人知道她原名叫“张辛”，又有几个人知道她长得像啥样一个道理。

令我很满意的是，从我的感觉里，每个人都被电影中的男女主角的命运紧紧地抓住，让人唏嘘，也让人期待。电影的改编完全尊重了原著，很好的表现了我表达的思想，在我爱的启蒙里，天公不遂人愿地失去了一份美好的爱情。放映到最后我毅然远行找回消失的爱人，并一直陪着她度过生命里的最后时光，而她为了报答毅然想为邻居生产一个小孩留下香火自己却丢了生命，梦雪留下了心酸的眼泪。喉部有什么东西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手帕纸不知道揉掉了一张又一张。而我在她的墓地和成长的环境迟迟不肯离去，那份感人的执着的爱慕更深的涌进梦雪的内心，悲剧性的结局，带来了深深的沉默。

她并不知道这是我的真人真事，对，以后我也并没有告诉她。

散场后淡婕与梦雪都是泪眼婆娑，为剧中的雪月的苦命抱着同情，时不时还埋怨几句原创的悲情催泪结局。

淡婕挽着梦雪的胳膊说：“女主角真是太漂亮了，男主角却有点差强人意。”

身旁的我愕然，是的，男主角的原身就是我自己，当然，我会有几个忌讳：1、我会选身高不那般高的，那个人，就会锁定林志颖一类；2、我会选帅的，人气旺的，那个人，也会是林志颖那类亲和的，为了票房嘛，至于后来没是他，估计我是想找比不过自己帅的人吧！但是，非也，因为导演和投资方考虑到市场的投资成本，才没那般大牌，当然我只是笑而不语。

“男女主角都没有我想像的那么漂亮，因为我看了原著的。”梦雪微笑着把手搭在淡婕的手上说。

“还是很好的再现了原著的思想,”淡婕侧过头看了一眼梦雪说,“校园恋情那种黄昏恋真是很唯美的纯洁之爱,抛开世俗的喧嚣呀!”

“视听上的一次享受,”梦雪点点头,轻声的说,“有机会想再看一遍。”

“我没看过原著,”姜奎走在她们俩人旁边,有点悲伤的说,“结局有点伤感,她的命运好像是在一步错的时候发现了真爱,但没办法,必须在既定的圈子,只能一步一步的陷下去,最后到为了孩子牺牲自己。为什么没有上帝的手来解救她呢!”

“别发感想,”宇从后面走上来说,“快找车回去吧!时间也不早了。”

电影院宽阔的大厅里,看过电影的人们兴奋的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嘈杂一片,拥挤不堪,说话的声音都淹没在这海洋里。各自寻电梯准备下去,在拥挤的人群中梦雪与淡婕他们只能以挥挥手的告别方式。

(2)

梦雪的租屋在白云山附近,梦雪回去的任务也只能落在我的身上,因为大家知道,我住在东莞庄。

临冬的晚上也是云淡月朗的。我们下了计程车,在皎洁的月光下并肩走着,梦雪耷拉着脑袋沉浸在剧情中默默不语。走了一会儿,梦雪觉着该说点什么吧,不能这么沉默吧。于是,打破沉闷说道:“雪月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太重情了。”

“嗯,”我道,“这般一个好姑娘,却遇见了这样的意外,真的很可惜。”

我暗暗地,擦了擦自己的眼睛。我想,即使她看见了,也不会明白什么的。

“幸福与她匆匆擦肩而过,”梦雪感叹道,“等待、渴望、祈求,为了情义却把她推入了绝境中。”

“唉,爱情的悲剧,”我把身子向上挺直后说道,“红颜薄命。”

“是呀!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梦雪点头说道,“主角的命运就像是宿命似的,按照即定的轨迹滑行着。”

“真正伤害她的应该是她自己。”我深刻的说道,“这个太重情义的女人,敢于回报,到头来连本属于自己的幸福都失去了。找对爱情,找对人,哪怕遗憾一些失去,其他的可以用其他方式去弥补。”

“不错,”听了我的话,梦雪惊异的说,“真没想到你还能理解的这么透彻!”

“看电影可不是你们女孩的专利,”我回身向后看了看,笑着说,“我们男人们还是很喜欢看的,缺少了你们女孩子的多愁善感,多了理性的分析。”

在这轻声的交谈中,梦雪觉得有种亲密的友谊在空气中弥漫,身心很快乐,愿意一直这么说下去。从下计程车到家门口,梦雪觉得只有那么的一霎那的时间。许多要说的话还没有说,就已经到自己家楼下了。

我止步,梦雪恋恋不舍地道别。

白云山脚下的小区,笼罩在寂静之中。传来微风的声音和花草树木呼吸的“哗剥”声,银盘似的月亮挂在空中,平静的俯瞰着大地。

在我转身要走的时候,梦雪客气地说:“到家里坐坐?”

我知道已经晚了,梦雪是出于礼貌,笑了笑后说:“你快进去吧,明天还要上班。”

说完转身离去,看着我的身影消失后,梦雪快乐的跑进了楼里。

梦雪是个独立的女孩,曾经自己创业,洋溢着一种宁静、优雅、自信的美,有着少女的骄傲和矜持,也就分外的吸引人。她与生俱来的美,已成为她自身的一部分。

这时候母亲挂来电话。

“郑毅,”母亲又说到:“就是老家村里隔壁邻居的儿子,相貌堂堂,自己开公司的,你跟他有联系吗?”

梦雪眼前浮现出了郑毅那魁梧高大的身影。郑毅与梦雪是青梅竹马,他的父亲与自己的父亲也是同行的,两家是世交,也是知跟知底的,是啊!很久没有见面了,听说创业得还不错。

“没有,”梦雪说,“有什么事吗?”

“事倒没有……”母亲竟迟疑的说,“他妈替郑毅约你来着。”

“约我,”梦雪疑惑的看着母亲,带有疑问的目光聚到一块儿,疑惑地说:“约我?什么事?”

“你可真是……”母亲嗔怪地说,“能为什么约你呀!自己的事一点不上心。”母亲的明显的用意,梦雪已经心领神会,脸上又显出了玫瑰花的颜色。

母亲补充说,“你要不过来我们档口,我安排一下你们见面聊聊,周末行吗?”

《我们约会吧》（《爸爸去哪儿之爱的成长》第三部），又名《黄金世界》

“好吧，下周末，我下周有安排呐。”

听到女儿的应承，夏母满意地笑了，说：“那你早点睡吧，不早了。”

“悉听尊便，老妈，你也早点休息。”梦雪边笑着，说挂了电话。

第04章 集体活动

今天是周末, 而且是珠江分院组织的集体活动。

梦雪身穿粉色运动套装, 一双黑色休闲旅游鞋。

她公交转地铁, 不足半小时就到了珠江分院。

集体坐单位面包车开往华南理工大学西区体育馆, 在那里订了场。

一到球场, 梦雪发现沛文和姜奎已经在开战, 而我坐在休息凳子上, 貌似已经战了一场。是的, 我离得最近, 我就在东莞庄, 连场地都是我去订的。沛文和姜奎开了私家车过来的, 学校大, 到处可以停车, 方便。

TA 们几个迅速放下东西, 换上球衣, 准备加入战斗。

马上重组了团队, 姜奎和冠侠对宇和淡婕。而我, 还是那样, 在场外等着接拍。回顾一下四周, 旁边的场地上, 也已排满了打球的人。

我看估计是突然从大太阳下来到室内的不习惯, 梦雪在不远处做着眼保健操, 见她向我张望, 亲热的一招手说: “下一场, 我们俩接拍。”

梦雪点点头, 这时也适应了室内的光线。她从场地边上绕过来, 在我的身边做下来。

“仔细看了 TA 们的战斗么?” 看着我。

我那闲散的眼睛盯着场地上, 笑着说道, “两边不分上下, 在场内耗着呢!” 这时的我倒有那么几分的认真。

梦雪转过脸专心的看着场内激烈的比赛。却见这边场上冠侠一个劈吊, 球落在淡婕的左边, 冠侠连声喊好球。轮到淡婕发球, 淡婕也不示弱, 发球时偷袭了一个长球, 姜奎没有接好, 宇扑上来, 球扣死了。

“好球! 好球。”淡婕在场内跳起来高声叫着。

“发球有犯规的嫌疑”。姜奎却不服气说, “我申请, 这局不算, 重发。”

冠侠走过去用球拍钩起球, 用拍子轻轻的传过去。宇伸出拍子接住。

“重发。”宇递给淡婕说。

淡婕的脸上浮起了笑容, 举起了大拇指, 向姜奎上下一晃。

“遵命。”淡婕看着宇说。

姜奎却翘开嘴笑起来, 像小孩子赢了棒棒糖一般开心。举起握紧的拳头, 挥

了挥。

看见这些，冠侠和宇同声笑起来。

“这不是幼稚园。”冠侠微笑着说。

我和梦雪在场外，笑得前仰后合。

“开球。”我扬声的说，“等接拍呢。”

场地内重又开始了紧张的玩耍。两边都是每分必争，锱铢必较的。梦雪跟着两边的战势喊‘好球’、‘臭球’，既鼓舞了士气，又渲染了气氛。我起初没叫喊，梦雪的热情，鼓舞了自己，也不由自主的随着梦雪的喊声而喊。

我和梦雪配合得比较默契，各守半壁江山拉开了阵势。梦雪的半壁江山成为他们众矢之地，梦雪在场内疲于奔命，我随时待命，飞身扑救每一个险球，倒是能各取负责人。

淡婕与宇采取前后半场的防御策略。这时一个球朝着梦雪飞过来，梦雪仓促中挥拍打过去，一片羽毛摇摇晃晃落下来。羽毛球在空中打着旋摇晃不稳的落下来。宇捡起球，仔细的看了看球，试着想让它平衡，几次下来没有成功。宇可惜的把球打向场外。

“换球。”宇大声的说。

“早该换球了。”冠侠笑着说。拿了个新球打向场地内。

几个回合，梦雪就汗流满面，百合花的脸已变成玫瑰花，楚楚动人越发的可爱。漂亮的眼睛追随着白色的羽毛球，为自己的好球叫好，也给别人打气；为淡婕的险球叫好，激发斗志。

轮番打了几轮已到中午，众人大汗淋漓。一周的积郁都随汗蒸发了，畅快无比。

下场后宇说：“梦雪，你的羽毛球是越打越好。”

“还不是你们陪练的好，”梦雪随着宇来到了休息的椅子那说，“否则不会进步这么快的。”

“不过，”宇看着冠侠说道，“冠侠，今天你好像不在状态上。”

“心里有点事，”冠侠这时的汗已散开，脸色也慢慢恢复，淡淡地说，“不能集中精力。”

“噢，”宇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兴致勃勃的说道，“今天，怎么找不到对手呢，

下次再约吧，咱俩好好的打上一局，”

“看你兴致好，”冠侠收拾好东西后站起来，豪爽的说，“就定在下周吧，不会有意见吧。”

“一言为定，”宇手里拿着毛巾，抬起头来说：“下周，不见不散。”

这时，梦雪高兴地对我说：“陈哥，看来你的球技不错。”

“嗯，从外貌上没看出来，”淡婕接话道，看着梦雪说，“后生可畏。”

“外貌？”我笑道，“淡工，恐怕你得叫我哥吧。”

“真是夸口，”淡婕把手提袋放到椅子上，看着我说，“我读大学的时候你恐怕还是小屁孩呐。”

“小陈，就别跟淡婕比年龄了，她确是我们单位的一姐级别，”姜奎从椅子上站起来，得意洋洋的说，“你和淡婕比高矮吧。”

“还能跟我比什么？不就是嘲笑这个老大姐不足一米六的身高嘛！这我有罪吗？遗传的！”淡婕的脸上涌出了山花烂漫的微笑说道。

然后补充道：“那你跟梦雪比呀！”

哈哈，的确将我一军。前面说过，这个姑娘跟雪月几乎一个模子 171~173cm，是吧，我才 169.5cm。

大家都笑起来了。

收拾好行装，姜奎提议带我们去东北饺子馆吃饺子，大伙都赞同。

第05章 听话相亲

(1)

工作中总是忙碌而愉快的。时间在不经意中已经飞逝, 今天是夏母与郑母安排郑毅和梦雪见面的日子。两位母亲的慎重考虑, 还是约在了档口附近的小公园——“世外桃源”。她们想增加一些浪漫的情愫, 定在一个可以谈情说爱的地方。老辈儿认为世外桃源, 离家又近, 还富有浪漫气息, 见面的地点对情感的促近很有必要。

母亲眼里如此重要的日子里, 梦雪还是一身运动装, 围了一个米黄色的羊毛围脖准备出门。母亲笑盈盈的拉住梦雪, 拿出事先备好的新买的艳红风衣、紧身牛仔裤、长筒高邦皮靴。为了这次约会, 夏母已悄悄的为梦雪准备了必备的东西, ‘人靠衣装, 马靠鞍。’孰不知, 梦雪根本无须这些东西的装饰, 来体现她的美。她的美是用心来领会的。

“梦儿, 换上这些。”母亲慈爱的说。

“妈, ”梦雪看着大衣和鞋子笑说, “用不着, 我这身挺好的。”

“长久不见, ”母亲像是要把梦雪眼里那一点不屑挤出去似的, 含笑道: “这对郑毅也是一种礼貌, 况且, 郑毅也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

“郑毅?”梦雪看着母亲满脸的笑容说, “你女儿不喜欢以貌取人的人!”

“你知道啥呀!”母亲用手展着大衣, 笑盈盈地说。

“都是些老话, ”梦雪从母亲手里接过衣服和鞋子, 撒娇说, “我换还不行吗?”

夏母笑眯眯的看着梦雪换上了风衣、牛仔和皮靴。当然母亲的眼睛里, 那条运动裤现在也不合适宜。

梦雪撅着嘴迅速地换上新衣服, 在夏母的面前转了两圈。

“这还差不多。”母亲满意的笑起来了说, “你自己看, 多么的不同。”

看见母亲充满赞扬的表情。梦雪来到镜子前,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心里也颇为满意。虽只有那么不起眼的一招两式, 可是镜子里的她已熠熠生辉。自古以来的经验用在这方面最恰当了。临出门时梦雪竟对母亲做了个调皮的表情。好像此次的约会她有百般的不乐意, 只是遵从母命。

此时已是暮秋。但是广州与其他地方不同, 依旧绿意盎然一片。

约在世外桃源公园里的咖啡屋，郑毅早已到达。当看见梦雪敲开咖啡屋的大门，郑毅即起身挥手招呼。梦雪从空隙中望去，郑毅上身穿着时下流行的敞开的月白色小短风衣，里面是一件黑色的衬衫，黑色的西装裤，大头黑皮鞋，有点精心打扮过的样子。

俩人自高中毕业后这还是第一次见面，见了面都笑起来，冲破了隐忧的尴尬。

梦雪提议出去走走，说咖啡厅显得严肃而压抑，不如在外面走的畅快。

郑毅二话不说，很绅士地作出了邀请的动作，一起出了咖啡厅。

(2)

郑毅的身材魁梧，有着一张端庄的脸，可以说是一个相当英气的人。踌躇满志的面容上有着健康红润，宽阔的额头，一双深邃的眼睛里带着镇静的目光。还是中学那个样子，只是成熟了许多，有岁月的痕迹留在脸上。毕业后，就没有继续深造，自己创业，还算得心应手。

时隔这么久不见面，见了面并没有带来惊喜，一切如中学时的样子。这次的见面也仿佛是中学时代友谊的延续。

突然，郑毅问：“梦雪，工作顺不顺利，累不累？”

“顺利，不累，”梦雪那双漂亮的眼睛移向了郑毅说，“怎么跟领导视查工作、体查民情似的。”

郑毅有点郁闷，见面前想说的话，现在都想不起来。说出的却是这么个套话。以前和梦雪在一起是无话不谈的。

郑毅想说：‘年轻了、漂亮了。’对老同学有点虚情假意；说：‘有男朋友了吗？’太唐突了；说：‘早就想约你了？’又不庄重。郑毅开始沉默的走在梦雪的身旁，说不出一句话来。

梦雪见郑毅被自己的一句话堵回去，闷闷不乐。这可不是郑毅的性格，中学时他可是能言善辩的。再沉闷的气氛郑毅也能搅起它的一星半点的火星，星星之火可燎原。

梦雪微笑一下，打破沉默的说：“忙吗？”

这句话像是救了郑毅一样，脸上也露出了喜色。

“不是很忙, 但杂事太多,” 郑毅看着梦雪说, “小老板嘛, 事事都得亲力亲为的, 一天下来总有点手忙脚乱的。”

“听伯母说,” 梦雪俩只手插在风衣的口袋里, 慢悠悠的走着说, “你的公司很成功的, 恭喜你呀!”

“打从 2005 年开始,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还算景气, 百姓都屯了不少钱, 购买力很强, 越来越多的外来打工者要在大城市定居, 需求多了, 价格也自然上涨了, 再加上投资的人多了, 变相地让需求增加, 让真正买房子的人需要付出更多的钱来买一套房子, 每年赚的钱还不够房价涨的速度。这些最终导致了一个循环, 大面积房地产开发建设, 房价上涨, 相关服务行业的需求增大。而我, 是做图文打印的, 建设需要图纸, 自然生意不错, 因而就加速实现我的理想。” 郑毅兴奋地说, “我现在主要业务就是做建筑设计院的各种图纸。”

这时郑毅的个性和特长才充分的表现出来, 是自信、活泼和果断。中学时代的郑毅展现在梦雪的面前。

郑毅在中学时口才就是很了得。那时梦雪是一个忠实的听众, 五年一晃似乎没有什么改变, 梦雪还是一个忠实的听众。郑毅呢! 眼睛里有一种激情; 有一种主观上, 想表现自己的渴望; 还有一种爱慕在燃烧。

梦雪听着郑毅的长篇大论, 竟什么也没有看见或者有所发现。她回想起在中学时代的辩论, 郑毅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从梦雪这一方面来看, 俩人的情谊还是停留在上大学前的那个阶段。

“可惜,” 梦雪百合花的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容说, “你应该成为一名伟大的演说家, 而不是一个老板。”

郑毅憨态可掬地笑了起来。

这么久不见面, 有那么多的话要说, 却说这些不相干的话。他还是不具备把自己的想法, 巧妙的表达出来能力。他越想说出来, 却越适得其反。有了明显的焦急和愤怒。他看着梦雪, 眼睛里带着, 掩饰很不好的焦急、愤怒。所幸的是, 梦雪并没有转过脸去看他。

听着梦雪还是五年前的口吻。郑毅感到他俩还是那么的亲密, 一丝喜悦油然而生。不知在什么时候, 梦雪成了一个迷人的大姑娘。梦雪的影子闯进了他的心里, 像生了根, 挥不掉, 赶不走的。郑毅通过母亲和夏母已经确定的了, 梦雪还

没有男朋友。余下的是需要郑毅主动出击的。郑毅内心情感的变化，梦雪是一点也没有察觉。走在平静如水的梦雪的身边，郑毅的心里流的却是一条不平静的河流。

梦雪对郑毅还是上中学时一样。有那种亲如手足的亲切感。未曾想到，郑毅对她的情感发生了变化。少女的矜持，让梦雪对周围的男孩子都是不远不近的；对其它的兴趣爱好也都是淡淡的。其实正是梦雪对待事物的不经意、恬淡，才使得她更充满魅力，吸引着身边的男人们。

(3)

这时微风吹来，乱了梦雪的头发，郑毅举起手，帮她拨正。初见面时的不自然，已经渐渐消融。慢慢的俩人恢复了中学时代的亲密无间。郑毅眼里的焦急和不安，在轻步慢语中消失。

“你们珠江分院有人创业吗？”郑毅平静的问道。

“暂时还没有，”梦雪侧过脸看了郑毅一眼说，“别的院听说有不少呢！”

“我说如果有的话做个介绍，”郑毅温和说，“他们一定要跟我们这些图文打印机构合作的。”

“不过，”梦雪站住了，很有信心的说道，“我还想在珠江分院多做两年，等了有实际工作经验再开个自己的工作室，否则创业了会被淹死的，到时候会找你合作的。”

“你跟我想到一块去了，”郑毅也停下来，高兴的说，“应该先有点本钱，不能盲目的跟着别人走，还是要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我支持你的想法，到时候我给你投资，做第一投资人。”

“国营企业是培养人才的温床，”梦雪来到一棵荔枝树旁，清晰地说。“有着肥沃的土地，良好的营养。再也找不出，这么好的培养能力的地方。”

“在这个风潮中，一定要看清自己的位置，”郑毅像是提醒什么人似的说，“否则会带来无数的烦恼。”

梦雪不想再说创业。每天在单位上，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她纯静的脸上闪过一丝疲惫和厌烦。这些没有逃过郑毅的眼睛。

“她有什么不顺心的事。”郑毅心想。

“怎么，这长时间，才想起来见我，”梦雪温和的说，“不能直接找我吗？还通过伯母？是不是有女朋友了？见面不方便。”

郑毅听见梦雪的话心里一动，以为是醋话。梦雪还是那种少年不知愁滋味，对今天的见面竟没有深想。这既是好事又是坏事，怎样才能让梦雪知道他的心意呢？

“没有！”郑毅试探性的说，“你有了吗？”

“问你呢！”梦雪笑着说，“竟扯到我身上干嘛？”

郑毅看着梦雪的样子笑起来。

他想说：“做我的女朋友吧。”又不敢说出来，只是温和地看着梦雪。这种从友谊变成爱情的事还是慢慢的培养吧。过于着急会让人心生厌恶。办事果断的郑毅，这一次在件事上却没有果断。

梦雪和郑毅俩人四目相望。从郑毅的眼睛里，梦雪看出郑毅是一个有主意的人，应该也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为你遮风挡雨的人，体贴你的人。梦雪想：不知谁有这样的福气，获得郑毅的爱情。此刻的梦雪完全想不到郑毅内心的想法的，那个人就是自己！

公园里，长椅上的TA们已经完全无拘无束，仿佛现在的长椅就是共同的座位，那段同桌的岁月。说起中学时代的许多的逸闻趣事，还有他俩共同认识的同学现在都在什么地方。每次都是郑毅想起他们共同熟悉的人，由梦雪详细描绘出该人的相貌特征。TA俩觉得，大多数的同学的性格与现在的职业特征不相符。

当然，梦雪说起郑毅应该做一名律师或者是领导。郑毅也发表的自己的意见，梦雪应该做一项更活泼的事业，而不是设计院这样严肃的工作。

郑毅期待的热烈气氛已达到。他们的谈话中虽无益于提升他们之间的感情，愉快的气氛却让人难以忘怀。

郑毅以后往往回忆起，毕业后的第一次与梦雪见面情景。

(4)

后来回忆起坐前一排的一位叫何平的同学，他在一着急时就结巴，一件完整

的事在他嘴里说出来, 有时会产生好几种的意思, 总把人逗笑。后来这位同学为了克服结巴, 坚持练习绕口令, 竟然治好了结巴。现在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你们还是同行呢!” 郑毅高兴的说, “他在广州工业大学里教建筑专业。”

“以后, 有了技术难题可以请教,” 梦雪高兴的说, “有空咱们去坐一坐, 住得这么近的。不知道倒罢了, 知道了, 还是来往吧。”

郑毅正愁没有机会, 梦雪的话正中下怀。当即定为下周, 由他来联系何平。

有美人相伴, 时间过得飞快, TA 们慢慢的绕着公园竟然走了两圈, 再一次来到了咖啡屋旁。金色的阳光从为咖啡屋气氛装点的树梢上洒在梦雪的身上, 一时间仿佛穿上了天使的外衣。清纯、妩媚、大度、雍容、优雅集于一身的魅力, 任何凡是抵挡不住的。郑毅再一次被梦雪的美貌所吸引。

他们离开公园, 出了大门, 门前广场各种摊位林立, 羊肉串、椰子、甘蔗汁、烤鱿鱼。

“渴了吧。”郑毅温和的问道, “我去买只椰子。”

“去这家。”梦雪用手指着角落里的一个老妇人, 看上去七十开外, 感觉摇摇欲坠, 甚是可怜。

郑毅微笑着来到那位妇女的椰子摊前, 先问了价格, 论只卖, 一口价五元。他扫视了一遍几乎所有的椰子, 挑了一只看起来又大又好的椰子和一只基本上是摊位里最糟糕的。付了钱, 他把好的那只插上吸管给梦雪送去, 留了那只估计除了他之外没人买的给自己吃, 他是好心的, 他心疼她可能会卖不掉然后坏了。

梦雪看在眼里, 微笑着接过来, 是快乐的眼神。

郑毅回去后, 着手联系何平。何平住在工业大学的家属珠江分院的教职工的宿舍区。郑毅兴匆匆地来到宿舍里约何平。不凑巧的是, 何平外出参加教师培训去了, 要三个月后才能回来, 但是好处是要到了电话号码。郑毅浇了一盆冷水后, 火热的激情非但没有冷却, 反而更激烈。在他的心里燃起了更强的热情。火热的秋季, 郑毅剃头挑子一头热的能量并没有传递到梦雪的那头。是不是让一个清纯、矜持、漂亮的少女打开心房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还是对的人遇到了错的时候?

第 06 章 吃自助餐

(1)

珠江分院最近的重点,就是我们凤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代建的企业创业园项目,是区里面的招商部门孵化企业的重点工程,建筑面积四十几万平米的大体量,全省多家设计院竞标。这是科学城建设中增长 GDP 的最直接的项目,也是为民谋福利的事——给创业者提供一个平台。

珠江分院高层领导看到了项目的影响力,这个工程,就目前的意义来说,是一个打开开发区市场的活广告,所以下出志在必得的决心。珠江分院派出了公司的精兵强将精心制作了建筑方案,院里没有专门的投标部门,就委派办公室主任张宇亲自挂帅组织竞标方案项目组与招标中心及招标代理联络,沟通交流,明确意图,了解功能划分,把招标的目的弄清楚后,中标的可能性才会更大。

在群策群力和各同事、各领导不同方面的适当的、良好的、有效的建议下,建筑设计师优化了方案,即着手效果图。

虽然结构部在设计方案无法提供行为上的帮助,但是我们积极地提供后勤保障,帮忙制作标书,忙前忙后校对投标文件,帮忙去招标中心进行报名等,虽然是外单位人,而我是忙得最积极的一个。

也许,忙碌中的男人最可爱吧,平时骄傲矜持、对男人都漫不经心的,保持着距离的梦雪突然对我产生了一种若似砰然心动,见到了就心跳加速的感觉。

梦雪心想,真没发现陈哥是多么的可爱呀!他那圣徒一样的表情,即使激动时脸上也带着洒脱的神情,太有魅力力。

这个漂亮的少女平静的内心已掀起了波澜,爱情的来临太快了点吧,一瞬间。我们的梦雪还没有准备好呢!但就在那瞬间,在爱情的心田里生了根,发了芽。梦雪的眼睛紧紧的盯着我,热切的随着我而动。

梦雪没想到爱情来得这么突然,悄无声息地来临。那个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梦雪一去不复返。那平静目光、开朗笑声的梦雪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失魂落魄的样子,人也变得异常沉默,多愁善感。梦雪现在的眼睛里的成像都是我:微笑的、烦恼的,沉思的、激情的、焦急的,挥之不去。睁开眼睛是,闭上眼睛也是,白天是,晚上也是,梦中是,清醒时是。坐着车走在路上是无数个我陪着她,工作

中是我的影子，梦中是我的形象。

梦雪是个不喜欢打扮的女孩，可是自怦然心动以后很自然地留意起打扮，如今爱情来临时，激起对美的追求是那么的强烈，真可谓女为悦己者容。

梦雪的变化很快引起了夏母的关注。那为着爱情而买的漂亮、华美的衣服，为了搭配衣服而买的小一号的鞋子，摆满了衣柜和鞋柜；为点缀而买的头花、胸针、丝巾、发带放满了搁物架。为着爱情吃得少得可怜的食物，为着爱情突然飞来的红晕，为着爱情的愁肠百结，为着爱情沉默无语。这些都没有逃过夏母的眼睛。

夏母以为是因郑毅的原故，也是喜从天降，满脸笑容。从着装、搭配、化妆、待人接物上细心的传授给梦雪，经过一凡收拾，梦雪去掉了生硬的美，变成了柔和的美，兼具迷人、可爱、妩媚的魅力。梦雪由于内心、外表的变化，身体深处潜在的美完全挖掘出来，呈现出无与伦比的美。夏母看着自己的女儿，体会到爱情的魅力是如此之大，焕发出一个人如此巨大的光彩和美貌。

梦雪的变化引起夏母的误解，其结果是：这期间郑母与夏母更加紧安排梦雪与郑毅的约会。郑毅每次是带着激情和希望去的，每次的结果总懊悔没有表达清楚他的用意。在夏母的暗示中，郑毅误以为梦雪的相思泪是为他流的，更急于表明自己的心意和爱情。在这种情感下与郑毅的见面对梦雪来说无疑是烦恼的，郁闷的、急躁的、冷若冰霜的。两人的心情是二重天，一个是七月的热浪，一个是十一月天的冰霜。每一次的见面都有不欢而散的因素在里面。郑毅每一次的结束都期待着下一次的聚首，心情急不可待如八月的洪流。梦雪的每一次结束都意味着是永远，见面时的烦躁、抑郁、压抑有说不出的烦恼的沉重。

梦雪因为对我动了心，所以对郑毅根本不会有其它的想法。这个时期的见面只能增加梦雪的苦闷，无益增加俩人感情的延续。俩人的见面只能是延续着中学时的友谊，有时对这种友谊还带来破坏作用。随着每次的交往这种感觉越发的强烈。如今我已经深深的刻在梦雪的心里，能更深刻的区分了友情与爱情的截然不同。

(2) A

中标的结果公布时已是寒冷的隆冬。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家的意料之中珠江分院的方案中标了。自然，在建筑专业拟定概念设计方案经业主同意后，结构部开始投入工作。也在相同的时间开始，梦雪寻找各种能与我见面或在一起的机会。少女的矜持与骄傲，这一切都是悄悄的，不露声色的。

珠江分院大胆起用年轻人，梦雪、淡婕、我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结构项目组，姜奎作为结构设计总协调和项目技术负责人，宇是整个项目的牵头人。

项目组成立后，姜奎倡议庆祝一下，这也是珠江分院最大的工程，为珠江分院在开发区建筑市场争得了一席之地的。按惯常的习惯 AA 制去了常去的空中花园餐厅，是自助餐式的。

吃自助餐本是女孩子们的最爱，男士们表现了极大的绅士风度。我们要了一个较安静的地方，这是一个较小的包间，宇让两位女士坐在里头，由男士们坐在外面，第一拨大家一起去选菜，后面的全部由男士包办。

各自都去忙碌地准备食物，不一会儿，琳琅满目的食物堆满了一桌。

开吃了。

乐观的姜奎发现梦雪只斯斯文文地磕着几颗小白菜，大声的说：“只吃青菜，不吃别的了？”

“要减肥，”梦雪一边放下东西一边掩饰的答道，“不想吃什么？”

“要减肥的人是我，”姜奎忙着把菜摆好坐下来，说，“最近你明显的瘦了，小姑娘。”

“陈哥，你还想吃什么？”梦雪想掉转话题，转过脸来看着我，说，“我去再给你搵点，或者宇哥还要点什么？”

“怎么好让女士来做呢？不是说好了，下面的由我们男人们来，”我刚想再去端点东西，听见梦雪的话站住，淡淡地说，“你坐着，还是去帮你吧！你想吃什么？”

“姜奎说的对，”宇正走过来说，“梦雪应多吃点东西，我拿的多，总有你爱吃的。”

梦雪高兴地看着宇，再次坐了下来，宇却把一盘子甜点放在了淡婕的面前。看着满桌子吃的，宇淳朴的本性又表现出来。

“先吃着再说，搵多了也吃不了，也是浪费，”宇对着大家说道。

梦雪坐下后, 心里是欢喜和忧愁。能与陈龙在一起是她梦寐以求的机会, 与他的生分是她想避免的。少女的矜持约束了她表现出更多热情的举动。她还是单纯的学生气息, 她的眼睛不由她控制, 不时的落在他身上。她拙劣的想获得我的亲近没有成功, 脸上的爱慕之情一览无余。她缺少女性的机智、乖巧、掩饰; 顾盼生情的智谋。

宇突然端起了自己拿回来的葡萄酒, 说: “以后的日子精诚合作, 共同努力, 谢谢!”

我带头鼓起了掌, 这雾气缭绕的屋子里, 每一张脸上都带着开心的笑颜。

吃了会菜, 喝了些葡萄酒, 大伙的脸上渐渐泛红。梦雪自对我产生了爱情后, 还是第一次这么亲密的和自己在一起。内心起伏不定, 加上热情和酒劲脸更红了。眼睛有着满足和期待的光芒, 那漂亮的脸呈现出了柔和的光彩。她一边吃着一边观察着我。在她眼里我爱吃的菜、吃饭的神情、动作, 说的话都是那么的可爱和有生气。虽然我们话语不多, 交流的气息却通过雾气的飘散而顺畅。

终于让我感受到了来自别人的注视, 可是不知是谁的, 做得巧妙, 不见痕迹, 心里有点纳闷。想要知道是谁在对自己关心, 只有两位女士, 要想不被猜中是不可能的。梦雪这个名字蹦到了心中, 我也是心里“咯噔”吃了一惊的。梦雪在自己心目中是高不可攀的, 是那么的矜持、漂亮和骄傲, 又那么的有良好的教养和学问, 同时, 年龄差也是一个大问题。我在心里否认着, 可能是自己感觉错了? 偶尔还是能觉察着梦雪那敏锐的目光, 期待的神情, 希望的渴盼。我在心里告诫自己, 不要老牛吃嫩草害了小姑娘, 活生生把想法藏进了心底。

人们都说: ‘吃饭是交流感情的最好的场所和时机,’ 此话不假。梦雪暗中对我进行观察时, 宇却在对淡婕细心的品读。宇最近总是有意无意的接近淡婕。吃饭过程中, 对淡婕的照顾非常仔细。不仅淡婕连梦雪都感觉到了。受到来自宇的特殊照顾, 淡婕的内心却是平静如水, 明亮的双眸闪着清澈的光芒。对这热情的照顾, 淡婕以微微的、恬淡的笑容给挡了回去, 犹如铜墙铁壁似的让宇无从进入那神秘, 令人战栗的空间。

热情的姜奎有着孩子气的开朗和大度, 这些细微之处较量和交锋都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姜奎在吃饭的间隙里, 说一些及时应景的, 插科打诨的笑话和故事。整个餐桌中充满着轻松愉快的气氛。我在护国检测中心上班的时候为了表达自己

成熟, 打磨掉了自己的年少冲动、轻狂的性格, 历练出一种散漫和恬淡, 但偶尔出现的热情也不曾消失, 使自己在这个集体的热烈环境里, 亦能时不时的冒出应景的话。

(2) B

饭菜吃得差不多, 大家也都渐渐的兴奋起来。

“咱们来个小游戏吧,” 宇看着, 面色绯红的, 眼睛里闪着亮光的同事们提议道, “要不, 冷席了, 吃起来不热闹。”

姜奎快人快语, 少不了他的意见: “我同意。”

“我也没意见。”淡婕轻快的说。

“数字成语接龙吧, 就是从数字‘1’开始, 比如我占点便宜, 说‘一心一意’。”我说出了自己的建议。

“接不上的得有惩罚,” 宇有经验地说, “否则玩不下去的。”

“就罚喝红酒,” 姜奎抢着大声说, 并要大家表态“同意不?”

“我先来,” 梦雪看了一眼我调皮地说了一个“三心二意”。

是的, 她本来就挨着我, 可以她先来, 不过也可以不是她, 因为一个圈有顺时针、逆时针两个方向, 她在我的右手边, 是逆时针, 当然我左边的同事也是对她笑笑, 让着她, 女士优先嘛。

她旁边自然是淡婕, 她开玩笑说: “是不是我也可以说‘三心二意’呀, 游戏规则没说不能重复。”

宇为了想让淡婕跳跃这次可能面临的惩罚, 立马冒出一个“危机四伏”。

没等淡婕和宇等待大家的审评, 姜奎则大声的说: “罚酒”, 并把红酒倒满了TA 们俩的酒杯。

姜奎大声地宣判: “有些规则是不言而喻必须遵守的, 你想, 如果都重复, 有意思么? 先来后到, 是必须的! 这个人没有责罚之前, 谁先接话也是违规, 有包庇的嫌疑, 同罪陪罚。”

梦雪和我相视一笑。宇和淡婕也跟着笑了起来。宇把眼前的酒一口喝完了, 淡婕却是像品酒一样分几次才把酒喝下去。

是的, 宇的后面便是姜奎, 他不慌不忙地吐出“五福临门”。

已经轮番了一圈, 又到了自己, 我用余光瞄了梦雪一眼, 说: “六神无主”, 梦雪立马接上说: “七情六欲、七上八下”。

淡婕微笑着道: “梦雪呀, 你总是要占据两个数字, 呵呵! 何况, 你多说了一道。”

梦雪吐吐舌头, 顽皮的闪着眼睛不紧不慢的说: “那我自罚一杯。”

她就像个女中豪杰, 站起来二话不说端起酒杯把酒喝了。那豪爽劲干脆利索与男子有得一比。但不知怎的, 脸却更绯红。

后来想来, 是不是少女害怕被发现的情怀, 让她自己自告奋勇、好不辩驳地转移大家的注意呢? 多年以后, 我也还是不明白。

人总会词穷, 哪怕你再海量, 酒量就更加, 是吧!

我们是一壶一壶地去吧台要酒, 玩了一会儿数字成语接龙后, 淡婕、梦雪都已不胜酒力, 姜奎也已到了酒致最酣。

这温馨的夜晚, 朦胧的酒酣气息, 甜蜜的纯洁的友谊中, 代酒方面宇表现出了极大的男子汉的风度和优雅。要说今天最快乐, 最尽兴的是宇和梦雪, 他们已把自己最迷人的魅力表现出来。

宇自工作以来, 没正式谈过女朋友, 先前是因为忙, 没有放在心上。这些年来跑业务也没少见新分来的女大学生, 可是竟没一个引起他的兴趣来。近来淡婕这个清秀、文静、恬淡的充满书卷气的影子, 悄悄闯进了他的脑海里。不知什么原因总想再见到淡婕, 那见面的愉快的感觉往往在心中存留很久。宇把他认识的女孩子逐个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只淡婕的身影清晰地留了下来。那对事物清晰、透彻的分析, 清秀、敏感的书卷气息, 善良、纯洁的情感, 都深刻的留在了宇的心里, 挥之不去。宇不露痕迹的关心着淡婕, 既想让淡婕知道, 又没有信心。他的关心和爱护像是蒙着一层薄纱, 透出些微弱的朦胧的月光, 就这么小心的、不露痕迹的关心着。

(2) C

来自异性的关怀, 淡婕怎么能没有感觉呢! 不过是心里没有准备好罢了,

还有那么的一点遗憾和期待。期待着什么呢? 心里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那关心的温暖, 像一道闪电一样照亮了淡婕心中那尚不明确的目标, 燃起了淡婕向往甜蜜爱情之火, 期望着浪漫温馨的爱情的到来。目前为止, 淡婕心中的白马王子, 没有一点儿字的影子。

梦雪在内心波澜扰动下, 加上酒精的作用, 在酒桌上的妙语边珠, 激发了自身的魅力和美丽, 引起了我的注意。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小聚会, 温柔的情愫、甜蜜的气息、滚烫的热情在这小小的餐桌上流淌。

心不在焉的我也被吸引住, 不时的看一下, 这里最美丽、漂亮、热心、大方的梦雪, 并有意的与梦雪接话说。饭吃到最后每个人都尽兴极了, 话都说完了似的, 气氛有些安静。大家都是微红着脸, 脸上亮晶晶的, 细细的汗珠, 沁在皮肤的微孔中; 坐在有些狼藉的餐桌边上, 兴奋的闪着明亮的眼睛。

宇看着大家都安静了, 有些冷场, 说起了创业的风潮。

“如今创业的人事关系, 原单位都不给转, 想由此留住人才, 是留住了一些人, 可是真正想走的又没留住, 两头摇摆不定的人却对单位心生不满。”宇竹筒倒豆子似地说道, 好像要抓住这热闹的尾巴。

“离开原单位人,”淡婕顺着宇的话说, “他们的档案,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不给带走, 可就这样也没有阻止人们离去的步伐。”

“我认识的几个有工作经验的人, 义无反顾的走了, 自己干活比较自在, 而且收入虽然没保障, 可是, 有时候赚起来, 一年只需做一单就可以养生活了。”姜奎迫不及待的说道。

“说起容易,”淡婕把身边的碗筷往里推了推说, “做决定还是要有勇气的, 毕竟是打破饭碗的一种作法, 今后的保障是未知数。他们在做决定时, 不知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

“是的, 创业是个双刃剑”我挺了挺身子, 漫不经心的说, “没有开始, 怎能言失败,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就像掌握了改变命运的钥匙,”梦雪看着我, 充满自信热情地说, “改变自己的命运方式有很多种, 也许这是一种捷径。”

“要出去还是早点出去,”姜奎有点遗憾的说道, “以后拖家带口, 风险就大了。”

“留下的人,”宇颇有感触的说, “安心工作、学习, 不能人浮于事, 否则是害

了自己。”

“说得对，”淡婕满脸认真地说，“若认为单位的待遇不公平，在工作中敷衍了事，以为这样才能划等号，到头来吃亏的是自己，赔进了自己的青春，却一无所获。”

大伙说着话，不知不觉气氛冷静下来了。眼下，创业的风潮很时髦，也给留在原单位的人带来冲击和压力。珠江分院现在表面上也是平静的，可是私下里却是潮流暗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打算，却又都心照不宣的。

第07章 爱情来了

(1)

离开餐馆已是夜阑人静，大概是冬天的缘故吧，广州这座越夜越热闹的不夜城也显得冷清清。行政管理总是会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担当起调度或护送大家回家的责任，这个担子当之无愧落在了张宇的肩上。

姜奎、淡婕、宇、我是一个方向的，梦雪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在宇的安排下，或者是我借宇之口，我做护花使者，护送梦雪回家。对梦雪今天的表现，我心里不是很确定。想在送梦雪回去的路上确认一下心中的猜想。

聚餐后梦雪的心情一天好似一天的，幸福就在前方向她招手。

往后的日子，同事们很快发觉了她的变化：美丽、大方、开朗、自信、活泼，更惊异于她的美丽先前给忽略。有什么比爱情更好的美容剂呢！

大家已经习惯了见到她后的第一句话是：“梦雪今天又漂亮了，有什么高兴的事？”

她总是报之以微笑，道：“爱美是人之常情，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嘛，给你们制造快乐。”

每次听到这些，姜奎听后总会笑道：“感谢祖国，感谢珠江分院，感谢项目提供单位，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见到越来越成长的美女蜕变，感谢我们的老板，感谢梦雪的父母生育了她，感谢我们的父母养育了我们，使得有机会见到这般美女，感谢所有给我们机会看见小梦雪的人，谢谢大家~~”

“哈哈哈哈”然后，换来满堂华彩。

她的师傅沛文也起哄道：“感谢！感谢！我说怎么回事？这几天效率这么高，原来是梦雪的功劳在里面啊！”

这时候，梦雪也会开心地跟着笑，补充道：“俗话说得好，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

“这是造物主的公平啊！”沛文笑道，“上帝造人不是亚当和夏娃吗？”

沛文说完，办公室里的人都笑。那开心的样子，像春天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一样，阳光明媚，轻松自在。

梦雪虽然为爱情苦恼，可心里却是从未有过的快乐。心房里每天都装得满满

的, 像是装不下要溢出了, 内心的快乐, 从言词、着装、神态、心情上流露出来了, 那是藏不住的真情流露, 这是人类期待着的恋爱期间是最幸福快乐的时光了。

梦雪哼着歌, 打开 CAD 图布置吊顶。轻松的气氛没有维持多久, 沛文严肃的来到梦雪的身后。

“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一定要便于清洁, 另外还要防潮、抗腐蚀.通常都是用扣板做全面吊顶,”沛文严肃地说, “应保证绝对的安全, 吊顶一定要牢固, 否则掉下来会砸伤人或砸坏物品。”

梦雪悄悄看了一眼沛文, 没有说话, 点着鼠标调整布置。

淡婕、姜奎和我已经分别把企业创业园的结构布置大致定下来了, 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结构计算, 有用 PKPM 的, 也有用广厦的, 姜奎这老顽童更有用有限元软件 Ansys 进行部分结构的复核计算, 也许他想标新立异, 推陈出新, 抑或是精益求精, 并写出某某大论文。难道他不相信国产软件么?

(2)

企业创业园的初步设计已经进入下一个阶段——概算及施工图准备, 顺利的进行着。其间各专业之间, 没有发生较大的冲突。

这天宇这项目总协调悠闲的来到了公用办公室里, 然后停留了一会儿, 又习惯性走到淡婕的身旁。办公室里多数的人都在紧张地工作, 设计院的高峰设计周期已经来临。

近期宇总有意无意接近淡婕。在淡婕经常出入的地方, 总能碰见宇, 像是偶然碰见的。女子的第六感让淡婕很快感觉到, 宇不同以往的热情与关心。原本女子面对爱慕的人, 心里都是骄傲的感觉。无论自己爱情给谁, 有人爱当然是好事。可爱情的花朵还没有绽放, 淡婕面对宇的关心、爱护却有点苦恼。她希望能再有一些时间来思考, 明确自己想要些什么? 或是能给予些什么? 能带来些什么? 这是需要她仔细考虑的问题, 那捉摸不定的心却不允许她, 静下心来好好的思考。

下午二点是早已安排的项目碰头会, 由张宇这个协调负责人组织, 他说明了意图, 然后要求每个专业负责人进行进度介绍及需协调的内容提出, 这个过程是每个工程中所必须的一个程序——专业汇总, 大家都心领神会, 分别开始讨论。

这次的重点是各专业在空间上、平面上发生的争议的协调。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梦雪与我在专业上的配合是最多的。俩人在专业上的进度、内容存在交叉，因而讨论的最为热烈和详尽。梦雪看着自己的一些结构布局，提出了一些观点。哪些是装潢做不到的，哪些是又需要改变的或是调整柱距的。梦雪详尽的列出，一丝不苟的与我核对着。面对工作中认真与执着、美丽与漂亮、开朗与活泼的梦雪，一瞬间强烈的吸引了桀骜不驯的我。我被梦雪内在的气质和精神所折服，通过工作激发出梦雪人格的魅力打动了我。

虽然我也发现自己平时喜欢与梦雪在一起，那只是一般的同志式的友谊，并没有流露出对梦雪的爱恋。这一阵子梦雪身上洋溢着快乐的光芒，青春的朝气，自信的光辉，热情的海洋，难怪说爱情是最好美容剂呢！与心爱的人在一起是件多么快乐的事啊！梦雪因内心的原因，言词间不免流露出对我的亲热与关心。这一切在我看来是亲切和温暖，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我看着梦雪工作中认真可爱的样子，心里也起了反应，不由自主就表达出那种欣赏和称赞的认同感。敏感的梦雪感觉到我的注视，脸上便生出了朵朵桃花，低下了头。正当我不知道梦雪的感情如何，看见梦雪脸上的红晕，心领神会。一种异样的情素在俩人心里流淌，一切都在无言之中。与此同时。梦雪感觉到，她的可能爱情有了回应。先前的那点忧郁一扫而光了，脸上谱写着灿烂的阳光。这一边的工作已到了无言之了，双方的眼神，暗示都代表着语言。梦雪的心“咚咚”地像是一个打桩机在均匀的敲打，时快时慢，要跳出她的胸膛。

她害怕这声音传到别人的耳朵里。跳动的波浪强烈的占据了她的胸腔，憋得她喘不上气来。她靠着坚强的意志，慢慢的平静下来，脸上的粉桃花消退了，百合花色的脸上只留下两抹红晕。俩人互相看着，心照不宣。

作为局外人打酱油（即“路过”）的张宇，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他用羡慕的目光看着我俩，后来者居上啊！自己的小船儿刚刚驶出，还没有靠岸呢！想到这里不由自主的把目光移向了淡婕。

淡婕、姜奎、冠侠 TA 们正讨论的热烈呢！全然不知这边的爱情之花，像是压缩了她生命的历程，骤然开放。这以后无论是梦雪还是我经常去对方常去的地方，恰似偶遇实则精心安排。这样的巧遇多了，旁观者领悟到我们开始恋爱了。

爱情的花朵也带来了春天的提前来临，今年春天来的格外早。企业创业园的

《我们约会吧》(《爸爸去哪儿之爱的成长》第三部)，又名《黄金世界》

施工图纸送出去时，已是春暖花开了，梦雪与我的恋情也进入热恋之中。

因为就在我们互相有感觉的时候，我乘热打铁，向她表白：每一个想成功的男人，都需要幸运女神的眷顾，你愿意当我的幸运女神吗？

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闭上了眼睛，迎来我的热吻。

第08章 敢为人先

(1) A

事实上, 企业创业园工程当初结构专业技术负责人本定冠侠担当的, 可是他推脱了。是的, 他也没闲着, 正忙着筹备自己创业的事。

春天, 本是一个浪漫温馨、踏青的季节。可是有个人却在匆忙的准备和忙碌中已忘记了季节的变化和一路的风景。春天不愧是一个播种的季节, 是一个充满希望而繁忙的季节, 它的存在更加激励了冠侠一步一步前进的决心和步伐。

冠侠下午和他的几个同学、朋友相约在被誉为天河之北后花园的长兴路巴尔扎特咖啡屋爱立方公寓店。冠侠虽然在珠江分院也干了有八年了, 业务能力是有的, 技术实力有的, 但是眼下创业经商的泛滥压低市场价格也让他有些担心。不是因为珠江分院没有要提拔他的迹象, 感到在珠江分院前途渺茫的话, 他断然不会这么斩钉截铁地一直坚持。所以, 这几个月来他一直琢磨着自己创业之路的商业模式, 今天约了同学就具体事宜进行商讨, 他为了保证这个年纪的万无一失, 所以他需要合作。

他的两个同学和他一样都是结构的, 他们又分别招募了其它院的各专业的的人士。冠侠在珠江分院私下里也做了工作, 也想带走一些人。

只见咖啡屋的包间里里的三个中青年脸上带着激情和必胜的决心, 坚定的目光聚集在一起。看来这里今天是聚义堂, 三个人都拉拢了一些本单位的人, 也分别到了。

杨吟秋是市建筑设计院的建筑设计师, 也是一个很有工程经验的人。中等身材, 有着一张圆滑、柔和的脸, 细长的像是蒙着一层雾的双眼, 无不例外具有建筑行业的特色。虽然他父母是给他取了个女人的名字, 可是一点不女人。他脑瓜灵活, 多年工作下来, 结交了大批的政府的办事人员。业务的公关是离不开他的。脸上时常带着那永不退色的微笑, 招揽着为他开创事业的人世交情。

罗瑜是省建筑设计院做结构工程设计的, 比冠侠晚两年工作, 却天生有着一棵不平凡的心。又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但他却更有男孩味道, 缺少了结构专业特色的标志, 生就一张圆圆的娃娃脸, 圆圆的眼睛, 炯炯有神。是一个矮小的微胖的人。他的结构方案跟他的年轻朝气一般, 大胆而且新颖, 经济而又实用。表面

上一副文弱书生的气息,却在省建筑设计院有四两拨千斤的气魄。顺着创业这股风潮,他那颗不平凡如林志颖一般的心,开始跳动了,同时他又有恃才傲物的自信。他们这些同声相应的人,很快的因同一个目的而聚在了一起。

(1) B

冠侠面对大家微微一笑说:“高兴,各位百忙之中抽空到这里来。”接着转身对吟秋说:“今天讨论一下我们公司,以什么样的形式成立?请大家尽情的发表意见吧,这是大伙的事业,要制订细尽周到的制度,少不了每个人的意见和建议的。”

“还是以股份制吧,”吟秋的一只手靠在茶几上中指与大姆指摩擦着,脸上带着他那标志性的微笑说,“设计人员是底薪加奖金,均实行计件工资,且年底分红。”

“既然分出来单干,”罗瑜坐直了身子,冷冷的声音像是从冰窖里发出的话,“分配制度上一定要有优势,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对管理人员,”吟秋依然是中指与大姆指摩擦着,永不褪色的笑容挂在脸上说,“应该更有详细的约束细则。”

“质量过硬,”罗瑜板了板身子,还是刚才冷冷的声音说,“要与考核挂勾。”

“这是必须的,”吟秋那双小而聚光的眼睛,瞬间射出一道亮光,轻声慢语地说,“这也是以后咱们所能否长久做下去和占据市场份额的根本。”

“利益分配需要大家讨论的,”冠侠扫视了大家一遍,说:“每个人都有权力发表自己的见解,不要担心,请尽情的说出自己心中的设想。”

开始有人开腔了。

“我赞成计件工资,外加绩效考核。”

“我希望分配制度能透明。”

“成本的核算能够公开。”

不久交谈就进入了角色,每个人都把埋藏在心里的计策献出。

冠侠一把大家的一些心得建议记录在笔记本上,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很快有益的事项汇成两三百页。

然后冠侠快速地打开随身带的笔记本, 将汇总穿插到自己早已准备好的文档, 显然大家说出的想法和自己想到一块去了, 只需要细微的调整, 不一会儿就补充好了。冠侠脸上的笑容越积越厚, 用随身带的便携打印机打出 3 份, 分发给大家。

冠侠是发起人, 自称负责人, 吟秋和罗瑜是副手, 协助管理。冠侠全面主持工作, 吟秋主抓业务, 罗瑜主抓业务项目技术。

传阅之后, 再次做了小部分修改, 然后就达成一致定稿了, 大家都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暂时先注册一个建筑设计公司, 并挂靠两家省内知名设计院及一家地质勘察院, 公司由负责人和副负责人投资 65%, 剩下的由员工根据情况自由地投入, 股权用其中的 80% 按投资比例分配, 20% 作为激励份额。

在资金的分配上是先抽取每个员工的工资和属于自己的提成, 然后公司留一部分管理费, 成本的运营费用, 30% 作为公司发展储备并转入股权, 其它都按比例分成。

管理人员的工资是设计人员加后勤人员的平均工资, 加工程设计费用另外提成。设计人员的工资全部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工程上, 当然不包括年底分红。另外还有一些奖励政策和一些处罚政策, 各职能人员的职责和责任, 设计人员的绩效考核办法。

冠侠为了这些制度没少跑各家设计院, 以私人的名义打听出来的。各院的规章制度、分配体制都是大同小异的, 冠侠在里头取了个较高的分配方案, 所以提出来后, 并没有得到什么反对意见。

这个结果是冠侠他们早已预见的, 这么痛快, 他们还是有点儿没有想到。这次的商谈标志着创业的第一步已经迈出。

(2)

接下来的事还很多, 租办公室, 购买电脑、办公用品、办工商执照, 营业执照, 各项管理税的交纳等等。冠侠、吟秋、罗瑜三人分头去办, 每个人都选择自己的强项去做, 这些各项杂事经过他们的努力, 都办齐了。吟秋是他们仨人关系

最神通广大的，不知他是通过什么方式认识的，事情倒每每能办成。罗瑜永远都是那种高人一等的样子，他的办事效率要低的多了。有时能办成的事都被他搅黄。他那严肃认真的劲用在工作中，对他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宋 陆游《初夏绝句》：“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夏令新。夹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

春天随着落花走了，夏天披着一身的绿叶儿在暖风儿里跳动着来了。……街上高杨树的叶子在阳光底下一动一动的放着一层绿光，楼上的蓝天四围挂着一层似雾非雾的白气；这层绿光和白气叫人觉着心里非常的痛快，可是有一点发燥。

初夏算是翻开了新的紧张的一页。

冠侠可以说是踌躇满志，怀着初夏的心情，拥抱每一天。

冠侠准备已久的建筑设计公司终于开张。

自然，他向珠江分院递交了辞职书，珠江分院有几个也随他走了，尤其是自己带的几个手下。冠侠的建筑设计公司，租在科学城的总部经济区的写字楼里，租用了一层楼作为办公的地方。他们为什么选在这里，因为这里还在发展中，市场培育期，很多空置的办公室和低廉的租金。开张之初，一切节俭的要求，但是，当然，他们都不是傻子，他们看上了这边的发展空间，从建筑师的眼光看，即使转让也会能赚一笔。升值嘛，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签约了五年，前提是要要求了不变地租金。

开张之初，冠侠、吟秋、罗瑜都挤在同一间办公室，宁愿剩下的几间屋子空着，从简嘛，可是他们也不傻，并没有转租出去，按冠侠的话说，养着先，必然赚。发展壮大设计公司，可以预备着以后的扩大规模。一旦发展前景不怎么好，那么可以高价分租出去，以战养战，解决自己这一半的租金问题。

这是正确的选择吗？还是一场风雨欲来的暴风雨？

第09章 鹊笑鸠舞

(1)

再无晚春时节的繁花似锦, 再不是花的海洋, 却剩下绿意盎然的景色。

我要讲的是, 梦雪和我的恋情随着节气的变化, 温度也逐渐增加。梦雪的美是与日俱增, 刻意的着装, 内心的激情均在原本漂亮的脸上激发出另外一种神韵。外貌的美丽只能取悦一时, 内心的美丽方能经久不衰。梦雪原先单纯的心里是一波平静的湖水, 现在是汪洋大海, 孕育着浓厚的情感。

珠江分院所处的位置真的是好, 面临珠江, 春暖花开。这里已是城市中的一个靓丽的风景, 美丽宜人。

周末, 开完临时协调会, 梦雪和我离开众人便过二人世界。

在我们走到靠近江边的一棵树旁, 这棵树不是别的树, 是当年我做猎德村房屋鉴定的时候的那颗, 造物弄人, 恍惚间几年飘过。

忽然, 梦雪停住了脚步, 转身问我: “不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想我吗?”

我迟疑了一下, 因为, 是的, 我就想着了魔一般, 只要彼此不在一起, 我就会想念, 但是我还是平静地答道: “嗯! 有想!”

“可是, 为什么我们一分开我就特别难受, 然后满脑子都是你晃来荡去的影子呢?”

“你的心真的这样的火热吗?” 我热切地问。

梦雪听见我的话, 百合花的脸又变成了玫瑰红色的。

“至少,” 梦雪也停下来, 靠在树上说, “你能使我升入天堂或着堕入地狱。”

“爱能融化愤怒, 有如阳光融化冰柱, 爱能缩短时间, 犹如忘记了季节的更替, 岁月的痕迹,” 我像是在背诗似的说, 脸上并没有因为这优美激情的诗句而激发出更深的魅力, 是的, 我想到以前的很多事情, 有杨婕, 也有安之然, 此刻却凝固了雪月, 是的夏雪月, 唉, 还是本家。

可是, 在梦雪耳朵里, 她感受到的是爱情表白的滚烫话语。我的脸上却是平静的, 少却了激情的热烈。这反而让梦雪有点儿不安, 是什么呢? 她也说不清楚。恋爱中的人是多么的自私, 要得到对方的绝对的忠诚、真诚; 哪怕只有一丝的犹豫和迟顿都会引起心灵的猜忌。看着我诚恳的脸, 心中那一丝猜忌犹如一丝风一

样飘散, 灿烂的笑了。

“我时时刻刻都想看见你的面容, 听见你的声音, 知道你在想什么?”梦雪克服了心里上的羞涩大胆的说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话。

“还有比这更好的吗?”我回过了神, 说, “和你在一起我很快乐、轻松、幸福。”

“还有别的吗?”梦雪紧跟着问道。

“没有了, 这还不够吗?”我看着梦雪笑笑说。

“缺少了什么, 不过, 我也说不清。”梦雪愉快地说道, “你跟家里的人说了吗?”

“还没有呢!”我顺手拽着一低垂的树枝, 神色平静地说, “如果你希望, 我写信告诉 TA 们吧, 而且附上你的照片。”

“当然……”梦雪沉浸在幸福中说, “我要……我也要告诉家里, 我想让每个人都来分享我的快乐和幸福, 你也是这样想的吧!”

“我只想到自己的幸福和快乐, 没有你想得那么长远。”我神色怅然地说。

“我是觉得, 快乐多得要溢出来了。”梦雪高兴地说完, 害羞地往前走去。

阳光从枝桠的缝隙里洒在梦雪的身上。梦雪像是一个陶醉在幸福蜜糖里的娃娃。

走在一旁的我倒显得过于平静。我看着梦雪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激情, 那是女人最美丽的时候。梦雪的美激起了自己内心里冲动的柔情和激情。

于是, 我拥住梦雪, 她的头紧紧的靠在我的肩膀上。

“嗯, 我们约会吧!”

过了一会儿, 我用双手捧起梦雪的脸, 玫瑰红的嘴唇微微的张着, 闪着诱人的光, 等待着人的亲吻。这一刻我脑子里只想着去拥有她, 占有她。热烈的嘴唇不顾一切的紧紧的贴了上去, 忘情的吻了起来,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接吻。很快舌头紧紧的裹住了梦雪的, 而且越来越热烈。

阳光从树梢上照下来, 路上是星星点点的亮光, 花的斑驳的花影。

爱, 你所爱的人, 就要爱他所拥有的一切。此刻的梦雪是最能体会的, 她的心里活动无不证明这一真理。

吹完江风, 吃完晚饭, 看了一场电影, 然后我就把梦雪送回了家。

梦雪回到家里已经比较晚了。

这时候, 母亲的电话来了。

“明天是周六, 郑母帮你约了郑毅, 没忘吧。”母亲温和地对梦雪说。

梦雪才想起母亲好像说过, 可她都已经忘了。唉, 明天答应了陈龙去爬火炉山的, 怎么撞一块了。

她的心紧了一下, 怎么与母亲说呢? 明天还是去和郑毅说清楚吧, 要不, 就辜负了两家老人的希望了。

想到这里, 梦雪便对母亲说: “没忘, 你等我向单位挂个电话, 明天本来有点安排的, 等我回你。”

挂完电话后, 梦雪迅速地拨通了我的电话。

梦雪以极不情愿的口气告诉我: “明天不能去爬山了, 我要去见一位中学同学。”

梦雪在电话里又是保证下不为例, 又是赔不是。

放下电话, 原本高兴的心情现在全变成了低沉烦恼的。梦雪在心里不由得埋怨起郑毅来。可怜的郑毅正高兴的等着与梦雪会面呢。也许这一次他下定决心, 想对梦雪讲清他内心的真实想法。谁知见面之前, 就已经让亲爱的梦雪生气了。

打完电话, 她又回了母亲。

第 10 章 拒之门外

(1)

梦雪与郑毅还是在老地方见面。

梦雪穿得很随便, 鲜红 T 恤配牛仔短裙, 脚下踏了一双白色平底史努比拖鞋。

郑毅却刻意地打扮了一番, 天青色的条纹短袖短袖衬衫, 紧身黑色休闲西裤, 刷得锃亮的黑皮鞋, 梳得齐整的短碎发, 明显是新理的, 真有一种周杰伦式的“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的感觉。看见梦雪脸上便露出了微笑, 忙迎了上来。

热闹的夏季, 公园里到处都是人, “嘶嘶”之声充斥着空气中。

两人徜徉在林荫小道, 郑毅想说什么, 可嘴唇动了动却没有说出来。郑毅每次都期待着与梦雪的见面, 可每次见了面, 却又词不达意。他们的相知, 相识好像总停留在中学时期, 无法进一步。看着梦雪心事重重, 今天的气氛似乎更不利于说。优美的风景在他们的眼里都失去了光彩, 似乎带着点凉意, 在他们身边散开了, 仿佛觉得有什么事会发生。

郑毅对梦雪的感情远不是中学时代纯洁的友谊, 现在一种更为亲密的情感。他带着波涛汹涌的情感之河走在梦雪的身边。几次他偷偷地看梦雪一眼, 梦雪低着头想心事, 没有看见。他在心里想着走下一棵树那儿就开口, 可是过了一棵又一棵, 他始终下不了决心。他转过脸来看梦雪, 正好碰见梦雪抬起头来看他。眼睛里有一种倾诉的愿望, 他想也许是等着他开口说出来吧! 他的勇气陡然增加, 促使他艰难的说出了口。

“梦雪, 你想过没有?” 郑毅心情激动的说, “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为亲密一些?”

“嗯, 没有。”梦雪心不在焉的说。她还没有听出郑毅话的意思。

“做我女朋友,” 郑毅见梦雪没有反对, 高兴地说, “你不会反对吧!”

听见这句话, 梦雪才从自己的思绪中清醒过来。对于郑毅频繁的与她见面, 她心中也有所猜想。她没有想到, 郑毅的感情会转变的这么快。再不表明观点已是不可能, 也会成为善良的欺骗。那会是以后她自己不可原谅的。梦雪低着头不敢看郑毅的眼睛。

“郑毅, 我想……,” 梦雪鼓起勇气开口说, “我想……我们会成为永远的好朋

友……, 你会找到真正属于你的玫瑰……”

梦雪说不下去了, 她看见了郑毅已变得苍白的脸, 她惊讶的住了口。郑毅看见梦雪的眼睛和局促不安的神情, 明白了一切。脸顿时变得苍白, 脸上的血色退尽了, 眼睛越睁越大, 嘴唇微微张着。

“什么……什么好朋友……难道你已经有……”郑毅语无伦次地说。

郑毅说不去, 痛苦的脸转向了一边。他不想让梦雪看见他痛苦的表情。身子挺直木然的、机械的、呆呆地往前走, 眼睛茫然地直视前方。郑毅的眼睛里什么也看不见, 脑子里什么也想不到, 一片空白, 两条腿只是机械地重复着一个动作。

在心爱的人面前, 他不想让自己软弱的一面表现出来。他在逞强, 保持着威仪的容貌, 脸上是僵硬的表情。内心的毅力并不都能通过外表来做到。谁看见都会引起同情之心, 何况是善良, 敏感的梦雪呢!

梦雪说完后心里反而轻松了。看见郑毅痛苦的表现, 心里又蒙上一层阴影。她知道, 郑毅是不原意让她留下遗憾。她还是从郑毅脸部凑在一起的面部表情里, 看出来她对郑毅情感的伤害有多大。默默走了一段, 郑毅停下来不走了。梦雪站在旁边, 不知道怎样来安慰郑毅, 只默默地陪着郑毅。

时间在静静地流淌, 斑驳的树影随着日光而移动。谁也没有再开口说话, 远处传来了游人们的欢声笑语。沉默了许久, 郑毅在宽厚、坚强的意志下慢慢地平静下来。虽然脸上还带着痛苦, 但他强压下了那略带颤抖的声音。

“希望你能幸福,”郑毅那双依然热切的眼睛望着梦雪, 亲切地说, “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能想起我, 记起我就足够了。我会用最大的努力去安慰、劝解、指引你, 这也许是我的生涯中最大的快乐。”接着又说: “要起风了, 回去吧。”

梦雪看见郑毅表面平静的脸, 想到: “也许没有多久就会忘了我的, 这样更好。时间会治愈一切的, 时间是最好的一剂良药。他最终也会找到自己的幸福。”

想到这里梦雪那棵悬着的心也放下了。再好的风景也引不起 TA 们的兴趣, 匆匆的从世外桃源里出来。

“我还有事,”郑毅匆匆地说: “去一下单位。”

(2) A

俩人就此平静地分手各自走了。梦雪是朝家的方向走的, 郑毅向相反的方向走去。梦雪哪儿没去直接回家, 进了家门时间还早, 却直接走向了卧室。虽然什么也没有做, 梦雪却觉得疲惫之极, 来到卧室就躺到床上。眼前漂浮着郑毅那张痛苦的脸, 挺拔的身体。她摇摇头想甩掉脑海中的形象, 却是挥之不去。

或许是郑母那颗敏感的心焦急知道儿子的动态, 所以, 很快就知道结果了。

她是个急性子, 护儿心切, 立即电话给了夏母。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呀!

夏母也是个急性子, 她电话焦急地问梦雪: “这么早回来了, 怎么不跟郑毅多待一些时间, 吵架了?”

“没有。”梦雪有气无力地躺在被子上答电话。

“那为啥?”夏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说, “这么早就分开了呢? 饭也不吃一个?”

“不为别的,”梦雪两手交叉一起垫着头, 苦恼的说, “我告诉他: ‘我有男朋友了’。”

“啥? 我没听错吧? 有男朋友了?”夏母听见梦雪的话, 脸上的焦急变成了诧异, 问道, “谁呀!”

“是珠江分院的同仁,”听见母亲的问话, 梦雪兴奋地说, “学结构的。”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母亲的脸上的诧异渐渐平静下来, 说道, “让我怎么去跟郑母说呢? 这不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好心了。”

母亲打开了话匣子, 接着是一阵子的埋怨声。梦雪用手把电话调成免提, 放得远远地。

梦雪说出心中秘密的一点兴奋, 早被夏母的唠叨给趋散, 翻身坐起来。

母亲叹了口气, 道: “唉! 真拿你这个被我们宠坏的丫头没办法, 我和你爸还误认为……这几个月的变化, 是为郑毅呢! 不过这样也好, 哪天请家里来, 让我们见见。”

听见女儿寻找到男朋友, 夏母心里的烦恼消失了。她已经忘了郑毅的痛苦, 以及如何向郑母说这件事。人的私心是何等的重啊! 只要自己的女儿没有什么损失, 转眼间就忘却了别人的痛苦。

“你看哪天好?”梦雪急迫说。

“下周吧!”夏母温和的说,像是立刻要见到未来的女婿。

“好吧!”梦雪听见着母亲已经同意,有点儿撒娇的说,“恭敬不如从命。”

“你爸,等会儿就回来,”夏母接着说,“对他来说,这也是个好消息了,不知要乐成什么样。”

“那敢情好,”梦雪却又躺下,说道,“得到你们的同意和祝福,这是我最大的礼物。”

果然不出所料,夏爸爸刚送货回到家,刚落座到椅子上,夏母就迫不及待的告诉了情况。

是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么?夏爸爸立即操起电话,给女儿打了过去。

梦雪亲昵地问:“老爸,下周约他来家里,你不会有意见吧!”

“这事,”夏爸爸慈爱地说,“和你妈商量就得了,不用来和我商量的。”

“谢谢你!老爸,”梦雪用充满笑意声音说,“你能认可我自己选的男朋友,我还是十分开心的。”

“我的女儿呀!”夏爸爸慈爱地说,“长大了,要离开我们了,不过我和你妈还是很高兴的。”

(2) B

花开两朵,话分两头。

郑毅在外面漫无目的的转了很久,内心里冰凉,从头便到脚。虽是炎热的夏季,郑毅的身子却冷得打颤。在市区的道路上游荡了很久,后来头脑里只剩下了“我已经有了男朋友了,”这句话。内心的沮丧已到了极点。

这时候母亲又打来电话,他大概地汇报了一下就匆匆挂了。

挂完电话的自己,感到更加的空虚与孤独。

梦雪的影子,很早就印到了他的脑海里,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毕业那会儿,为了在工作中能有突出的表现,努力工作,没往这方面想。工作有点儿起色了,就自个创业,但是,梦雪的形象时不时的会蹦出脑海,就很想梦雪。

梦雪在心目中有么的重要,也说不清楚。今天听见梦雪的话,那种肝肠寸断的柔情,才知道梦雪在他心目是何等的重要了。明白了却也晚了。心中的懊悔

到了无以言表的地步，怪谁呢！有多少次可以表明自己的心意，可是话到嘴边却又说不出。一想到这，梦雪甜美的形象就溜进郑毅的脑海里，与自己的思想做斗争。是抓住梦雪不放呢！还是祝福梦雪呢！他的脑海里在进行着紧张的思想斗争。苦苦的斗争中他那颗善良的心、爱着梦雪的心、敦厚质朴的心占了上风。他在心里默默的祝福梦雪能获得幸福。

已是傍晚时分，郑毅拖着灌了铅似的，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憔悴不堪的郑毅推开家门时，几近晕倒。

曦菡正在看电视，瞧见郑毅的样子吓了一跳。

“你这是怎么了？”曦菡惊诧地问。

曦菡连忙走过来扶郑毅。郑毅挥手挡开了曦菡的手，强撑着走进自己的卧室里。曦菡的这一喊声，惊动了郑母、郑父。俩人从厨房里出来，只看见郑毅摇摆着进了卧室。郑毅回到家里带来痛苦的气息，这股气息立刻塞满了各个屋子。屋子里的人很快都感觉到了，猜想到梦雪的拒绝给他带来的打击。

郑毅把自己锁在屋里不出来。任郑母与郑父在外面的安慰和劝诱，就是不开门。在一番努力过后，仨人来到了客厅，一筹莫展。机灵的曦菡，想起郑毅回来时落魄的样子，详细说给伯父伯母听。

心疼儿子的郑母心里有点儿恼怒，立即打电话给夏母，没等郑母发飙，圆滑的夏母抱歉道：“是梦雪不懂事，没有早点告诉，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只能怪梦雪错过郑毅这孩子了。”口气里的责怪，言传带声的传了过去。

不等郑母反应过来，接着夏母又说，“是梦雪辜负了郑毅的好意，不过感情的事，谁也说不清楚。”

夏母还能说些什么呢？郑母从夏母的口气里知道，事情已经无可挽回。梦雪家里在这件事上已经取得了一致。可怜了自己的孩子郑毅，现在能做得，就是宽慰郑毅的心。

草草回了一句：“娶不到这样好的女孩子，是郑毅没有这样的好福气。”就挂了电话。

晚饭郑毅没有吃，这晚上一家人都没有安静过。

郑毅家举家在广州市买了房，曦菡是隔壁邻居家的女儿，还在同一座城市读大学，是郑毅的“闺蜜”兼“哥们”，两小无猜的，他虽然对她不来电，可是，他一

《我们约会吧》(《爸爸去哪儿之爱的成长》第三部)，又名《黄金世界》

直是曦菡心里的英雄，一直默默地暗恋他。人们往往忽略眼前的最美的风景，而去向往着不可触及的、遥远、未知的世界。

郑母打电话把曦菡叫回来安慰郑毅的，眼看这次她行不通了，只好建议她回家早点休息，明天还要回学校上课呐。

郑父是个乐观的人说了一句“时间会解决一切的，不要庸人自扰。”便到书房去了。

爱子心切的郑母，就像是自己的心受到了伤害。她呆坐在客厅里至深夜，任凭电视在鸟语。

第 11 章 去见家长

(1)

周一下班后, 我们出了三银大厦, 梦雪就挽着我的胳膊说: “告诉你一个事哦。”

“嗯, 什么事呢?”

我们都停下了脚步。

“我已经把咱俩的事告诉了父母,” 梦雪深情的看着我说道, “TA 们让我带你去家里看看呢!”

“人们都说是丑媳妇见公婆,” 我开心地说, “怎么倒是女婿见岳父母?”

“早晚都得见,” 梦雪温柔地说。“晚见不如早见。”

“那我去, 得注意些什么呢!” 我像是自问似地说。

梦雪看了一眼我说: “你的衣着有点儿太寒酸, 去那天穿得洋气些, 发型也整精神点, 太长了, 去理发店修一修就可以了。”

“伯父、伯母都很 fashion 吗?” 我听后说。

“怎么说呢!” 梦雪微笑着说, “思想是很开放的, 从我的身上你不能想象出来吗? 不过老一辈的人对待自己的女儿的终身大事还是有点保守。”

“我的想象是如此的不够用呀!” 我感叹道, “你身上的气息和你说的话是多么的不和谐呀!”

“他们毕竟是老一辈了,” 梦雪充满柔情的说, “这样不是能留下个好印象吗?”

“你还帮着我, 蒙你父母不成,” 我笑着说, “你倒成了外家鸟了。”

“你人都去了, 还蒙什么呀, 即使先前说的都是好话, 可是见了面, 一切都大白于天下了嘛? 想蒙都蒙不住的,” 梦雪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了。

“我有什么怕的?” 我有点得意地说, “能被 TA 们的女儿看上的, 还能错得了?”

“我们的事给你父母说了吗?” 梦雪轻声地问道。

“说了,” 我自信地说, “不过你放心, 他们见了你一定会很满意的。”

“这么有把握,” 梦雪高兴地说, “我的心可要飘起来。”

“你难道对自己还没有信心吗?” 我骄傲地说。

“那可说不上,”梦雪像是老于事故地说,“公婆对儿媳妇的要求是多方面的,主要是能否照顾他们的儿子,身体健康,并不需要漂亮和文化的。”

“迂腐,”我戏谑地说,“想不到你的头脑里竟有这种想法,几年的大学都白上了?”

“这是人之常情,”梦雪也揶揄道,“你这种想法,是有知识无文化。”

“这是你们知识份子的假清高,死要面子,”我笑起来说。

“我父母可是没读过书的小商人,”梦雪肯切的说,“把你那些奇思怪想都收起来吧。”

“你放心,”我竟认真地说,“那天你看我的表现吧。”

梦雪温柔地把头靠在我的胳膊上,在心里期待着那一天的快点到来。

(2) A

转眼到了我去访的日子,家里也像是添了喜气。

夏母在家招待未来的女婿,也是费尽了心思,既不能太怠慢,又不显得太隆重。一早就在家里的开始准备。精心买的水果已洗好放在了果盘里,另外买来的瓜子、糖也放置在了精致的果蝶里,客厅清早起来已收拾好了。在夏母精心的准备下,拿出了即可居家,又可待客的菜。

弄了一个拍黄瓜、凉拌皮蛋、炸花生仁、白灼虾、卤香牛肉五个冷盘,热炒了苦瓜鸡蛋、东坡肉、酱爆啤酒鸭、蒜蓉高脚菜心五个热菜,外加一个玉米粒猪肚汤。下班后我与梦雪便一同回去,夏爸爸也已经到家了。

我是头次去,在超市买了一个水果篮。夏母眼见我长的眉清目秀、神彩飞扬的,待人接物也还周到,心下便满心欢喜。虽是乡里人家,但是招呼、倒茶、让座的,这一套繁文缛节一样不少。

我坐下来与夏爸爸说着话,讨论着现在的时事及当今的建筑行业及房地产的前景,我俩倒也聊得投机。夏父一脸的不关心世俗之事,平静、淡然的神情。对我即不是过分客气又不见生分的,有宽厚长者的天度之气。我坐在那儿没有一点儿的拘束和不安,与自己心目中所想的一点儿不一样。夏父没有提出对他前途的寄予厚望,也没有要求对梦雪的各项保证,又没有表明对自己的希望和要求。体

会到了乡里人的另一种大度、与包容。

梦雪和夏母在厨房里忙呼着。一边帮着夏母做饭，一边注意着客厅的动向，生怕父亲怠慢了陈龙。一会儿装模作样的进来倒杯茶，一会儿又无意中来找样东西，一会儿又来喝口茶。每次梦雪进来，夏父宽心地看一眼或问一两句。显得梦雪进出即正常又合理。我瞧见偷偷看着梦雪笑。梦雪的那点心思，自己一眼就明白。

菜上桌，又拿了一瓶 1980 茅台，大家落座。每一道菜都夏母精心准备的，既不能见外又不怠慢，很合今天的场合。

“妈，你都从不给我做这样的饭，”梦雪看着母亲温柔地说道：“这还要沾了陈哥的光，每一样菜都很合口味的。”

“陈哥，你喜欢吃吗？”梦雪接着又说道。

“很好吃，”我爽快地说道，“总吃街边餐馆，哪有这么健康、好吃呀！”

“多吃点，多吃点，看你瘦得。”夏母在旁边劝道。

“伯母，”我客气道，“我一直吃着呢！你也请。”

“让孩子们自己吃，”夏爸爸温和地说，“别太客气，反让孩子们觉得拘束。”

“老爸说得对，”梦雪接口道。

“好！好！”夏母慈爱地说，“就听你们爷俩的。”

饭菜吃了好一会儿，我微笑地看了梦雪一眼，端起酒杯说：“伯父、伯母我敬你们一杯，谢谢您的盛情款待。”说着喝完杯中的酒。

夏父、夏母忙着说：“慢点儿喝，都是自家人。”

“家里有什么人？都是做什么的？”夏母突然问道。

“妈，”梦雪恼怒地说，“你这是干什么嘛？像是查户口的。”

“父母，都在小县城。”我笑了笑答。

“出门在外，”夏母微笑的说，“要注意身体，以后可要常到家里来。”

我吃饭也是斯斯文文的，没有小伙子们的粗糙和鲁莽，一顿饭吃下来，夏母对我又多了几分喜爱。

饭后水果端上来，每人又都吃点水果，酒阑席散。

(2) B

晚饭后, 夏父看电视, 夏母打扫卫生。

梦雪拉着我进了她的房间, 确切地说, 这是我第一次进女人的房间。梦雪早已把女孩子用的东西收起来, 房间里是明显刻意收拾过的, 充满了温馨和浪漫。可以看出梦雪是多么重视, 这次的见面。

“你的屋子,”我笑笑说,“与我想象的一样,就是这么充满着温馨和简约的。”

“衣如其人嘛!”梦雪笑着说。

她接着说:“我身上的什么吸引了你?”

梦雪百合花似的脸上慢慢变成了玫瑰红色地说。

“我想……”我散漫的眼睛里聚集了一束晶莹的亮光说,“是执着、认真、善良、漂亮、大方、温柔……”

梦雪玫瑰色的脸更加娇羞欲滴了,变成了石榴红,羞涩得竟一句话也说不出。

梦雪感到有股热浪扑在脸上,有股暖流在血管里汩汩地涌动,心里有个小鼓在心里敲,一下快似一下的,很不规律。在俩人脉脉含情,温柔软语中……

摁倒, 狂亲!

温存过后, 梦雪走向书柜拿出了一本带图画的《三字经》读物。

“这是我第一本阅读书籍,是我爸爸给我买的,从小到大我受了上面很多熏陶,懂得很多做人的道理。”梦雪兴奋地说。“这本书,我一直珍藏到现在都不舍得扔,是它启发了我怎么做人,让我更爱我的家园和祖国,还有中华文化。”

《三字经》是学习中华文化不可多得的入门之书,自南宋以来已有七百多年历史的儿童启蒙读物,共一千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了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和道德以及一些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

我拿起书,这是一本已经很旧的八零年代末期出版的刊物,还保存完好的书。书上写满了一些小心得和父亲勉励的话,是梦雪学习时留下的。这本书里也留下了梦雪对童年的回忆、对父亲的爱,对那美好时光的留恋。

唉,岁月就是一把杀猪刀,当年父亲那英俊模样如今去了那里?年轻的爸爸去了哪里?

我静静地浏览梦雪的藏书,每拿起一册,她都会给我讲一段自己跟书籍的相关小故事。

她是个多愁善感, 很有怀旧情愫的女孩。

然后, 她自告奋勇翻开了自己的影集, 把每一张照片的经历都讲给我听。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照的, 大概是什么时候。影集里随着郑毅的相片多次出现, 我指着相片中的郑毅说: “这就是那天你要见的同学吗?”

“嗯, 是他”梦雪简短答道。

“他在追求你吗?”我带点醋意地问道。

“没有,”梦雪停顿了一下, 然后短短地又一句, “只不过想延续中学时代的友情。”

我狐疑地看了梦雪一眼, 又去看下张照片。

“我已经了解你了,”看完后我说, “只有你的小秘密是我不了解的。”

“我有什么秘密呀!”梦雪笑着说, “看你那小心眼的样子。”

“爱是自私的,”我热切地说, “我只要你心里只有我一个人。”

天啦, 我说出这话的时候, 才知道原来一个男人面对爱情的时候是多么的自私。是的, 我追逐过雪月, 恋爱过杨婕、安之然, 自己有这多经历后, 却唯一不变的是那份索取爱唯一的心思。

日本书《源氏物语——千年之恋》有一段这样的对白:

“

女主角紫姬对光源氏说: ‘我终于懂得了, 男人的爱是什么。’

光源氏高兴地问: ‘是什么?’

女主角哭着说: ‘是自私。’

光源氏说: ‘不是, 不是。’

”

这册书塑造的光源氏在以爱的完人出现, 但是, 的确, 再完美的男人, 都藏着一种占有欲。男人对爱情是自私的, 他可能口口声声说并不介意你的过去, 却趁你去洗手间时偷看你的手机短信、当你下楼买饮料时查阅你的电脑、翻看你抽屉里的相册、大学时代的情书……种种行为说明了同一个问题——没有一个男人不在乎他的女人的过去。

换句话说就是: 男人的爱是霸道的, 跟八国联军一样, 侵略性极强、占有欲极强, 你的一切都是他的领地, 像老虎一般, 一山不容二虎嘛, 女虎也不行, 你的

可明白？

有人说，因为爱你，所以男人才自私，作为男人，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在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里，我依然保持中立。

“夜深了！”

梦雪的话把我从思绪中拉了回来，我恋恋不舍地告辞。

见了梦雪的父母以后，我俩的关系像是正式定下来。我有时到夏母家吃饭，难免会碰上郑母。见过我后，郑母知道梦雪挑选的人没错。

第12章 另一爱情

(1)

随着盛夏的来临,户外的散步也越来越频繁。太阳的光辉落山以后,夏季里最闲适的时光来临了。

这天单位聚餐后淡婕就约张宇出来散步,珠江边自然是最好的去处。

脚下是松软的草坪,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花香,空气格外的清新,吹着江风更加让人沉醉。

张宇和淡婕手挽着手,沿着江边朝西走去。张宇依然是开朗知足的样子,丰腴的脸上挂着愉快的笑容。淡婕恬淡的脸上蒙着一层淡淡的忧愁。

“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淡婕边走边说,“转眼四年已经过去。”

“你看我都快成了老太婆了,”淡婕接着说。

“你别逗了,”张宇收起望着远处的目光,看了一眼淡婕,笑着说。“看你这较好的面容,像没有忧愁似的,还说什么老呀!”

“怎能说没有,只是不去想罢了。”淡婕忽然低声说,“我多么渴望结婚,这么多年,也没有买房子,真心待我的也没有,眼看着就要老成斗战‘剩’佛了。”

“哪儿的话呢,”张宇宽慰道,“房地产现在是盲目涨价,很多泡沫的,再等等稳定后就出手不就有了,而且住新房呐,你的工资也与日俱增嘛,今年也可以评高工(即‘高级工程师’)了。”

“恩,谢谢你关心我,还记得我这事,”淡婕脸上的忧愁很快没有了,换上幸福的笑容说,“如果明年市区里不降下来,我就准备往外围跑,我看好东部山水城的发展前景,我准备在新塘的永和淘一套,价钱大概就是市区的三分之一。”

“有了房子,也就安稳了,”淡婕憧憬地补充说,“可以有自己温馨的小家了。”

“嗯呢,”张宇眼睛里闪着向往的光芒说,“家就是可以依靠的小港湾。”

“幸福如果可以用距离来丈量,”淡婕的忧愁像聚拢来了,脸上又暗了一层说,“我离它还有十万八千里呢!”

太阳残留的余光,夕照在江面上,绿化带上的小树尖上反着金黄色的光芒,熠熠生辉。小树身下是绿油油的草地,在落日的余辉中茁壮生长着。也许被一天的烧烤,空气里吐着土壤的芬芳。

两个人沉默了很久，很久。

当太阳最后一丝光芒也落尽水面。青草地暗了下来，江风也带来丝丝凉意。

突然，远眺江面的淡婕觉得宇强烈的热情正在逼近，她屏住呼吸，等待着此刻的到来。

这时候，她感觉到一种男性的魅力，向她靠近，她微闭起眼睛。

可是，等了很久，不见他的动静，的确，他在《泰坦尼克号》的抱与不抱间，做着强烈的思想斗争，最终的决定是他不敢。

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山，天逐渐暗下来。

“回去吧？”淡婕眉头微微一皱，建议道。

也许碰上了自己喜欢的人，本来很能说的张宇，舌头像打了结一般，心里面很想对她说的每一句话半句都吐不出来。

所以，一路沉默，一路潜行。

也许太在意，张宇感到拘束不安，心情紧张，他想留给淡婕一个好印象，就更不知该怎样开口。

TA 俩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单位，被在加班的姜奎遇上。

(2)

姜奎是过来人，一眼就明白 TA 们之间的关系就是隔了一层薄膜。

叫住淡婕说：“宇就是心地好，珠江分院的人，有个事总爱找他帮忙，每件事都是尽心尽力的，谁都说他好，可这么些年也没有瞅着一个称心的。”

“人是不错，”淡婕看了一眼姜奎说，“只可惜，少了点年轻人的朝气。”

“哪儿有十全十美的人呢？”姜奎说道。

“十全十美的人……”淡婕微微一笑说，“也许只因残缺，不完美，才能深刻的体会到世间的魅力和美丽吧……”

“你能这么想，”姜奎高兴的看了一眼淡婕说，“不是更好吗？”

张宇因为住得远，辞别赶车回家了。

姜奎见淡婕若有所思，道：“我是过来人，明白爱情与婚姻是两个殿堂。”

淡婕纯静明亮的眼睛不解地看着姜奎，并用眼睛询问答案。

“恋爱期间，”姜奎拿出了老大哥的慈爱和热心，肯切地说，“追求理想化的，浪漫的、温馨的，激动人心的，炽热的誓言；婚姻呢！确是物质的，实用的，经济的，长相守的。”

“张工就是点儿老成，可这有什么不好呢！婚姻中真诚才是最可靠的。”姜奎看了看淡婕的表情接着又说道。

“姜奎哥，”淡婕笑着说：“看你平时大咧咧的，竟能说出这么哲理的话，内心跟明镜似的。”

“总比，结了婚后才明白好吧，”姜奎认真的说，“尤其是男人，在结婚前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样的，最后，多数以外表作为选择的标准，结婚后才知道需要的是什么呢？婚姻生活与恋爱时的想象是两回事。”

“宇对我是很好，”淡婕幽幽地说，“可是我的心为什么会有遗憾呢！理智告诉我应该选择宇，可心却还在等待后面的风景！”

“这是电影、小说看多了，”姜奎笑起来说道，“你会不会变成东方不败。”

江湖传闻是这样分的：25-27岁为初级剩客，这些人还有勇气继续为寻找伴侣而奋斗，故称“剩斗士”，谐音“圣斗士”；28-31岁为中级剩客，此时属于他们的机会已经不多，又无暇寻觅，别号“必剩客”，谐音“必胜客”；32-36岁为高级剩客，在残酷的职场斗争中存活下来，依然单身，被尊称为“斗战剩佛”，谐音“斗战胜佛”；到了36-45岁，那就是特级剩客，当尊为“齐天大剩”，谐音“齐天大圣”；然后再往上，就算“东方不败”了。

“看你胡说，”淡婕气得轻轻掌击姜奎说道，“你这是把我和宇都损了，不知你哪根神经不对，这么乱说的？”

是的，女孩子最怕激将法，可以说，爱情面前，女人比男人冲动多了。

“你可以跟宇先处着，了解，了解，”姜奎看时机成熟，乘热打铁说道。

“宇没有让你做媒吧！”淡婕看着姜奎笑着说，“你这么起劲的。”

“我是看他确实是个好人，”姜奎埋怨道，“才能这么劝你的，别人我还不说了呢！虽然张工是从农村来的，但是继承了乡里人的心眼好、朴实厚道、待人诚恳，这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就是缺少了点年轻人的朝气，但这有什么不好，给你个喜新厌旧的，你又不会要。”

淡婕听见这句话就不吭声了，理智和情感还在做斗争。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

她自己心里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宇的体贴、温柔、善良是没得说，还大有前途。她不是没有想过与宇相处，只下不了决心。

窗外下起了暴雨，虽然整个楼里除了电脑的“嗡嗡”声在房间里回荡一切寂静无声，但是隔音得如此好以致于听不到雨声，偶尔雨点打在玻璃幕墙上，才被关在笼子似的人们发现。

估计姜奎觉得说到这里就无趣了，走向自己的电脑前，一边玩电脑游戏，一边与淡婕，有一句没一句地交谈着。

淡婕若有所思，自问自答道：“或许内心因为自己的羞怯，而不敢正视已经来临的爱情。”

轻轻脚步声传来，把淡婕和姜奎的目光都引向通道。

TA 俩惊奇地凝视着门口，心里里都在说：“这么晚的下雨天怎么会还有人来？”

(3)

约莫十几秒后，进来的不是别人，是张宇。拿着三把新伞，给她俩送伞来了。

“下雨了，”宇一看见 TA 俩，心像是放下似的高兴地说：“我下车的时候天下起了雨，我记得办公室没有人留伞，怕你们被困在这里，正好车站旁有个卖伞具的，我就买了几把折回来。”

“都到家了，”姜奎连忙说“还给我们送伞，快去打掉身上的雨水。”

“我回家也没有啥事，离这里又方便，直接到对面车站坐原路车折回……”宇一边看了一眼淡婕，一边说道。

看见张宇看了自己一眼，想起刚才的对话，脸莫名其妙地红了，心竟然也剧烈地跳起来，竟不敢正视他的眼睛。

工作的张宇对淡婕时非常自然，虽说有时假公济私，以接近淡婕为实。公事之外与淡婕的相处，总有那么一点儿的拘束、紧张、不自然。爱人面前妙语如珠的话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来。不过，往深里想一想，这也是爱情之深的特征。张宇羞怯的样子，这一时刻却引起了淡婕的怜爱。

“你们饿不饿，”张宇说，“我请你们吃夜宵吧。”

“你俩去吧！”姜奎随即笑着说道，“我该回去带孩子了，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呢！我得赶紧走。”说完还用眼睛向张宇挤了两下。

“淡婕，”张宇顺着这个话头连忙说，“那咱俩去吃点夜宵吧。”

淡婕看着张宇期待、渴望的目光。雨天里不顾自己的舒适与安逸，前来送伞；让梦雪感到，张宇朴实无华的情义。心里对宇又看重了。

“有人请吃饭还不好？姜奎哥一起去吧。”淡婕微笑着说。

“我家儿子会大闹天宫的，”姜奎说得合情合理的，“你们去吧，这都晚了。”

见淡婕答应与他一同出去，张宇分外的高兴。宇刻意的与淡婕偶然相聚，淡婕都保持矜持的态度。

不一会儿，淡婕和姜奎也收拾好了，和张宇一起出了门。写字楼门口与姜奎分手后，俩人商议去吃烧烤。

张宇安排淡婕站在门口的雨棚下等他，他撑起伞跑出路边叫了一台计程车折回接她，TA们打车去天河之北的后花园——粤垦路烧烤一条街。

也许是下大雨，尽管雨棚很遮雨，但是吃的人不是很多，也很安静。

TA俩要了半打生蚝、一张蚝仔烙、一条茄子、两颗韭菜、两串鸡脚、一小锅蟹粥，食物摆了满桌，俩人对面坐着，张宇倒是很殷勤地帮她用热水烫碗筷，盛粥，可是吃的时候几次都欲言又止，心里发急，想说的话却越发说不出来。急切的心情旁人一望便可知。

恰好这时淡婕问道：“你平时都做些什么呢？”

“看电影、健身、做饭。”宇很高兴打破了沉默急忙说。

“真没想到你还喜欢做饭！”淡婕兴奋说。

“出门在外，”宇轻松的说，“想着要照顾好自己，就开始琢磨学做饭，做饭也没什么难的。”

“我这人，”淡婕微笑着说，“不怎么会做饭，可是吃饭却很挑剔。”

“以后，我做给你吃吧！”张宇激动地脱口而出。此情此景，也许是他想到的最好的表达情感的话。说完以后心里反倒还轻松了。

淡婕听后羞红了脸，那要听到的话终于来了。心里像拨浪鼓“咚咚”一下、一下地跳，呼吸急促，像是要冲破了心脏。淡婕追求浪漫的爱情，可是临到来时，并没她自己预期的那样。

张宇看见淡婕带着红晕的脸, 心里竟有一丝的高兴。淡婕面目表情变化的瞬间, 都被他看在了眼里。

此时的淡婕迅速地梳理着自己的情感世界。

她想: 我不擅长做饭, 可对饮食的色、香、味却要求很高, 那就找一个, 在我十分疲惫时, 能为我做一顿可口的饭菜; 我的性情恬淡而又平静, 就找一个, 朴实厚道的; 我的身体一向不好, 就找一个可以依靠的; 我希望有人能呵护我,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也许他就是我一直寻找的人吧。不要再犹豫了吧!, 在居家过日子张宇也许是最合适的人了。

心里这么想着, 也就定下来, 言词间就流露了亲切。微秒的变化, 在空气中无声传递过去了。张宇分明也感到了, 心里很快乐, 脸上便带了出来。

(4)

雨已经停了, 路面上的雨水也差不多干了。

吃得差不多了, TA 俩结账后并肩而行。

路上飘落着被雨水打落的树叶。路上许多走鬼(即“流动的摊贩”)还没有出来, 街上有点儿冷清。

“既然出来了,”来到街上, 淡婕说, “我们去华南理工大学西湖边走走吧。”

宇正盼着能与淡婕多待一会儿呢, 听见淡婕的话高兴地笑起来, 欣然同意。

下过雨后气温有点低, 空气清新宜人, 有着泥土的芬芳。恰好适宜散步, 俩人从华南理工大学西门入内, 过了铁门就望见了西湖。

这里可是有悠久的历史, 从孙中山在这里成立“国立中山大学”以来, 历经风雨, 在雨夜里显得更加诗情画意。

西湖边的人不很多, 估计大家都在自习室温书。

夜色很美, 淡婕是那种一入心旷神怡之处就忘记时间的人, 绕了一圈又一圈, 每个景观也不放过, 从烟水亭到防空洞, 从博士楼到西六饭堂。每个地方都要到处望望, 到处拍照。

时间已不知不觉中过去, 当然, 为了让淡婕尽兴, 张宇也不去提醒她。

学校的保安队伍拿着像射灯一样的大功率手电筒开始对各处逗留人口进行

巡查。

梦雪才认真看看手机，吐吐舌头，笑道：“哇，十一点半了，该回家了。”

“嗯！”

就在转角离开西湖的一瞬间，张宇拉住了淡婕的手，紧张地说话。

“是否允许……”宇又问了一遍淡婕没有回答的问题，“我给你做饭？”

“我们共同分担吧，”淡婕低着头羞涩的说，“这是俩个人的事，也不是你一个人的。”

张宇激动地把淡婕搂住，道：“现在是我今天最开心的时刻。”

淡婕没有躲开，羞涩地笑了笑，转头看着张宇。

此刻，TA 们一定是甜蜜的、快乐的、激动的、兴奋的。仅一两句话，已铺平了一条心灵交会的河流，达成了一种默契和共识。

这以后淡婕与张宇开始相处了。时间久了，在他精心的呵护下，淡婕感到爱情像涓涓的溪流浸入到了心田，虽没有大江、大浪的热烈，却依然有泉水一样的甘甜，初升的太阳一样的温暖，久酿的葡萄酒一样的醇厚。叶儿在恋爱时节变成了花，花儿在成熟时节变成了果。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些都是后话。

第13章 项目合作

(1)

梦雪与郑毅自世外桃源后，他们再也没有单独见过面。

听母亲说：“郑毅又扩大了几家分店，将业务做到香港去了。身边围着许多的女孩子，可到如今也没有一个是正式的，郑毅的精力不在这上面。”

郑母并没有闲着，把周围认识的，可心的女孩子介绍给他。郑毅总推说：“工作忙，不与姑娘见面。”

对郑毅的态度，郑母自有自己的说法，“可能是对梦雪还没有忘怀吧。”言下之意，对梦雪不无埋怨。夏母自知理亏，对这种闲言碎语一笑了之。

梦雪听着母亲的话，也不像先前那么七上八下的。事过境迁，终究不是当时的情景。不过内心还是希望，郑毅能快点脱离失恋的苦恼，找到真正的幸福。虽然她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有时，她也遗憾，毕竟是我先占去了她的心。她自己的心里也说不清楚，如果没有我，她可能会和郑毅在一起，郑毅在各方面也是那么的优秀，某些方面甚至比我更进一筹，就拿土豪这一点就可以秒杀我。她与郑毅之间亲密无间的相处，许多是值得留恋的。

无巧不成书呀，偏偏这时候郑毅跟别人投资了一家小的耗材生产厂准备建设，他直接把设计业务以梦雪的名义介绍给了珠江分院，虽然设计费很少，但是一个厂房、外加一栋宿舍及场地绿化，也就百来万的设计费。

这一天是与郑毅联系业务，商定厂房的建筑、结构形式、建筑面积，占地面积等事宜的。该项目是郑毅从技术上一手抓起来的。珠江分院这面由姜奎带队，进行技术方案联络，当然梦雪也要去，当然没有我，因为我是外来人嘛。

两方的来宾落座。圆桌会议上梦雪与郑毅四目相望。梦雪身上散发着幸福、快乐、甜蜜、预知顺的光辉，百合花的脸上是灿烂的笑容，乌黑的头发更衬托出她的俏丽。郑毅脸上却带着疲倦与伤痛，一双忧郁的眼睛带着淡淡的忧愁。那伤痛仿佛留在了心里，变成了工作的动力，那伤痛中又隐着些坚毅与成熟，那伤痛中还带着某些无望的期待。这一生活的经历永久的写在了他的脸上。是一种具有那种，让女孩子喜欢的坚韧魅力，磁铁一样的吸引力。梦雪身上的阳光、健康、快乐之气，也是男孩子们追求，倾心的对象。

一个从眼中看见了失意后的痛苦, 和隐藏在内心的期望; 一个从眼中看见真心相爱的幸福和期待的无望。霎那间目光的交流, 在彼此的心里都引起了一阵恍如隔世的情缘。双方都看清楚了寄托在彼此身上的感情成份。眼睛不由自主的转向别处。他们都想从这种尴尬之中脱离。郑毅很自然地与姜奎招呼, 梦雪默默地看着窗外。

姜奎热情地一一与郑毅的合作伙伴招呼, 说笑。他交际应酬的游刃有余而又合理得体。姜奎具有见面就是朋友的天生的灵活、热情和机敏。他热情洋溢的客套中, 人们已屈从于他的魅力之中。生疏之情已消失了无影无踪, 不一会儿就无拘无束。互相寒暄后, 开始了会议。会议的第一议程由郑毅先介绍了工艺设备的配置, 各功能的划分, 防腐结构形式的要求, 建筑造型的设想, 预计工程投资的总额, 梦雪用笔记本仔细地做着记录。

听完汇报后, 姜奎针对项目提出了设计中必需的设计条件, 需要甲方提供的基础资料。随后姜奎要求: 到现场结合实际情况, 确定规划设计, 建筑造型。大家都表示赞同, 这也是每个工程的第一步。

大家可能会狐疑, 为什么牵头的是结构专业的姜奎, 而不是建筑专业的人, 毕竟建筑概念方案应打头。对, 没错, 因为项目小, 建筑人才又忙于去投标如火如荼的知识城新项目去了, 作为领头企业的大设计院——珠江分院就不怎么重视这个才百来万的项目。

室内的讨论结束后, 姜奎提议去看现场。郑毅开着他的新车, 姜奎坐副驾驶, 梦雪坐后排。

一行人来到了新建厂址的规划地, 查看了地形及周边建筑物的情况。

项目也是在大开发的开发区, 在永和镇, 是一块山地, 从红线图看, 土地并不方正, 呈一多边形。

预留的工业用地区域内道路都已形成了。姜奎详细询问了物流通道, 周围建筑人群的分布, 市规划局批复的规划条件、立项批文及可研批复, 远期的规划目标。

郑毅娴熟地说出了心目中酝酿已久的、成熟构思。梦雪打开带来的录音笔录音, 以便回去转交给建筑设计师按业主想法作概念设计。姜奎毕竟是老经验, 多了个心眼, 向郑毅寻问了开发区东边的、南边的, 新矗立的高大厂房的企业性质。

地块的东边、南边新近迁来的汽车修理厂、奶制品企业。新建的现代化的工业厂房已经初具规模。并要求郑毅及时提供市政管网提供的可用水量、可用电负荷量、可用蒸汽量, 管网分布情况, 有没有线路走廊等参数资料。

(2)

现场踏勘一不小心就过了中午, 回到珠江分院已是两点多钟, 梦雪忙着分类并移交相关资料。

临到下班梦雪去找我时, 却发现我今天没来, 回凤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开会去了。

下班出到三银大厦, 梦雪看见郑毅了在等她, 微笑着说: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呀?”

“嗯, 正好路过, 就想顺道来看看项目进展和你。”

“荣幸之至,” 梦雪微笑道。

郑毅假意要梦雪带他去办公室看看项目进展, 无独有偶, 当 TA 俩并肩踏入电梯间的时候, 被回来拿忘记东西的我看见了, 梦雪愉快地招招手暗示我快一点。

我大声回道: “你们先上, 我下趟。”

“你俩上吧, 我再等一会儿,” 郑毅大方地退出来想等我的意思。

“客气什么? 我俩机会多着呢!” 我散淡地碎话道, 我知道, 那刻, 我是醋话。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梦雪心里不是滋味, 远远瞪了我一眼, 不等我赶到, 将郑毅的胳膊一拉, 道: “快来, 郑毅, 我们走。”

郑毅听着梦雪的喊声, 犹如是中学时期那样的亲切, 心中一热, 不再婉拒, 进了电梯。

电梯门关闭, 我站在电梯口, 心里同样不是滋味地等待下一班。

仅短暂的几分钟时间差, 当我再次看到 TA 俩的时候, 很异常, 两人脸蛋均是通红, 尤其是梦雪的玫瑰花, 很打眼。

我看在眼里, 所以, 随后拿完东西我也悄悄地离开了。

当然, 郑毅也不是故意来找梦雪的, 他对项目也很重视, 他认真地听梦雪关于听到的建筑师的设计造型、对专业功能的布置、结构布局进行简单地介绍, 他

仔细地听，提出一些需要修改的细节，并对修改的原因不厌其烦地做详细的解释。像是对待待出生的婴儿一样，小心翼翼的。郑毅的细心和温柔这次给梦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知不觉就到了 20:00，所以郑毅执意要请梦雪吃饭，并开车送她回家。

是天意吗？我在天河购书中心买书出来又看到了郑毅的车和车上的梦雪。

无巧不成书的，我发现他们还进了维多利亚的异乡客酒店。

我没有去别的地方，我径直打车到她家门口等她。

烦躁的夏夜，让我在昏暗里来回踱步。秒针一秒一秒过去，我的心一秒一秒沉重。

他很晚才把她送回家，她对他笑笑，然后就往回走。他想做点什么，但是还是压抑住了自己。

我看着这一切，没有去打扰这一幕，我悄悄地走了。

第 14 章 分飞前奏

又是一个秋天，设计任务的低谷时期，也许是两对佳偶们，浪漫、恬谧、柔情蜜意，温馨的时期。

进入秋季后，正午的天气却是格外的热。秋老虎热得柏油路都要晒软了，花草树木都耸着脑袋，无精打采的，路上的树木岿然不动。路边的广告牌，被长年的太阳晒的失去了颜色，而显得苍白孤寂的矗立着。街上的行人很少，景物都成了死的了，像是油画上的画一样。人都猫在室内享受阴凉，避免外出而带来的酷暑。

下午一上班，冒着酷暑冠侠来了，他来找姜奎的。

见了面，冠侠拍打着姜奎的肩膀，爽朗的说：“找你帮个忙，把你的 PKPM 正版软件狗（正版秘钥），借我用一下，我们要出正式图了，公司目前还是用的是电脑城买的盗版狗。”并给姜奎敬了一支烟，点上火。

“行，”姜奎抽着烟爽快的说，“不过我这里也只有结构专业的。”

“没关系，”冠侠自信的说，“我再去借。”

“其他专业的在谁手里，你都知道吧！”姜奎拿着烟的那只手向前一挥热心的说。

“知道，”冠侠诚恳的说，“我们公司小，成本太大了，也只能如此。”

“业务量还多吧！”姜奎向后靠去，关心地问道，“到目前为止，势头还好吧！”

“还行，”冠侠满意的说，“比想象的还要好，开发区业务量真多，房地产市场又利好，房价一直涨，就导致大面积拿地开发，良性循环。”

“你是走对了，”姜奎真诚地说，“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我从心底佩服你呀！”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冠侠那双精明、有神、明亮的大眼睛，看着姜奎说，“现在还是有机会的，不是有个说法么？如果你错过了 20 年前的环市东，错过了 15 年前的天河北，错过了 10 年前的珠江新城，这一次，不要再错过科学城和知识城了，我估计开发区有二十年的开发期，我们也有近十年的发财路和事业线。”

“你的心意我领了，”姜奎笑着说，“是我自己缺乏奋斗的动力。”

“就咱们珠江分院目前掌控的市场，”冠侠四下看了看低声地说，“还有很大的机会空间，还有能挖掘的潜力。”

“那也是留给你们的，”姜奎仍不为所动地说，“而不是留给像我这种习惯了温水煮青蛙的环境的人。”

“闲了再叙，”冠侠探见姜奎那不可动摇的意念，不便久留，接过秘钥U盘站起来说，“我去找沛文他们，用完了我会及时还过来，估计周末加加班就好了。”

一般公司里都有一套正版软件，用盗版的做了以后，套上正版的核对下数据，出图要有正版授权编号，所以要正版出图。但是，一款正版软件好歹要几十万，所以，对于创业之初的冠侠借用是可以理解的。

姜奎笑了笑，用力拍了一下冠侠，看着冠侠迈着坚定的步子走了。冠侠通过这种手法，出图就借大单位的，确保合法和精准。冠侠深知这种借用必须，他须臾不等地向自己的旧单位和旧同事求救。

第15章 每砖一瓦

随着时代的步伐、经济的利好，房地产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冠侠的工作室的规模有所扩大，业务量也比开张时翻了一翻。原先办公空出来的地方，现在已坐满了人。冠侠、吟秋、罗瑜已经搬到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室里。冠侠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各种设计执业资格证书，营业执照、获奖证书。房间不大，布置的简洁，是创业初期的奋斗阶段。冠侠踌躇满志的豪情不减当年，那双精明的眼睛里添了几分狡黠。私人建筑设计公司政策的灵活，高效率为他们争取了不少的工程。更多得力于他们管理体制，绩效分配制度。

当然，冠侠业务信息来源这两年也离不开珠江分院，不但正版软件的借用，而且很多业务都得到分包，所谓分一杯羹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冠侠自身也是积极的，所以他每次在周例会都会提醒大家。

“创业初期，”冠侠坚定地说，“这年头，除了设计是门课程之外，怎么样行销自己的设计也是很大一门学问。明天挨个拜访开发区的各房地产商，我们是新来的，不能等着别人来找我们，只能我们去找他们。”

“分区去吧，”罗瑜板直地坐着，冷静、严肃地说，“这样做效率高，也避免滥竽充数、混为一团，对大家不公平。”

“在地图上先找出房地产商的所在地，标明每天要做的事，晚上再碰头，”吟秋很有条理地说。

“市场占有率，”冠侠慎重地说，“不可能一下就会有很高的，以后是要通过我们的项目来说话的。”

“精心设计！”吟秋接着冠侠的话说，“这要求我们为客户着想，一切从客户的利益出发。”

“不用担心，”罗瑜自信地说，“这方面我们很有把握的，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冠侠、吟秋也点头称赞。冠侠拿出地图，房地产商按区域分成片，每天一片区域去几家，在地图上都标出来。仨人都达到空前的一致性。

第二天拿着新公司业主介绍的宣传的小册子出发了，接连拜访了多家地产公司。

几天下来冠侠就发现了：这些房地产公司里已经有许多的各家设计院的简

章、资料、分布全国各地的作品图片。他们走后, 这些也就与其它的混到一起了。怎样才能让他们记住自己呢? 这是冠侠这几天里考虑的。他们又分别研究了房地产公司的性质, 总结出一些是做商品房开发的, 一些是商业区开发的, 一些是做旅游业开发的, 一些是酒店、旅馆开发的。

冠侠醒悟到, 不能拿着相同的资料, 来应对不同性质的房地产开发商。他们针对不性质的开发, 拿出的商品楼宇的宣传册; 大型商场、会所、体育馆等的宣传册; 旅游景点规划、景致设计, 景观带的宣传册; 综合性酒店、旅馆的宣传册。重新又到房地产开发公司, 重点介绍了他们的成果和工程图片。这一次果然是眼睛一亮。他们觉得, 这是一家专门做酒店的, 是专项做旅馆的, 是一家以大型商场为主的设计公司。针对他们的宣传作品, 提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痼疾, 而又无可更改的。吟秋和罗瑜有针对性的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解决方法。开发商的老总们深感兴趣的注视着他们的宣传册子。

几天来的辛苦工作取得了微乎的成效, 有开发商主动联系他们, 在开发商眼里他们被烙上了不但懂技术, 而且懂地产商业策划的机构。他们明白, 这种方式是走对了。冠侠是个细心的人。他提议说, “宴请各位老总。”

罗瑜是个清高的人, 觉得自己是技术出身, 最厌烦参加各种应酬, 这种事自然不愿多掺和。他眉头紧锁, 一言不发。吟秋是个乐天派, 认为眼下可以趁胜追击, 这一失为一个绝佳的主意。本来冠侠心中还拿不定主意, 有了吟秋的乐观, 他反而定下心来。

宴会定在第二周的周一下午, 以上茶楼喝茶的方式。果不出吟秋所料。开发商老总基本都来了, 宴席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着, 他们来的目的是进一步的了解冠侠们的实力。这么一来, 宴席中成了技术探讨。冠侠的雄心大略充分展示出来, 他对非常刁难的问题都能做到心中有数, 侃侃而谈。他的见解既新颖, 又实用经济, 无疑又给他们公司赢得了青睐。

各地产商, 来得多的是一些可能只拿下一两宗地块的小房企, 大多都可能只开发了一两个小楼盘, 没有固定的设计机构。通过冠侠等的推销, 不免对冠侠们实力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交际应酬上又有吟秋、罗瑜的在一旁插科打诨。宴席的气氛达到了空前的快乐相知相熟。间或拿出在珠江分院以前做过工程的效果图、历年获得建设部的优秀设计奖, 展现在他们面前, 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在酒阑席散时，房地产商的脑海里终究占有了一席之地。这是他们仨个都没有想到的收获。

回去的路上，罗瑜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说：“这头好像开好了，就看以后的了，是时候，开始物色一些新鲜血液了。”

“是时候了，”冠侠和吟秋都高兴地接话。

仨人的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

第 16 章 同床共眠

正如我们一般，张宇和淡婕的恋爱进展顺利，很快 TA 俩就夜寐酒店，并且常疯狂相聚。

为什么不去宿舍，广州房价贵，租金也贵，在市核心区，只能与人共享蜗居或蚁居环境。蚁居本来是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聚居村”，他们像蚂蚁一样过着群居生活，6、7 个人租着一间狭小的房间，每天挤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上班。他们只有 1000 多元的工资，而“聚居村”的床位，只要大约每月 300 元。但是，很多中等收入工薪族为了节省时间，避免挤车住郊外的路途生活，在城市中央，为了共担昂贵的房租，同样选择的一种生活。

所以，宿舍是不方便的。

出于害羞，张宇先开好房间，没等他关好窗帘，敲门声就响了。

当然，淡婕来了。

宇的脸上浮起了笑意，将淡婕公主抱起，用脚带上了门。

热恋嘛，可以理解，TA 们顾不得身上是否有味道，相拥深吻，互相分享彼此的身体，互相拉扯彼此的衣裳。

“想我不？”

一丝不挂的淡婕羞得脸通红，想说的话却说不出出口，只点了点头来表明自己的想法。

宇更用劲的搂着，像是怕淡婕跑了。娇喘的淡婕在宇紧紧的拥抱中感到宇对她的思念。

相互的需要和互相的离不开，已不言而喻。

水乳交融过后的淡婕，挣脱开宇的怀抱，打开随身带的包包。

“宇，”淡婕拿出一件米黄色的围脖说道，“我给你织了一件围巾，喜欢不？”

“喜欢，”宇高兴地说，一边接过了围脖“爱心围巾，超赞，你真会为我着想，谢谢你，亲爱的。”

张宇满心欢喜地将围脖在脖子上缠来绕去在淡婕面前比划着，很是开心。伸了伸胳膊，高兴地说，“是不是很适合！”

淡婕满意的笑了笑说：“我还担心你会觉得戴围脖很娘，不喜欢，没成想竟

这么开心。”

“当然，这是三十几年来，女孩子第一次送我自己做的礼物，”张宇满脸笑容地说，“很喜欢，天一冷我就天天戴着。”

淡婕听得很感动，无言的欢乐在心中流淌。

这时候，张宇拉着淡婕的手回到床上，一场呼天抢地的云雨又重新表达梅开二度呀。

半小时后，TA 俩依偎在一起。

“谢谢你，宇，你带给我意想不到的快乐。”

宇看着淡婕温柔的、洋溢着幸福的脸，笑了笑。

然后，俩人谁也不说话，静静地坐着。

宇又拉着淡婕坐到他的腿上，抱着淡婕。低头瞥见淡婕光滑、洁白的皮肤，胸口饱满如玉，闪着晶莹的光芒的深邃沟沟。桃花般的脸上显着健康的红晕，玫瑰红的嘴向前翘起，带着温柔的笑意。

看着，看着血管里一股暖流汨汨的流动着，脸迅速火辣，他忍不住又翻身把淡婕扑倒在床上。

不知不觉着太阳已经下山了，太阳的影线已经从墙的这一角滑到了那一角，像一块幕布一样游走。宇看了看手表，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也该退房了，钟点嘛。

晚间，淡婕兴奋地告诉梦雪：“姜奎喜得第二个胖小子，他婆家高兴的不得了，都到珠江分院报喜了。”

“你和宇啥时候呢？”梦雪接着看着淡婕说。

淡婕笑着，来打梦雪，说梦雪贫嘴。嘴上说着心里想着也老大不小了，该是时候了吧。宇都催过几次，她都没有答应，今天梦雪这说起，勾起了淡婕的心事。她与宇花前月下也这么久了，宇的心她看得很清楚。至今为止她应该没有遗憾。

但是，结婚的冲动还是没有产生。为结婚而结婚，淡婕觉得更索然无味。

第 17 章 新春佳节

(1)

建筑市场越发的热了, 新闻上、报纸上均说房地产存大隐忧的泡沫, 开发商们根本听不进去, 这一股泡沫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基建设施的大力开发, 还带来一系列的建筑产品的需求。也正是这一时期, 新型的建筑产品大量应运而生。产品推销商们几乎跑遍了设计院的门槛, 晚间产品发布会, 展销会络绎不绝。从事这一行业的人们, 被表面虚假的繁荣所欺骗。置身其中, 不能全身而退。

今晚是一家开发建筑智能化系统的厂商, 在翡翠皇冠大酒店的会议室里, 展销其超高端照明控制产品。接到请柬, 珠江分院的人都去了。这种类似的产品发布会, 他们见得多了。它们其中的猫腻, 每一个人都清楚明白。虽说不是踊跃参加, 却大有积极之意。产品展销会议室门口, 有俩位美女推销商手拎一打手提袋, 进门的人每人发一份。酒店里, 酒菜已经摆好。开席前推销业务员们引导大家到各种新发布的照明控制产品样板间, 向大家展示, 现场演示效果, 并分发名片。商家们的眼睛里仿佛已经看见希望, 眼睛里留露出热切成功的希望。

梦雪、淡婕、宇、沛文、姜奎等人坐在一起。淡婕还拿了一堆资料回来, 留做以后用。

只见, 一个看起来跟模特儿似的推销员站在前台, 口若悬河的、激情满怀的、信心百倍的讲解着。同时, 她适时用遥控指导各种效果演示。她在极短的时间里将要表达得几个重点介绍清楚后, 主办方就宣布一起去大堂用餐。

这种宴席一般饭吃得很快, 不多久就有人退席。等淡婕他们吃完出来时已不剩几个人。酒店内一片狼藉。看着残杯剩酒, 不知有多少人能真正的接受, 这种新型的智能照明设备。每几个星期就会有这么一次相聚, 商家们是否达到了目的? 置身在那样的环境里, 多少有点热血沸腾。遍地黄金等着你去拿, 只要能想得到, 就能做得到。人们像受着热浪的冲击, 不由自主的盲目的跟着往前走。建筑产品的大量应用, 还与国家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基于这一点上, 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 这种新型的打着节能型招牌的智能照明系统将会日后的主导产品。

男女朋友既然睡上了一张床, 如果不是毛爷爷说的耍流氓, 那么就一定会朝着婚姻的方向前行, 因为当初身体的托付, 已经是女人对爱情的归属, 从这个角

度上来说, 淡婕和张宇的心贴得更紧了。这个时期也是瓜熟蒂落, 可以谈论婚期的时候。

这晚的云雨之后, 宇从床上坐起来, 搂着光身的淡婕, 充满热情地淡婕说: “亲爱的, 我们的事情, 你有什么打算呢!”

“打算,” 淡婕抬起头, 望着张宇说, “那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 我想,” 宇犹豫的说, “分别到两家去见见父母吧, 你看行吗?”

“我还没想好呐。”淡婕温柔地答。

“我把恋爱的事告诉家里, 快有一年了。”宇见淡婕单纯的心思, 没往这上面想, 更加温和地说。“家里问我多次了, 要我带女朋友回家看看。”

“如果这样合适,” 淡婕微笑着说, “我也没有意见。”

这是一句暗示, 表明淡婕同意他俩的婚姻发展了。

宇激动地翻身再次把淡婕摁倒身下, 淡婕也更紧的抱住他的后背, 脸上带着甜美的微笑。

他的热力压迫着她。

不一会儿, TA 俩就各自没了自己, 缠绵悱恻在神游的世界, 张宇像是要把睾丸、肠子、心、肝、肺全都从那儿喷射出去似的那样抽搐着, 而她, 只有娇喘的“嘘嘘”声。分明幸福的眼神在闪耀, 快乐的心脏在跳动, 激动的情愫在流淌。

.....

满身是汗之后就是冲凉。

不久, 俩人又低声地说起双方的父母、兄嫂、姐妹, 像是怕有人听见一般。

(2)

眼看春节迫近。

淡婕和宇俩人按早已商量好的: 让双方的父母互相见一面, 去认个门的想法行动了。宇的家在农村, 路上不好走。淡婕的家在南方的小镇上, 交通便利。他们决定先回宇家, 随后去淡婕家过春节, 直接返回广州。

去见家人就必须筹备礼物, 双方的家里一样不能少了的。淡婕把双方家里的亲戚人员名单列在一张购物表里。她根据人物年龄、性别、爱好确定了采购计划。

宇和淡婕每天都早出晚归的采购。他们细致的观看货物的色泽, 精明的商谈商品的价格, 精细的挑选每个人的所需。淡婕为着最细小的瑕疵而左挑右选。淡婕这种真诚的本性又为宇更加看重她。他们本着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信念, 买到自己最喜欢的物品, 经过几天的忙碌, 后来也买齐了。

夏母、夏父准备将梦雪接回家, 所以这几天一直在梦雪租屋逗留, TA 们很是热情, 天天邀请我去吃饭, 我总是不好意思去蹭饭, 以工作忙推托。

但是, 这一天是不行的, 因为下一天我就要回江西吉水老家了。

夏母、夏父想得的确周到, TA 俩早早已经把带给我父母的礼品整理好, 放在梦雪的屋子里, 让暖流沁人心脾。也许第二天就要分离了, 我俩很珍惜在一起的倒计时, 好像忘了时间。夏母看着时间不早了, 过来催促道: “我时间不早了, 明天还要坐车, 还是早点走吧。”

不等我回答, 梦雪答应道: “知道了。”

我俩正争论送别的事呢!

“你又要流眼泪,” 我坚持说, “天太冷了, 在家里待着, 免得感冒了。”

梦雪坚持要去送, 我拗不过她, 只好同意。

她满意地笑笑, 同意我回家了, 我只好用手点了一下梦雪的头, 拿着东西出门了。梦雪送我到楼下。我临走时还不时的回过头来看梦雪。梦雪直到我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去。

夏母还在客厅里等梦雪呢。见梦雪回来说: “我看你们俩, 早晚也得定下来。”

“太早了吧!” 梦雪走过去坐下来, 搂着母亲的脖子说, “我, 还想在事业上有所发展, 成了家会拖累他的。”

“亲爱的宝贝,” 夏母忧愁地说, “结婚宜早不宜晚, 何况你也老大不小了。”

“妈,” 梦雪听见说的是这事, 竟微笑的说, “你这是多虑了, 我们俩的事, 我清楚。”

“你别太自信了, 只怕是夜长梦多。”夏母温和的说, “不过小陈这孩子, 我和你爸都很喜欢的。”

“那你, 更应该放心了,” 梦雪愉快的说, “你别操我的心了, 好好享清福吧。”母亲的话在梦雪心里没有留下一丝的担忧。

翌日是小年, 梦雪为我送的火车, 等她回家的时候, 已是晚上七点钟。夏母

和夏父在家等着这个宝贝姑娘回家吃饭, 这些天来来她的租屋看她。

到家后, 放下包包, 梦雪顾不上送人的辛苦, 母亲殷切地招呼吃饭, 先给我去了电话。夏父微微笑着, 宽厚地看着梦雪。夏母拿出看家本领, 不一会儿, 六菜一汤已上桌了。

这时候, 我打电话告诉她, 火车已经出了广东了, 当分开这片土地的那刻, 我很想她。

电话里, 我们说了好长时间。

夏母怜惜的看着梦雪, 催促说: “吃完饭再说也不迟嘛, 饭菜快凉了。”

“真是应了那句古话, 女大不中留啊!” 夏父理解地一笑, 温和地说。

“爸、妈,” 梦雪故意做出生气的样子撒娇地说, “你们让不让人吃饭了?”

“好了、好了, 不说了,” 夏母带着慈祥的说, “真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懂事, 让父母少操心, 快吃饭吧。”

梦雪笑起来了, 为父母的宽容和关怀而笑了。坐下后, 梦雪仔细地看父母, 看来岁月就是一把杀猪刀, 明显没留住 TA 们的青春, 脸上都写着对梦雪的思念、担忧。梦雪看着看着, 眼睛里盈满了泪水, 哽咽地说: “让你们操心了。”

夏母、夏父听见梦雪的话, 一时间也是泪眼婆娑。想到女儿长大了, 知道关心父母了。随即又笑起来了。目不转睛地看着梦雪, 欣慰地笑着。

夏母高兴地说, “还说, 没有长大, 这不, 转眼就长大了。”

梦雪噗嗤笑出声来说, “回到有爸爸妈妈在的家真好, 有这么好吃的饭, 有这么温馨的关怀。”

“好! 好! 快吃饭吧。” 夏母含笑说。梦雪几乎在 TA 俩的注视下吃完了饭。

(3)

我走后, 除夕很快就到了。

家里的年货这几天, 梦雪陪着夏母已经采购的差不多了, 也准备踏上回家的征途, 当然, 这个家, 不是故乡。梦雪是湖南人, 早年父母就来广东经商, 现在已经在花都落户了, 所以难得才回一次老家, 一般都在店里过春节。

所谓成行成市, 他们所在的那条街, 都是同行, 而且基本都是老乡。

对，没错，花东商业街的打印机市场。

灯笼已经挂满整条街，卫生也打扫地特干净，看上去喜气洋洋的。

邻里邻居多半都回家过年，因此整条街过节时不是很热闹的。所以到了初一这天，只有隔壁郑毅家特意留下来的，郑毅也从自己呆的天河区回到花都过节。

是故意还是巧合？

大年三十郑毅穿着笔挺的西装，到花店买了一大捧鲜花，开着自己的洗得干干净净的宝马回来花东商业街。

是的，也没错，他的爸爸的档口就在梦雪家档口的旁边，是邻居，而且是最近才转下这口店的。

郑毅一到家，他就跑到梦雪家的档口把梦雪硬拽了回家，郑父是一个爱闹的人，陪着梦雪说话。郑毅在一旁端茶倒水，寒暄。郑母推说，有事出门了，显然她还是有所介意的，梦雪知道，郑母对她是心里有气。人之常情嘛，妇道人家心疼自己的儿子。可怜天下父母心，是吧。

郑父微笑着详细问了梦雪的工作情况和生活状态。梦雪也详细的回答了，并问候了郑父。郑父的热情不减当年，对梦雪还是像亲女儿一样。

还记得 98 年大洪水，水涨了半层楼高，梦雪被困在家里面二楼，而爸爸妈妈又在广东经商，九岁的梦雪作为留守儿童，家里只有奶奶在，正好她又感冒生病了，郑父不顾洪水危险，硬是游了进去解救奶奶和梦雪，带回家照料。然后，天天照顾，直到奶奶退烧康复，大水退回正常。

同年冬天，梦雪贪玩，采柿子从柿子树上摔下来，郑父不顾冰天雪地的侵袭，毅然背着她送去二十几里外的县城医院。

说了一会儿话，郑父站起来对郑毅说：“你们年轻人聊吧，我到你家里去一趟。”说完向梦雪点点头就出门了，家里只剩下郑毅和梦雪。

郑毅看上去有点忧郁，只是尴尬地笑笑。

但是，很快，郑毅发现这样沉默地两个人，很别扭。便忆起了童年，说起了小时候满村的娃在秋收的草垛上唱《童年》，并提议一起唱起那童年的回忆。

郑毅当然也是个文艺范，所以，他即使在社会上打拼，也不忘了进修一些陶冶情操的东西，比如最近迷恋的吉他。

他跑回车里，拿出自己的吉他。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郑毅开始了伴奏，并引导随着乐曲唱起来。

听着梦雪美妙的歌声，对她的爱也跟着增加。他知道这样不好，可是他管不住自己的心。他一边弹一边唱，还用眼睛去看梦雪，去欣赏她的美。音乐歌声快乐都已经充斥到他的心中。郑毅的脸色越来越明朗，竟有一种激情洋溢于胸中，人也熠熠生辉。

不过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非常快乐时的下午，有人来了，打破了俩人自娱自乐的空间。

是的，那个暗恋郑毅的冬曦菡，她提前来拜年，因为，明天她们全家就要一大早开车回老家拜年啦。

梦雪跟曦菡彼此礼貌地招呼了。作为专门过来拜年并辞行的客人，郑毅殷勤地招待。梦雪觉得尴尬，趁此，便告辞出来。郑毅送到大门口，欲言又止的样子，可是最后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4) A

春节很容易过去的，转眼就是初三了，可是，对于梦雪来说，度日如年，心事重重。是的，不是自恋地说，她在想我了。梦雪内心里焦急、渴盼，甚至有点儿胡思乱想，这陈龙 1982 年生，都三十的人了，他的爸爸妈妈会不会逼婚呢？会不会给他安排相亲呢？越想越烦躁，越想越不舒服。

她在家里待不住了，便出来走走。

虽然阳光明媚，梦雪在林荫小道上来回行走，寒冷的微风吹过，还是让她打了个颤。

正在自己低头沉思，后面有人给自己披上一件外套，原来是郑毅。

郑毅将自己的风衣脱下披在沉思中的梦雪，背后极重的气息打扰了她的沉思。也许是在家附近，所以她没有很大的惊讶的举动。梦雪缓慢地转过头，发现一双眼睛似醉非醒的，有一种神迷的、渴望的、热切的神情望着自己。四目相对，随即都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等我呢！”郑毅开玩笑道。

“你真幽默。”这大过年的，梦雪也不想直接把他顶回去，何况自己总觉得对他有歉疚感。

“赶紧回去吧，伯父、伯母担心你呐，何况脸蛋都冻成熟透的苹果了。”

“大老板，你在背后尾随，可不好哦，”梦雪笑说。

“做护花使者，偷偷保护你，不好吗？”郑毅停下来，说，“那我走了。”说完转身往回走。

“这么小气啊，可不是你的性格，”梦雪连忙笑着说，“是大哥哥的作风吗？”

听见这话，郑毅又站住了，把手重又插进了口袋里说：“什么样的作风，才能打开你的心呀！”

梦雪挽住郑毅的胳膊，亲切地说：“今天给你多年照顾关心我的福利，去我家坐坐，行吗？”

郑毅笑起来了，梦雪也笑起来了。

梦雪把郑毅让到店里，今天当然不营业，所以 TA 俩从后门上去阁楼的，是 LOFO 公寓，就是上下两层，楼下是铺面和厨卫，阁楼是客厅和卧室，他们在客厅沙发上坐下来，并脱下郑毅给披的风衣。“穿上外衣吧，天冷。”梦雪对着郑毅说，并伸出手递过去。

“没事，不冷，你先穿着吧，”郑毅简短地说，“一会儿就走，伯父、伯母不在家？”

梦雪笑了笑说，“他们去东莞姑姑家里串门了，TA 们说明天吃完午饭才回来。”

边说边热情地拿出糖和瓜子招呼着郑毅，又在茶几上沏了一杯普洱，然后端起自己的水杯，添了热开水。

郑毅沉默着只是用眼睛追随着梦雪，一句话不说。看得梦雪都不好意思，头低下来，两只手十指交叉在一起。在郑毅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一时间，狭小的空间里有些沉默。

“你快乐吗？”郑毅忽然间说道，并用那双有点微红的眼睛看着梦雪。

梦雪疑惑的看着郑毅，没有说话。她不知道郑毅此话问的是什么？见梦雪的态度，郑毅知道自己有点唐突，接着说：“只是随便问一问，没有别的意思。”

“很快乐，”梦雪的脸上浮起了笑容说道，“有时都快乐得找不到自己了，你也好吧。”

郑毅清醒了些, 目光从梦雪的脸上移开说: “我很好, 工作也很顺利,” 笑了笑又道“一看你的脸色就知道, 你很好。”

梦雪苦恼地说道, “初七就要上班, 可陈龙估计也要到那几天, 好无聊呀。”

郑毅听见“陈龙”二字, 眉头紧锁了一下, 不过很快脸上展开了笑容说: “不是还有我一直陪你么?”

梦雪轻轻地说: “不一样的。”

郑毅做了一个决定, 就在梦雪回头去洗手间的那刻, 他把一颗小药丸投进了梦雪的水杯, 顿时, 药丸无声无息地溶解了, 无色、无味。

等梦雪回来后, 俩人又聊了一会, 只是分别说了中学时期的同学。有哪些同学分回来, 哪些同学在外地, 干得如何? 这时郑毅的话匣子越说越起劲, 也许他在等一个时刻。

(4) B

在两人聊得正欢时, 郑毅端起梦雪又续上的茶水, 很绅士地邀请道: “为我们过去的欢乐和无知, 干杯!”

梦雪高兴地拿起水杯, 小咪了一口。

郑毅晃了晃自己的空茶杯, 笑道: “丫头, 怕我下毒呀? 要一饮而尽嘛, 你看我。”

梦雪也没深想“怕我下毒呀?”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真正内涵, 也觉得口干, 是的, 当接触药物饮料后, 药效会让你迅速有口干的感觉, 加上说了好一会儿话, 于是端起水杯, 一饮而尽。

这时候, 郑毅站起身来, 抢着去帮梦雪倒水, 用余光打量阁楼设置, 这也是熟悉的味道, 因为跟自己家里的是一样的。他稍微在沙发周围转了一圈, 用余光发现卧室房门是虚掩着, 仔细地看着, 好像是要记住什么似的, 满脸的心事写在脸上。

恰在同一时间, 梦雪感觉通身发热, 尤其是脸蛋火辣辣地, 脑袋晕晕沉沉的, 起身都摇摇晃晃地。

郑毅看机会来了, 假装去搀扶梦雪, 并说: “亲爱的, 你真美, 我扶你到卧

室床上去躺一会儿就会好的。”

梦雪已经不能自理，幻觉在摇曳。

郑毅不失时机地公主抱起梦雪，这时候他才发现梦雪散发出来诱人的女儿香和那波涛汹涌的小白兔快要把白色衬衫撑爆了。

穿着紫色高邦长筒靴，靴子下面的黑色蕾丝无裆裤袜煞是诱人。

他眼睛一亮，心情甚是激动，再也忍不住了。

他把昏沉中的梦雪平放在床上，鼻子在她的身体上滑翔，从头发到脸颊，再到脖子，到耳朵……

当闻到从小白兔周边散发出的女儿香的味道，加上丝袜的刺激，他将嘴巴贴住了梦雪的嘴巴，手不由自主地摸向了她的身体。在他大手的抚摸下，梦雪从开始的被动，转而主动迎战。而他，在衣扣的缝隙中，看见了一抹白色，美丽的春光被白色的胸衣包着，经过自己大手的挤压好像要跑出来一样，他没有多想，刺激、诱惑将自己的手更加使劲地揉捏。他的嘴巴开始在她她的脸上、脖子上亲吻着，骑了上来，右手顺势撩开了她的裙摆，一下就摸到了腿根。

她也为他解开衣扣，他扯下她的内裤，再也忍不住了。

数分钟之后，累了的郑毅搂着梦雪沉睡，梦雪则在药力中完全昏迷。

当梦雪醒来的时候，郑毅已经跪在她的床头，她也不哭不闹。

一见她醒过来，使劲地搥自己的嘴巴，大声地哭泣着央求说：“我不是人，我是畜生，竟然中邪欺负了你。”

“梦雪，如果你不原谅我，我也觉得没有意义，我宁愿自杀以谢你的恩情，否则我无脸面对你的家人。”

并用早在厨房拿来的西瓜刀作出自残的样子。

梦雪木讷地看着这一切，这时候她已经完全醒来。

她毕竟是有思想的人，她此刻很矛盾，自己受到了侮辱，是应该报警的。

可是，这个犯罪分子是自己家的世交、邻居，他的爸爸对自己有恩，救过自己的命。如果他被判刑，估计也要十年八载的，出来后可能就没什么前途，自己的公司也废了，到时候年纪也大了，说不定还会再伤害其他人。

“到时他真的再变坏，也是对我的第二次伤害。”梦雪心想，自己也希望郑毅能够平稳发展，能够自由，有前途，但他确实侵犯了自己，他也因此应付出一定

代价。

“如果自己就这么算了，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好欺负，会不会以后再来威胁自己？”

看着他软硬兼施的苦苦哀求，梦雪有点心软了，有想放他一条生路的念头。

这时候，夏父恰好打来电话给梦雪，梦雪接起电话：“喂！”

“是我呀，听你爸昨天说，他们去拜访你姑姑，你不去，一个人留在家，郑毅这孩子我也一下找不到，就找来你的电话打给你，你晚上过来一起吃饭吧，一个人在家太孤独了。”

“谢谢，我已经吃了。”梦雪强忍着眼泪，还是说了客套话。

郑毅还一直跪在脚下求饶。

她做了一个决定，这事就算了，但心情并没有因为内心地宽恕而平静下来。

(5)

临出门时，郑毅郑重地在梦雪身前磕了三个响头、三个鞠躬，发毒誓保证今日之事作为一个永远的秘密。便决然的转身走了。

梦雪感觉到郑毅像是很诚恳，或是希望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或是想在他的这段感情上画个句号。这些念头一闪而过，她还有更混乱的事要想，或更烦心的事要挤进脑子里。很快她就不再想着郑毅的来访。

梦雪初六就决定离开了，夏母早早地告知了邻居郑父，郑父又及时地通知了郑毅，一致要求送她去市区。

而这几天，我也只是寥寥的几条短信互相问好，并督促注意身体，偶尔发去一条趣闻趣事，她总是会第一时间回复，也感觉不到任何的异常。

梦雪脑子里很混乱，什么也想不进去，心里只有不安，这不安也不知来自何处，扰的她心里乱哄哄的，不能静下来。为了不让双方父母都不开心，她答应了郑毅的送行。

四个老人看到此情此景，均很开心。

决定一起吃一顿晚餐，然后叫郑毅开车送我回宿舍。

行李箱早已被夏母整理好，已经放到了客厅里，孤寂的立在那儿。四个老人，

一桌丰盛的菜, 而且都是梦雪喜欢的, 但是之于她, 此时不是幸福, 而是多余, 而是心情复杂。梦雪躺在沙发上, 眼神忧郁; 焦急、思念、担忧、恐惧, 啃噬着她的心。

很快一餐饭就吃好了, 是出发的时间了。

梦雪站在客厅里, 已经穿戴整齐, 手里拿着行李箱恋恋不舍的望着店里的一切, 久久不肯离去。

“快走, ”夏母催促说, “要不, 太夜了。”

梦雪充满忧愁的眼睛看着母亲, 愁肠百结的, 不忍离去。

夏母笑笑说: “傻丫头, 就几十公里的路程, 想我们的时候你就回来, 或我跟你爸过阵子去看你。”

夏父走过来拍了拍梦雪的肩膀, 温和地说: “过几天我就跟你妈去看你。”

梦雪收起茫然的目光, 再次看了看父母, 转身往门口走去。郑毅在楼下停好车, 打开车门, 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梦雪百合花似的脸, 一时变成了玫瑰花, 一时又变成了梅花。愣在那里, 呆呆的看着郑毅。

郑毅连忙接过梦雪的行李, 放到后尾箱, 然后殷勤地为梦雪打开副驾驶车门, 梦雪犹豫了一下, 还是扎了进去, 也许, 她想好好跟郑毅谈谈。

夏母、夏父高兴地向 TA 们招手再见。

“小毅, 那就麻烦你了。”夏母欣慰地说。

“伯母, ”郑毅大方地说, “太客气了, 这就走了哦, 别送了。”

“走吧, ”梦雪暗示郑毅, 他启动了汽车。

四个老人将 TA 俩一直送到牌坊, 然后目送到消失。

一路上梦雪心情郁闷, 默默无言, 忧伤的眼睛茫然的望着前方。郑毅也沉浸在自己的烦恼中, 默默地余光瞟着梦雪, 这样也许是对梦雪最好的宽慰。

梦雪的心情复杂, 无神的眼睛看着前方, 并没看见具体的任何一样东西。

郑毅没走高速, 在汽车刚出了花都区, 一踏进白云区的土地, 汽车导航进行了提示, 周边显得异常偏僻, 天色也晚了, 约摸八点左右。

突然, 郑毅将汽车熄灭。

“梦雪,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可是, 我并不喜欢你!”

“既然我们都那样了，做我女朋友吧？”

“我并不爱你，我的心给了陈龙。”

“我去告诉他。”

“你敢！”

郑毅开始对梦雪进行动手动脚，并强行吻她，她拼命地捶打他，并一再挣扎。挣扎让梦雪的衬衫扣子脱落，咪咪呼之欲出，使得他的色心大起。

梦雪含着泪水，眼见今夜无法逃脱，她突然停了下来。

“好吧，我答应今晚任由你摆布，但是在摆布之前，你给我立字为据。”梦雪想得到立字为据，觉得那天欠妥，日思夜想，正想找个机会索到保证书。

“好的，你说写什么？”

“我念一句，你写一句，最后签字并盖指模。”

一会儿，一张工整的字据和签名拟好：

“

保证书

本人因一念之差，于2011年2月5日对夏梦雪进行下药、诱骗、骚扰、强奸等行为，给夏梦雪的身体、精神、名誉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和伤害。本人的以上行为是违法的、不道德的，我对我的行为深感后悔，对由此带来的伤害深感抱歉。现在，本人保证不管现在或将来绝对不会再对夏梦雪进行任何骚扰行为及其他任何打击报复、损害其身体、名誉等合法权益的行为。一旦本人再次违反本保证，做出任何不利于夏梦雪及其家人的行为，不管其轻重，自该行为发生之日起5日内，本人自愿无条件依法承担强奸罪、及其罪名带来的刑事及其民事责任。

保证人：郑毅

时间：2011年2月8日

”

梦雪毕竟是懂法的大学生，收起了字条。

依照计划，TA俩去开了房，疯狂地爱爱，一直到了第二天。

第二天到达宿舍楼下，分别的时刻。

“郑毅，我郑重地跟你说，这是最后一次，我再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假如你那天犯傻了，来胁迫我、来骚扰我，我一定不饶你，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不弄

个鱼死网破，我誓不罢休。我会以强奸、威逼的名义告你并报警，你好自为之，至此我们算两清了，互不相欠，互不干扰。”

当然，这不是明智之举，字条揭起了一段大风波，郑毅也不是傻子，用手机偷偷作了录像，也引发了一段艳照门，也许，如果她报警，人生会是另一番景象，这些都是后话。

(6)

这一年的雪下得分外的早，地上积了厚厚的雪，仿佛是把去年的雪补回来。

小县城的街道上积雪都清扫干净了。树梢上、树篱中、房顶上人迹稀少的地方，依然能看见白雪一片，屋檐上也挂满了冰凌柱。气温格外的寒冷，所谓春寒料峭。

所以，我在家没呆几天就返城了。

我当然知道梦雪一直傻傻地在站台等我，从早上等到误点，又等到中午。

见面后的那刻很温馨，只见她哈着气在站台屹立不动，目光远眺出站口，生怕擦肩而过。

看见梦雪后，我加快了速度，变成了小跑。

梦雪忙迎上去，嗔怪道：“慢点、慢点，不急。”

我放下行李，熊抱起她，呼吸吹着她的脸，惬意。数分钟之后，我捧起梦雪的手对着吹热气，南方多雨的冬，真的很冷。

“亲爱的，你瘦了。”

“没听说过，为伊消得人憔悴嘛，你就知道我有多想念你！”

她接着问：“想我不？”

“晕，才短短不足 10 天，好吧！有没有夸张了一点。”

我有土有木的专业个性又一次提现出来了，是的，我还是欠缺文科生的那种浪漫情怀。

梦雪充满柔情地说：“我们一分开我就很想你，离别的车站让我更加抓狂！”

“不过，你觉得我的脸更显得清秀了么？减肥的好事呀！”梦雪笑笑。

我捧着梦雪的脸仔细地端详，好像要把她印在心里面似的。忧伤地说：“可

是, 亲爱的, 掉了我几斤肉哦。”

梦雪感觉到我对她的关心很甜蜜, 脸上红晕都起来了, 像一朵娇羞的玫瑰花似的楚楚动人, 我顺势把她揽在怀里。只听见梦雪的心“咚咚”的跳个不停, 隐约感觉到她滚烫的脸。我看着心里不觉一动, 托起她的脸深吻着, 互相喂着口水, 彼此心里激动的不能自己, 紧紧的抱在一起, 羡煞了路人, 阵阵脚步声经过。

许久之后, 便是 TA 俩叙述了分别后的思念和想念。

话叨之后, 俩人相视一笑, 提起行李出了东边, 来到了俩人常来的三毛一面馆。老板认识我, 热情地招呼我俩上坐在靠窗的地方, 一览天河北的风景。

因天冷, 梦雪建议来两碗热腾腾的江西阳春白雪热面。

“你提前回来了两天了。”

“横竖在家也没有多少事。”我不想说出是因为想她, 所以我这般说。

面来了, 俩人开始吃面。一碗热腾腾的汤面吃完后浑身热了。俩人坐着又说了一会话, 说起眼下的创业风潮, 人心的不稳、单位借调及外派人口的管理等社会现象。梦雪对这些不以为然, 可是我却很期盼的样子。梦雪看着我在滔滔不绝讲着, 眼睛里浮现出我眼神里的不安定的神情。她心里一动, 心想, “不会是陈龙也想创业或回单位报到吧。”另一个声音马上跳出来: “不会的, 不会的, 这是自己多心了。”

没出几天, 夏父、夏母决定去梦雪那里呆几天, 过完元宵。

天冷, 夏母让梦雪把我叫到家里来吃晚饭, 也能吃早点。夏母、夏父对我也很喜欢, 所以我来了也不拘束。吃完饭后俩人就到梦雪的卧室里。夏母、夏父也不来打扰, 所以我也乐得来。梦雪家里的温馨和睦的气氛也是我愿意来的重要原因。

梦雪和我俩人在屋里, 翻看着梦雪的影集。梦雪把每一张照片都给我看并说是几岁的照的, 当时的情景, 看一张我就看一看梦雪, 像是要找出答案似的。越往后是越大的, 有些是和郑毅照的, 再后面是大学时期的照片。最后就有我的照片在上面了, 还有一些是梦雪与我的合影。看着照片那些快乐的画面像电影一样在俩人的脑海翻越着。照片上的梦雪从小就很漂亮, 但不如现在的梦雪那样会收拾, 是那种单纯的美, 现在是优雅的美了。

第二卷 所以与因为

第18章 爱要单飞

(1)

春节过后，梦雪见到淡婕的一刹那就知道，淡婕和宇的事定下来了。淡婕的脸上写满了幸福、快乐、满足，那种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一看见梦雪，一向持重的淡婕变得心直口快，掩饰不往的快乐，涌入桃花般的脸上。

淡婕告诉梦雪：张宇父母非常满意这门亲事，而自己父母倒有点嫌弃他家里贫穷，会跟着他受苦受累，但是，张宇对自己的体贴感动了父母，后来也就同意了。淡婕说完，满脸幸福地看着梦雪。

春节过后的初期，设计任务量还是很少，只有零星的一些小的开发商接洽设计合同。这个时期也是个收心的阶段，整个建筑行业都面临着这种状态。开年不会很忙，所以她们俩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淡婕问道：“这次回去和陈龙的进展如何？”

梦雪心里一震，但很快就回过了神，把想哭的泪水逼了回去，淡淡地说：“缘分天定，一切随缘，走一步看一步吧！”

“是不是有心事，”淡婕焦急地问，“我能为你出主意么？”

“没有，”梦雪把胳膊搭在额头上，低沉地说道。

“是不是工作上的事或压力，”淡婕宽慰的说，“不要太放在心上，当工作影响到生活时候，你就要大胆舍弃，你要明白，工作也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

“不是，”梦雪低声地轻语。

“是不是家里有事，”淡婕安慰道。

“不是。”梦雪有点小烦恼地答，“淡婕姐，我去忙了。”

晚上，梦雪早早就上了床，闭上眼睛，心里默默地想着心事。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梦见自己乘坐的飞机途径一不知名的山地遇到事故，空姐要求乘客跳伞自救，惶恐中的她被莫名其妙推向蓝天，她从高空坠落，掉向深渊。她从梦中惊醒，后背一身冷汗。

是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由心生。

从解梦的角度分析，她梦见从高空向不知名的深渊坠落，说明害怕遭受损失。

重重地坠落向深渊, 随即就醒来, 说明她内心充满着矛盾, 不信任自己和周遭旁人, 害怕一些事情东窗事发之后男友会远离自己而去。

如果在这刻, 她自己找回自信, 慢慢化解这场事故, 赢得别人的尊重, 也许, 就不会有曲折的下文, 这也是后话。

她再也睡不着了, 想着那可恶的郑毅。她与梦里的意境联系起来, 难道是爱情从此要转向另一个方向了? 这个念头闯进了她的脑海里。

(2) A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另一个人, 冠侠团队却没有歇着, 已经着手今年的计划。他的团队一开年就开跑各家的开发商, 进行着中国人最传统的, 礼尚往来的礼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一年的设计任务就有了着落, 在开发区总算站住了脚, 区里慢慢也小有名气。

春节过后, 凤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业务忙了起来, 先前投资建设的很多工程也要开工了, 包括代建的企业创业园项目, 领导层考虑到我参与设计, 而且与珠江设计院各负责人熟悉, 希望我及时交接完手上的工作, 回归公司负责项目。

我的脑子塞满了矛盾, 假如我回公司了, 可能就关照不到梦雪, 建筑本来就是一个繁忙的行业, 会不会疏远爱情? 是不是我向珠江分院申请入职好了, 然后把凤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工作辞了, 就为了和她能朝夕相处。

唉, 也不行, 假如我留在珠江分院, 会不会被大家瞧不起, 毕竟我都没有多年设计院稳打稳扎的功底。

对, 男人还是很要面子的, 所以, 我还是回去报到。

男人有时候可以为了面子放弃一切, 包括爱情, 甚至残忍到亲情!

现实与理想的差距, 面子与爱情不能两全, 也把自己推向了远离梦雪的那一边。是的, 回了单位好歹也是凯旋回归, 不说提工资, 好歹是个项目总负责, 挺牛的。是的, 我是乡下人, 钱对我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有人说, 贫穷与污秽同在, 我们要奔着经济成长的方向发展, 才会有好日子、好生活。而回单位, 是一场起点高的竞技, 若留下, 必须得基层开始, 还不受待见。

当然, 梦雪还是深深地在自己的脑海里, 与梦雪浪漫的温情还在身上流淌, 并且, 一直都在。

这种情况下, 我不到一个月就回了单位上班。

既然木已成舟, 也没什么好说的, 的确回单位对于陈龙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梦雪心里并不反对陈龙回单位, 并不想“儿女情长”而导致“英雄气短”, 她还是希望他“展翅高飞”, 好男儿志在四方嘛。

是变心了吗? 我回单位以后, 电话就少多了。真不是, 回了单位后, 从设计方案落实, 到造价咨询、监理和施工进场, 都是我一个人监督, 这既当爹又当妈的日子, 让我将大量的休息时间投入到切磋、交流、沟通中。我每天忙来忙去的总错过了打电话的时间, 一晃一周就过去了。有时想起时已过了半夜。第二天在繁忙之中又抛到了九霄云外。慢慢的疏于打电话, 认为那是一种约束。竟然, 渐渐地我也习惯了这种忙碌和许久不联络。竟然也不知道在感情的疏懒下带来的是另一种的危机。

(2) B

不知道是幸运, 还是不幸?

我被一个女同事盯上很久了, 她叫田心怡。

听她口传, 她从我面试那天, 就一见钟情了。

这天, 公司组织小聚会, 互相敬酒的时刻, 心怡摇摇晃晃来到我身边, 直愣愣地盯着我, 眼睛里的渴望全写在了脸上, 无一丝的矫揉造作。

换下工装后的她看来精心挑了一身很紧身的皮草背心和辣妹牛仔短裙, 黑丝袜, 看了都有欲望的那种。不过, 此刻, 我在想, 她是否要了风度, 忘了温度, 不免担心起她是否会感冒。虽然她是摇摇晃晃地, 可是头却抬得很高, 丰满的胸脯挺得相当的直, 无异于参加一次模特大赛。正因为她的笔直, 迷人的身材毕现。这架势, 让我感觉眼睛火辣辣的, 在酒精催化下, 有点迷离。

“陈哥, 你知道我喜欢你吗?” 心怡晃着酒杯说道, “你能接收我吗?”

“小田, 别闹了, 我已经有了女朋友。”我很坚定地说。

“这没什么，”心怡那双漂亮的大眼睛看着我说，“在你步入婚姻殿堂之前，我同样有权利追求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你比我更加清楚明白吧。”

“那是你的事，”我漫不经心地答。

“你这是……”心怡一激灵，“是在鼓励我吗？”

“你喝多了，”我再次肯定地说，“我不会接受你的挑衅。”

然后，我劝她说：“你现在跟我交流，是因为大家都醉了，所以听不到，你还是赶紧收回你的话吧，免得大家都嘲笑你，我现在也当你不曾说过，好吧！”

大家忘了吗？在我的爱情里，我曾经因为心猿意马，最终失去了杨婕和安之然（《伤心地铁》），这种教训会伴着我一生成长，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不会再重蹈覆辙，所以我一定会斩钉截铁。现在想来，也许这就是一种爱的成长。

虽然，我内心深处说，我的确有对眼前这个与梦雪不同类型的女孩动心过，男人嘛，有时候真是下半身动物，她大胆的展示着女性的美，自我的个性，追求幸福的强烈意愿。这种种种种，我想到的不是梦雪，而是雪月（《哭泣的爱你》），而我竟然在错觉下有想拥她入怀的冲动，仿佛我在捉住另一个世界的雪月。

你想干什么？我的心再次惊醒着自己，仿佛有时候驾车走神，要窜出闯红灯、忘了刹车撞上前车一般，这时候，我的潜意识会让右脚不自觉从油门移开，猛踩刹车，当然这时候我也会一身冷汗直冒。

对，也许我并不是对过去的怀念和回忆，也许我只是某种酒精作用下对身体的冲动。也许是在强烈的视觉冲击和语言挑衅下，燃起了兽欲的悸动。我很清楚，此刻，自己只想那个，扑上去，摁倒，狂亲、狂啃！

也许，我今晚只要略微电话一下她，她就会陪我过夜，乖乖爬上我无论在哪儿的床、无论在哪儿的野地、无论在哪儿的车，无论在哪儿的世界！

不！我绝不能这般放纵，我再次确定地提醒着自己！

(3)

我回到单位，很快就被得到重用，国人崇尚出去镀金而归嘛！

生活越来越向着自己憧憬的方向前进，你就会越发的春风得意。

是的，我想梦雪了。

因为忙,挑大梁,好久都没有给梦雪电话了。

我拨通了她的电话,传来的梦雪清脆的带着活泼,带着亲切的、纯真的、可爱的、温柔的声音。

“亲爱的,”梦雪亲切地说:“这么晚了,怎么想起给你最可爱、温柔、美丽无人比的宝贝打电话了呢?”

我的双手颤抖的举着话筒,一句话也说不出话来,静静地听着,那带有磁性声音。

“有什么急事吗?”又听见梦雪急切地问道,“快说话呀!”

筒里传来梦雪的亲切、温柔的声音。我还是说不出话来,好像一说话,那边的声音就跑掉了。只觉得嗓子沙哑,嘴唇干裂。

“怎么了,你快说话呀,”梦雪在那边喊起来了,“都快被你急死了!”

“没事,就是突然好想你……”我哑着嗓子说道。

梦雪只觉得我的声音听着有点怪,带着一丝的颤音。可是她没多想,在那边温暖地、甜甜一笑,却并没有听出我的大异常。

“怎么,”梦雪那甜蜜的声音传过来了,“突然想说这个呢?最近是不是太忙了?许久也不见你的电话。”

梦雪也许,还什么都不知道呢!那亲切的声音像是要把我拽回来,不让我走,挽留我,想到这我心里更烦躁了。

“是太忙了,我睡了,注意盖好被子,晚安。”我慌忙说道,挂断了电话。自己不想让梦雪听出不安;自己不想激起,梦雪更大的热情和误解。因为感觉自己太不厚道了。面对梦雪真诚的话语,自己羞愧无比。

电话突然断了,我的话却如余音绕梁,虽然简单几句,可梦雪内心里还是很激动。心里仿佛一下子充满了蜜意,这晚睡得特别香甜,很有甘之如饴的赶脚。

(4)

广州的夏天的味道算早了,才五月初,刚告别阴雨霏霏的四月,风和日丽、温暖和煦的一片生意盎然的景象就呈现得淋漓尽致。

是的,也许心里面都有事,梦雪与我再一次近月没有联系,起初几天总是互

相借口推诿，电话打过去不是没人，就是太忙了，匆匆挂了。后来就成为习惯，然后，习惯了都一样。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梦雪陆续听到一些关于我的传闻，尤其是几张被郑毅拍到的酒店照片，彩信传递给她的。陈龙和叫心怡的女孩子在一起，而且有在酒店一起住宿多次的证据。并且自己去宾馆花费一百元私下调查费，也查到了开房记录，更发现了钟点房的痕迹。除了爱爱，会干啥呢？那天，梦雪几乎崩溃了，一阵天旋地转。

她并未想回去找陈龙哭闹，只是呆呆地回到房间，默默啜泣，哭累了，她就扑倒在床头睡着。然而，在子夜她再一次醒来，尽管她总是一次次自欺欺人地自言自语，陈龙对自己不会变心，自己不相信眼见的事实，她的心始终是得到了震颤。她呆呆地坐起，失神的双眼狂乱地在房间里寻找，寻找那丝星光透光窗的光亮。

她再次泪牛满面，心想，反正是自己有错在先，这也许就是上天给的报应，不是说得好么？“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善恶全报！”陈龙的地下情也许就是给自己最好的回报吧！她使劲让自己哭，她想让自己的眼泪流干，也许，流干了，啥都麻木了，然后自己也会跟着死心。

梦雪那颗支离破碎的心已经不起任何风浪了，她的心与眼下的气候正逆向而行，可是心锁不住思想的驰骋。梦雪整个儿萎靡，每天的上班、下班像行尸走肉。说话傻愣愣的，行动迟缓、木讷。玫瑰红的嘴唇成花期未央的梅花，干燥而又下垂。心灵的伤害直接表现在形体上的消瘦。丰腴的脸上出现了两个凹陷，眼窝显得更深了，突显了一双眼睛里的忧郁。

作为同事兼好朋友的淡婕与张宇眼看着梦雪越来越瘦，心里焦急却也帮不上忙。淡婕与宇每天都陪着梦雪散步，谈心、聊天、打球。他们怕梦雪有想不开的时候。梦雪内心里受着煎熬，可表面上每天都强撑着。百合花似的脸上，阴雨密布，就像是遭遇了西伯利亚寒流，一个漫长寒冷的冬季。

宿舍里所有有关陈龙的东西都收拾起来，那充满温馨、浪漫、快乐、回忆的各种纪念品都搁置在看不见的地方，相册也被深藏在移动硬盘的某一个属于过去的角落。房间里也显得凄凉，了无生气。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梦雪渐渐理出头绪。

梦雪把我写给她的信、贺卡、照片用缎带扎好，全部寄了回去。并附信要求我退还梦雪的信件、物件和照片，和告诉我发现我们开房的一些记录。在这不久后梦雪收到了我退回的信、卡片、照片。这预示着一切都结束了，画上了句号。这一切办完后，支撑梦雪的最后精神支柱倒下，梦雪病倒了。这一病就是一个多月，病中的梦雪，梦中的梦雪，交替出现，仿佛脱离了梦雪的躯体。躺在床上的梦雪只是一身躯壳。陈龙每天晚上都出现在梦雪的梦中，梦中的陈龙身影越来越模糊，最后只剩下了影子。梦雪怕父母担心，没有告诉父母。身边只有一个人默默地度过和承受。

一个月后，梦雪方能起床，已经是火热的夏季了。炎热的夏季并没有暖热梦雪那颗寒冷如坚冰的心。

第19章 一个人活

时间的流逝, 梦雪慢慢恢复了对生活的希冀。

加上紧张的工作, 让梦雪慢慢重新走上正轨。

还是那首老歌《被动》那般说: “我可以很久不和你联络, 任日子一天天这麽过, 让自己忙碌可以当作藉口, 逃避想念你的种种软弱。”

最近, 冠侠吃不了的一单大工程, 他将业务转卖给了珠江分院, 得了一些好处费。所以珠江分院又开始忙碌起来, 竟然梦雪主动要求多做些工程。也许, 她想用繁重的工作来忘记, 对我的思念。所以, 她总是在疲惫之时, 迷迷糊糊扑倒在办公桌上睡着。

繁忙的工作中之余, 一些业主周末邀请珠江分院团队, 到金地荔湖城高尔夫球馆打高尔夫球、爬有小峨眉之称的“南香山”或去香雪公园吃农庄。漂亮的人儿, 到哪儿都能引起关注。有几个老板和公子哥对梦雪进行了一些表白, 可是梦雪的心已经死了, 不愿再有涟漪。

梦雪更重视与父母的交流, 如今晚间多是打电话与父母亲交谈, 两老也已经知道了梦雪与我分手的事, 二老没有抱怨, 只是宽慰梦雪。每一句话里都带着父母的关怀、爱护、体贴、担忧。从这些话里, 梦雪体会到了亲人之间的血脉相连, 血浓于水。梦雪从母亲的话语中吸取了营养、力量、关爱。她为先前忽略对父母的爱而羞愧。如今亲情在她的眼里弥足珍贵。

可是, 有一个叫老板却被她深深吸引了。

梦雪那美丽外貌下, 眼神中却透露一丝不可轻易察觉忧伤, 那种与她年龄完全不匹配而散发出的魅力, 引起了他想探知的强烈好奇心, 想探索她心灵深处的忧郁到底是什么? 一个漂亮的女孩, 如花的岁月里, 怎么会有如此的忧郁呢! 她受过什么创伤? 还是生活的艰辛? 就因为这个好奇心的吸引而掉进了迷恋的泥潭。

王强是一个外向型的人, 离异男士, 四十岁开外, 中等略微臃肿的身材, 微秃的前额, 国字脸上, 有一张吃四方较大、较厚的嘴唇。说话风趣幽默、放任不羁, 所以与他容易相处。据说, 他们家的婚姻保卫战不是因为感情不和, 决定离婚前一天家里还其乐融融, 证明他很会哄老婆开心。可是, 也许因为情不自禁,

所以他败在了自己的魅力之下, 败在了自己女秘书的裙摆之下, 东窗事发。是不是“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呢? 因为他那能说会道的嘴巴, 给他个人色彩增添了许多魅力。

王强开始在尝试各种方法追求梦雪, 邀请她去外面度假、吃山庄野味、打羽毛球、去温泉、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看演唱会, 但都一一被她拒绝。

借着业务的沟通, 王强每次来分院时, 少不了到梦雪这儿坐坐。有时带点包装精美的糖果, 有时带点巧克力、有时带一束玫瑰花、有时就挑一串装饰品、还有时带上几个大品牌进口包包。糖果、巧克力梦雪会当即分发给大家。花呢? 梦雪会放在前台接待的花瓶里。梦雪故意让别人以为, 王强是来看望大家的, 并不是针对她个人的。每次来都引起一番热闹。而梦雪对王强客客气气的, 不远不近的, 亲疏分明, 礼节周到。除了小玩意, 她都一一谢绝。这样不但没有打消王强的积极性, 他来的却更勤了。他在找一把钥匙, 打开她的心门。

王强是一个活泼、开朗、热情的人。来往过程中, 很快就与珠江分院的同事熟悉了。虽然年纪较大, 但行为举止一点都不输年轻人。既然梦雪需要时间平复, 他就表达得让人以为是为着大家来的, 为着公司来的, 为着双方的利益来的, 但会明确让梦雪知道其实是为她而来。除了梦雪以外, 大家都以为他是为公事而来。来的既大方, 走的又亲切, 还为下次来找到了理由。梦雪只能拿他没有办法。老男人的毒, 可见一斑。

梦雪当然知道王强前来目的, 对于她来说, 为了保护设计院的利益, 她的态度对他都是以微笑来迎接。至少到目前为止, 她如此深的心并没有消融, 远逝的伤情远没有从心里消失, 还是需要时间来抚平。但是, 她自己清楚地知道, 王强不是自己想要的, 她还是希望自己找一个没什么年龄代沟、相仿的男人, 一起成长。所以, 她的心坚定自己不能接受他的追求和爱情。

第20章 秦晋之好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自上次见家长后，张宇和淡婕双方的父母已经催促过几次婚事问题。

到底是谁出了问题吗？淡婕吗？不是的，淡婕那朴实、真诚、不好慕虚荣的品格一直让张宇敬重。如今如此物质势利眼的现实社会，淡婕和其家人从来没有说起过任何婚姻条件。并不是她没有看见物质社会的诱惑力，而是她不为所动。让张宇觉得很温暖，他认为在这样的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这品质尤为可贵。

TA 俩决定等到一个长假，回家把事给办了。

“咱俩在这，”宇紧紧搂着淡婕说道，“都是单身，不便大办，回来后宴请一下同事就可以了。”

消息不知是长了翅膀，还是怎的，不胫而走。

领导特批十天婚假给两个小年青回家操办。日子临近了，他们带着甜蜜的爱，俩人如期而归。

淡婕和张宇回来了，一身簇新、喜气的服饰。身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张宇更是精神气爽，脸上一直挂着笑，笑容都没有离开过脸。到底是初婚的女人更加灿烂、妩媚，她染了咖啡色的头发，还漂染了几根彩发，如瀑布一般倾泻，与之前比较腼腆、土气、恬静的样子形成鲜明对比，这大概也就是爱情的滋润的结果。

淡婕与梦雪见面后说个不停。梦雪知道了淡婕有了个满意的婚礼，公公婆婆、小姑子、大姑子他们对她都很好。村里的亲戚朋友们蜂拥而来看望张宇的新娘。回去前，淡婕做了思想准备，这种阵势，她还是难以预料的。他们的热情好客，是淡婕所不能接收的。晚上呆在只能容宇和她的屋子里，她才能安静一会儿。宇知道，淡婕受不了这样的吵闹，晚上温柔的对待淡婕。能代淡婕受过的他都做了。农村的习俗他知道，是不可能因为他的反对则改变的。他尽量去迎合他们，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紧接着去了淡婕家里。淡婕的父母对宇赞赏有加，对他极其满意。

爱情角度，对他自己而言，娶了淡婕宇心里是极大的满足。

回来的当天晚上，张宇请同事吃饭。

晚宴订在一家四星级酒店。

一入席, 大家都唧唧喳喳“戏谑”一对新人不停, 要求他被新娘绕圈圈, 互相交杯酒、同咬一颗青菜等, 迎来阵阵的掌声。当然, 国人的风俗是少不了的, 无论在哪第一位还是要给领导敬酒, 感激他的栽培之恩云云。

新娘子的酒敬到了每一个人, 宇快乐的手拍到了每一个人身上, 平日里的才女淡婕幸福的眼睛里流光异彩。在坐的每一个人都看出, 他们俩的结合是相得益彰。看着这一对情投意合的新人, 梦雪想结婚的念头都有了。

就餐后, 领导先行走了, 只剩下沛文、姜奎、梦雪和一对新人。

突然, 姜奎说道: “院里去年到今年人才流失太严重了, 用工荒呀, 单位已经开始学着改革, 采取底薪加奖金的政策, 多劳多得, 调动大伙的积极性。听说小陈回去凤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后狠得器重, 工资涨了不说, 地位也一抬再抬。冠侠的建筑设计创业之路也越来越红火, 从当初的工作室, 到资质挂靠, 再到注册公司, 到自己培养资质, 现在他的公司还买了两台汽车了, 真是羡慕嫉妒恨呀。”

梦雪再听我的名字, 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 心里是平静的。

沛文板直的坐在那儿, 基本不说话。

眼下社会上确实创业成风, 人的心都像是风长的一样。有多大的心就有多大的收获, 行动早的已经占稳了脚跟, 晚的是有点晚了, 还是鲤鱼跳龙门, 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也有的没有想好, 跟着别人瞎跑的, 最后迷失了方向的, 好像整个社会人心都不稳, 都很浮躁, 总想做点什么, 可又不知能做什么?

估计王强是有内线, 他贺喜的礼物也在晚宴即将结束的时候送到, 还奉上一大捧鲜花, 让张宇和淡婕好生感动, 梦雪看在眼里, 觉得这个男人好有心。

那天开始, 张宇和淡婕开始了一起蜗居的生活, 淡婕搬到了张宇的租屋, 宇那屋布置成了临时的新家。在淡婕的一双巧手下, 屋子里处处体现着喜气。

正中间一张现代象牙白简约床上面卧着一顶如菜罩般的纯白纹帐, 新买的两个豆腐白的床头柜摆在两个床脚。然后就是白色大衣橱紧靠墙角, 连着的就是一台电脑桌, 这些都是他们周末去附近家具城淘得。屋子虽小可是却是紧凑整洁, 温馨浪漫的。

第 21 章 旅游地产

(1)

万达集团的旅游地产开发模式在其王健林总裁的谋划下, 从 2011 年已经开始在探索中潜行, 大面积开发旅游文化城。

这样导致地产界开发商们的跟风潮, 由此珠江分院也陆续接到一些旅游生态园设计项目。最近的一个百万级大体量项目是以家庭为单元, 为到广州东部山水城旅游, 度假、避冬的游客提供家庭式的服务。建设各种带院子的住宅、别墅, 出租给游客, 游客自己做饭、洗衣, 亲临厨房, 体验广州的民俗民风, 文化饮食, 把这当成自己的家一样来生活。

梦雪是那种在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出的美女, 不是淡婕那种需要细细品味类型的, 她又被新项目所在公司的副总乐嘉的格外注目。与对待王强的做法完全不同, 她对乐嘉的殷勤有点退避三舍。

年轻的乐嘉是一个成功的创业人士, 是其所在旅行社的发起人之一, 三十出头, 与陈龙相仿, 单身贵族, 身材魁梧, 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国字脸, 一米八上下, 十足的高富帅, 很有当年赌神周润发大哥的风范, 负责建设投资这块。

每次的沟通会, 乐嘉都会参加, 时不时从侧面注视着梦雪。

“真的很美!”乐嘉想, 他从梦雪的眼睛里同样读出了忧郁, 对她产生了无比的好感。

“是什么事让这个阳光女孩子这么忧郁呢!”乐嘉接着想道。

当然, 每次梦雪都会有意避开乐嘉的注视, 几次的交往, 梦雪就明白了乐嘉的注视。

梦雪虽然内心已经很平静了, 可是要她现在接受其他人, 还为时过早, 那颗心已经被一场大火烧光, 成了贫瘠的土壤。要想培养成为肥沃的土壤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男人各种邀约, 应该算一种泡妞方式吧!

当然, 乐嘉也会向梦雪各种邀约, 比如去大河马水上乐园、长隆欢乐世界、香江野生动物园什么的, 他就不是那种避讳的人, 总是直接发出绅士般的邀请, 而且是那种持之以恒的坚持。

每到周末, 他都会提前打电话或发信息过来: “夏工, 这个星期六去看电影吧, 我到你家附近去接你。”

“不用了, 谢谢!” 梦雪客气地答, “有事呐。”

他会同时不死心地追问: “那周日可以吗?”

梦雪依然客客气气地答复: “周日, 我要回我爸爸妈妈那里。”

可是, 梦雪每次均婉拒乐嘉的邀请, 各种理由和借口推脱!

(2)

为了确保第一个如此大的旅游项目工程的万无一失, 项目依然决定由宇做总协调。

就在大家忙于设计旅游项目的时候, 王强突然来办公室看大家了。

他把从山东出差回来带来的一箱樱桃放在前台桌子上, 要求前台将果子分发给大家。

既然大老板来了, 好客的建筑师们都凑了过来, 礼貌地答谢王强, 包括梦雪。

梦雪温和地问: “王总, 工程进展如何?”

“托大家的福, 很顺利,” 王强说着走到梦雪身边, 坐在她旁边的会客椅上, “图纸会审后, 施工单位就进场了, 我们公司实力还可以, 没拖延工程款, 所以施工单位也很积极, 比计划建设速度快了一些。”

“我应当恭喜你了, 项目越快收益越大。”梦雪一边画图一边说。

这时候, 大家都围了过来。

“这是决策的力量,” 王强喜笑说, “要不赚到了钱请你去马尔代夫旅游。”

“是吗?” 梦雪有点儿心不在焉的说。

“当然,” 王强调侃地说,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

“呃, 那谢谢了,” 梦雪报之以笑地说, “下次你请我们项目组一起去嘛!”

王强被将了一军, 老成的他就笑哈哈地起身, 说: “你忙、你忙, 下次再来看你, 你的要求我向组织申请。”

(3)

今天是旅游大项目的沟通会。

早上八点钟，分院项目组的人已经坐在了项目业主（项目的建设者）公司的会议室里。

会议室大约二十五平米，一袭黑色的皮椅配上红棕色的椭圆形古木会议桌，天花板上挂了一台投影仪，主席台是靠里设置的，正对主席台是一张可收缩的大投影幕，简洁却庄严。

一阵纷至沓来的脚步声朝着会议室走来，张宇、姜奎、沛文、梦雪及一个建筑学专业工程师贾工一起礼貌起身打招呼。

一个人瞬间吧梦雪的眼睛击毙，不是别人，正是郑毅，而后才尾随着乐嘉和他们的技术员。

梦雪用嫉恶如仇的眼神盯着郑毅，郑毅也看见了梦雪，温和地一笑，没有惊讶，是意料之中的神态。

郑毅还是那一贯好的形象，脸上挂着创业者成功与自信的表情。郑毅穿着一袭黑色西装，里面也是黑色衬衣，脚上蹬着穿着一双大头高邦军靴，精神抖擞的样子。

他们一行进来后自己挑了位子坐下，竟然郑毅坐在正中间，这让珠江分院的同事一个惊诧。

乐嘉站起来准备介绍分院的同仁们与郑毅相互认识。郑毅笑起来说：“不用了，我们互相都认识，去年我的厂在他们珠江分院做了几个月的工程设计。”

“怎么没有听你说呢，”乐嘉接口说道，“难怪，你要找他们设计呢！”

郑毅笑了笑，然后看着大家说：“前段时间不在市里，忙着融资和招商，因此没有和大家见面，如有不周，多有包涵。”说完，转过脸看着乐嘉点了点头。

“开始吧。”乐嘉对着张宇说。

跟来的技术员协助贾工将笔记本电脑插上投影仪，并开启投影仪，张开投影幕。

贾工将珠江分院做的一些概念方案一一详细介绍，从整体规划图，到鸟瞰图，到每个建筑单体的效果图，展现在大家面前。

业主方听得很仔细，尤其是郑毅不时过问一些细节上的事，因为他从上一单工程积累了设计方面的经验，有贾工都一一做答，并做了一些修改和项目要求记

录。

汇报得到大家满意的肯定，各专业分分记在了笔记本上将一些修改意见回去修改，而郑毅在末了之前就离开了。

就在快要离开的时候，梦雪找到乐嘉。今天真是太突然了，郑毅的出现不知怎地，她内心里有点隐痛。

“我能打听一点关于你们郑总的情况么？”

“我们是同村的，还是中学同学，”梦雪漂亮的眼睛看着乐嘉，接着说道，“又在一起共过事，而且我父母和他父母的打印机档口就在隔壁。”

“这般相好？”乐嘉脸上依旧挂着笑，说道，“我和郑毅是商业好兄弟，他只说你们设计院势力雄厚，另外，他觉得对不起的某个人在那里工作，也算一种报恩吧！”

这时候正好被闻声而来的淡婕听见，她补充道：“梦雪和郑总是从小青梅竹马的一对儿。”

乐嘉听了后有点失落的低下头，随即潇洒的说：“那今天是同学相聚了。”

“可不是吗？”淡婕高兴地说，“我都替 TA 俩高兴。”

乐嘉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假意挽留大家吃午饭，然胡又是怎么把大家送出门送上车的。到走的时候也没能看见郑毅的出现。

回去的路上，姜奎笑道：“当初就奇怪，这么大的工程竟然让我们院设计，原来这里头还藏着一层呢！”

“那时接到这个项目，”张宇接着说道，脸上浮起高兴的表情，“我都有点晕，不敢相信，有多少设计院盯着这个项目呀！不曾想这里有郑毅的功劳。”

姜奎接着说：“我的确听说郑毅这小子还是有两手，他竟然机缘巧合说服了某香港想转型亿万富豪，投资旅游地产开发，这不，我们现在的项目就是他说服的产物，真是后生可畏啊。”

淡婕、梦雪这时都没有说话。尤其是梦雪，心里还烦闷着！她是要刻意避开他呢？还是干脆当什么事情都未发生呢？她自己理不清头绪。

淡婕眼看着梦雪的眼里又出现了新的忧郁，她并不知道梦雪发生过的故事，关切地看了梦雪一眼，安慰道：“也许郑毅对你真的很好。”

梦雪明白淡婕并不清楚她和郑毅之间发生的爱恨情仇，知道淡婕出于好心，

感激地看了看淡婕，并不说话，点点头。梦雪想：也许郑毅是真心爱我才这般偏激的占有欲，否则他也不会这么大费周折地给我们单位这个项目，且指名道姓说是因为我才介绍的生意，以前他追自己的时候都不是这样子的，文质彬彬、善解人意、大度绅士，也许我真的该给他一个机会。

下午上班，大家都七嘴八舌地鼓噪梦雪，她开始内心世界起了涟漪，开始有所动摇！

“郑毅可是个不错的单身贵族！”

“这次的项目多亏了郑毅，我们做这么大的项目是很不容易的，真要谢谢他！”

张宇感激地说，并用眼睛去看梦雪。

“别看我，”梦雪笑起来说，“没有我的功劳，这是我们院的信誉带来的。”

“一切，”淡婕愉快的说，“都还不是因你而起的，要不我们也不会认识他。”

梦雪想：是的，也许，上了床就暗示着什么！

这晚，她辗转反侧，一直睡不着，她索性发了条信息给郑毅：谢谢你，说是我介绍的生意，让我们设计院收益很多！

不久，就回来一条信息：我们明天见个面吧？

“好！”

这晚，梦雪期待着明天的与郑毅的见面。

(4) A

今天上班特别没劲，梦雪内心里盼着与郑毅的相见，所以一整天焦急的等待，心不在焉。

一直到下班时郑毅一直没有出现，也没有一个电话或是一条短信息，梦雪带着一脸的失望离开了设计院，心里对郑毅的怨恨更深了。

就在梦雪发誓不再想念和理会郑毅的时候，他打来电话告诉她，已经在她家楼下了，因为急事，所以到现在才忙完，就直接过来了。

听着郑毅的声音，梦雪想：“也许他真的是业务繁忙！”

真是一只十足的天蝎女娃。天蝎座喜欢自欺欺人，一直说以后一切都会好，都会把别人一直往好处想。

“那就到我家附近的清吧坐坐吧！”她决定给他一次机会。

郑毅点了几碟小食，还有一支干红。

梦雪本来拒绝喝酒的，郑毅说：“天冷，喝点小酒暖身子，而且，葡萄酒美容。”

梦雪微笑着点点头，可是就一直沉默。

到底是混社会做老板的，他寒暄起一些梦雪家里的事，还有一些分院的事，他想打开她的话闸。

郑毅一直在有耐心、亲切地说着，梦雪只是认真地听着，傻愣愣地盯着他，时不时报之以微笑。

梦雪与郑毅打开话匣子后，他们之间的亲切慢慢的恢复了。

“老同学，”郑毅端着酒杯，温和看着梦雪说，“见一面不容易，我们俩人喝一杯吧。”

梦雪只稍喝了一点，郑毅谦和说：“第一杯，你要喝完。”梦雪知道郑毅的心境，把剩下的喝完。

郑毅又倒了两杯说道：“这一杯你慢慢喝吧。”又和梦雪碰了一下酒，喝完了。

“慢点喝，吃点菜吧，单喝酒伤胃！”郑毅关切地忙说道，把新上的热菜铲到梦雪的碗碟里。

“是不容易呀！”梦雪苦笑着说道，“后来你也不来找我，见面怎么会容易呢！”

郑毅仿佛吃了一闷棍一般，心想：艹，不是你自己那般决绝地说以后不要联系了么？这女人怎么这样的口是心非的。

但是，世故的他立即又换了一副笑脸。

“冤枉啊，天天想约会你，就怕你还在生气，而且又怕多有不便。”

“不说以前了，”梦雪用力摇了摇头，好像要甩掉烦恼似的，亲切的说道，“以后有空来找我吧。”

“只怕来的太勤了，”郑毅微笑着说，“你又会厌烦的。”

“不来，还说人家会厌烦。”梦雪笑着说，“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郑毅笑起来，换了一个话题。

“听家母说，”亲切的说道，“你很久都没回花都了，要不要我哪天送你去？”

梦雪低下了头，一阵阴影袭上心头，不过很快又吹走了。

“不过，你的发展真的很惊人。”

“我遇到了一个政要贵人，拜了大哥，”郑毅兴奋地说，“他要我低价接手了一个濒临倒闭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然后找到一些政策上的漏洞，低价拿到了土地。公司现在经营得很好，因为市区内地理位置的不可复制和得天独厚的低地价优势，我们融资不费吹飞之力。”

郑毅接着说：“不过，这也有你的功劳。”

梦雪反问道：“我的功劳？貌似跟我没半毛钱关系吧！”

“怎么没你的功劳？”郑毅看着梦雪，表白说道，“我带着一股子气做事，原先也不知为谁做，后来获得成绩后，方才明白是为你做的，只是先前不明白而已。”

“呀！”梦雪撒娇的说道，“不曾想到，我到成了有功的人，日后有什么事不能怨我。”

“谢都谢不过来呢！”郑毅忙辩驳道，“怎么会怨你呢！”

“好了，”梦雪端起酒说，“不说了，今天我敬你一杯，祝你以后心想事成，事业发达。”说完，一饮而尽。

“你不能喝那么多，”郑毅忙用手捂着梦雪跟前的酒杯说，“快少喝点，你又不喝酒的。”

梦雪看见郑毅的酒还满着，便说：“别顾着说话，把酒喝了。”

“我喝，我喝，可你不能再这样豪饮，答不答应。”郑毅手拿着酒杯，故意用责备的眼光看着梦雪说道。

梦雪笑起来点了点头。郑毅一口喝完了这杯酒。该说的话都说了，郑毅的注意力才慢慢的放到了食物上。俩人快乐的你推我让地吃着。俩人说着话，小食已经吃得差不多，酒也喝了不少。越是这样，每次梦雪越是一饮而尽，她慢慢地就不胜酒力，说起了胡话。

大概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谈话，不知不觉，郑毅开了两支，活生生给梦雪灌了一支酒。

喝了酒的梦雪的脸已经非常通红，脸也热得紧，看上去像出水的红苹果，让郑毅很有欲望。

小情调吧已经燃起了郑毅莫大的需求，他对有点晕眩的梦雪说：“我们回去吧。”

她摇摇晃晃地点点头。

他迅速地埋单，然后搀扶着她出了小店。

已是深夜，晚风很凉，路灯静静地亮在那里，来不及欣赏良辰美景。

她的美态一览无余地呈现在他的眼里：一张标准的鹅蛋脸，瀑布一般的长发又黑有亮，浓密的柳眉下，是一双仿佛会说话的大眼，鼻子小巧却挺直，那张樱桃小口柔嫩得让人恨不得咬一口，在俯瞰她胸口时黑色文胸就暴露在郑毅的眼前，性感的文胸把胸部包得鼓鼓的，加上配上如蛋白般细腻柔滑的肌肤和修长而又纤细的双腿，让人看了挪不开眼睛。所以才会让那次在世外桃源是那么地一见钟情，恨不得当时拥有，才会有后面的一直在盘算、计划，到最终得逞。

夜色很美，微风吹过，伴着一阵幽香淡淡袭来，在酒精的激发下，血冲上头了，更加让郑毅的心控制不了的心驰神往，但是他还是咽了咽口水。因为是繁华的街道，随时都可能有过往的人和车，邪念还是战胜了理智。

他把她公主抱起，掂量了一下体重，自言自语道：“哇，真是美女不过百呀，奇货可居，尤其是醉后的女人呀，真的好美，酒，真的是好东西。”

郑毅偷偷亲了一下梦雪的脸颊。他不是第一次碰女人，也不是第一次碰她，但亲她的感觉让我好像小时候偷了人家的苹果一样心跳得快蹦出来了。

开车去她家的路上他还不停地腾出一只手，轻轻得把玩着她的身子，像在品味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4) B

郑毅当时很紧张，也是热血沸腾，不知道是怎么把梦雪家的门打开，也不知道是怎的如何把她脱个精光，从外套道靴子，再到贴身衣物，包括黑色蕾丝的小内衣和缕空小内内，只剩下黑丝，然后弄上了她自己的床。

她突然爬了起来，郑毅惊觉，慌张地问：“是不是想喝水？”

她摇摇头：“我要上厕所。”

于是，郑毅扶起她，被子一下掉床下了，她根本就没注意她上身没衣服，就想去洗手间。

没等她刚走一步一下就往地上摔去，还好郑毅一把扶住了。

郑毅心想：看来真是醉得不轻、人事不省，不然得话打死也不会这样子不知羞得让我照顾。

她不停得嘀咕：“好晕，好难受。”

郑毅说：“没事的，我在呐。”

郑毅扶起她，走到厕所，麻烦事来了，这厕所不是抽水马桶，还是老式蹲式的。这怎么办？

郑毅轻声问道：“自己能上不？”

她软着身子没说话。

郑毅心一横，麻利地把她双腿举起抬到洗手台上，把屁股往内移进池内，并托住她。

郑毅像哄小孩子尿尿那样轻轻地吹着口哨，在她耳边轻轻说：“想尿就尿吧，尿完舒服些。”

梦雪梦呓一样地呢喃：“好。”

她还是半眯着眼，头无力地耷拉着小解，也许是寒冷，而她又一丝不挂，还在不停地打哆嗦。要不是她喝成这样，我想她就是小个便也不会让别人听到声音的。

上完洗手间之后，她又在郑毅的熊抱下，回到了床上。

只听她在床上抽搐，轻轻的啜泣声，像只可怜的小猫咪。

郑毅慢慢地蹲在梦雪床边，拍了拍她，一点别的反抗的反应和意识都没有。

突然，梦雪哭出眼泪，郑毅抱着她的头，抚摸着她的背，像哄孩子似地安慰着她。

他再仔细看她，有点淡妆，原本白净的脸庞，梨花带雨，更加妩媚动人。他的眼睛不自觉飘向她大腿，在黑丝包裹下的美腿，是那么的修长匀细，心“扑通扑通”的跳起来。

他此刻清楚地知道，梦雪已经喝得迷糊了自己，脸红彤彤得发烫得紧，眼神迷离而空洞。昏黄的灯光下，她白皙的脸全映成了金黄。

他已经完全无法抗拒这诱惑，开始吻她的额头、眼睛、鼻翼，慢慢的移向她小巧的双唇，轻轻的用唇尖微微碰她的嘴唇，梦雪意识朦胧，并没有拒绝，让他更加鼓起勇气让双唇印上她的双唇，将舌尖伸到她嘴里，轻轻地扣启她的齿隙。

在他的逗弄下, 梦雪慢慢张开了口, 伸出舌头轻碰郑毅的舌头。

这时候, 他更狂热的吻着她微颤的双唇, 右手轻轻游下, 让她该硬的地方慢慢硬起。他将头移下, 拥吻着她的颈, 她双眼微闭, 齿间开始发出低低的声音, 已经开始任凭他为所欲为。

梦雪慢慢闭上眼睛睡着了。

快乐过后, 便是惆怅, 他担心她醒来后又开始瞎胡闹, 他真希望时光永远静止, 迷迷糊糊就睡了。

半夜, 梦雪清醒过来, 她小心翼翼地冲了身子, 身上围着围巾, 蓬松的头还有一些热气, 胸部上还有小水珠, 很是诱人, 当她走回床边的时候, 郑毅醒了。

她在浴室的时候, 洗到了一些白糊状的液体, 她知道已经又再次发生了什么。当她和他四目相接的时候, 她没有先前的胆怯和不自在, 竟然问道: “怎么了, 没看过美女啊。”

“看过, 但是现在的你特别美, 特别让人产生更深的想法。”

更加让人惊诧的是, 她口中竟然带着魅惑和引诱地说出: “那要不要试试?” 郑毅被梦雪的话顿时感到意外, 但是也很惊喜。梦雪慢慢地走了过去, 他起身抱着她压在床上, 浴巾也随之掉落。

真美!

TA 俩亲吻着, 互相抚摸着!

吞风吻雨之后, TA 俩聊了很多真心的话题, 然后便睡了。

直到第二天早上, 当郑毅睁开双眼, 看见梦雪深情的看着我, 那刻, 他明白那种眼神, 她想要。这次的梦雪跟晚上大有区别。她主动的开始吻他, 直到吻到他的身体, 他抱起她, 一个翻身, 回应她的吻, 来来回回, 不多久, 梦雪显然已经是欲火焚身, 抱着郑毅说想要。

接着, 郑毅送梦雪去上班。

那天以后, 郑毅就常去梦雪的小窝和她云和雨, 有时候 TA 俩就出去住酒店或者泡个温泉什么的。

对于爱情, 梦雪是这么想的: 反正陈龙已经离开了自己, 还有新的恋情, 所以, 也许这就是天意。

随着郑毅的频繁来临，他们之间，除了爱爱外还多了一层情感，当然郑毅偶尔会营造一些小浪漫。

有时候，几天不见郑毅，梦雪内心里反倒会想起他来。不等梦雪想得很苦时，郑毅像是变戏法似的出现梦雪的面前。郑毅的到来不仅得到梦雪的热情款待，而且她会在分开时候有依依不舍的情怀，她现在觉得，与郑毅在一起时的时光是自己最高兴的日子，心如九月的甘蔗一天更比一天甜。

第22章 针尖麦芒

珠江分院的电脑的风扇声格外的刺耳，大家都在忙碌工作。

赶图赶了一个下午，眼看就要快下班了。梦雪眼前一黑，头晕脑涨，站起来准备到淡婕那儿去放松一下。刚站起来，从电脑桌前走到过道上，就看见王强进来。一身品牌休闲短袖，黑色西裤，脚上蹬着一双休闲黑皮鞋。

“迎接我吗？”王强带着一丝微笑的揶揄。

“非也，”梦雪说完朝着淡婕走去。

王强微微一笑，也向着淡婕走去。到了淡婕跟前，不等梦雪开口说话，王强把那只手从背后变戏法似的，抽出一束玫瑰花。

“送给你的，”王强看了一眼梦雪，说，“可以吗？”

梦雪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接了过来，轻声地说了声：“谢谢！”

这时候，如戏剧一般，郑毅进来了。

郑毅看见梦雪手里的玫瑰花愣了一下，接着去看梦雪的脸。百合花似的脸上印着两朵玫瑰花。看见郑毅后，微微的笑容变成了灿烂的笑容。一时间忘了手里的玫瑰花，高兴地说：“你怎么来了。”

淡婕敏锐地发现了不妥，她赶紧接过梦雪手上的花。

“谢谢妹妹，还是我自己来插，”淡婕边说边做边走，“我再去茶水间添点水。”

淡婕看了看王强，轻声地说：“王总，又有项目了吗？”

“嗯，没有，”王强无精打采的说，“过来附近办事，顺路过来看看你们。”

郑毅问：“梦雪，你有事吗？”

“没有。”

“你们俩去吧，”淡婕立即敏捷地挑话道，“我和王总有事。”

梦雪向着淡婕挤挤眼睛，转身走了。

王强无可奈何地看着梦雪和郑毅离开，木然地坐下来与淡婕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一场貌似针尖麦芒的猜忌交锋，顷刻间消失于无形。

第 23 章 想要孩子

今晚, 张宇在床上辗转反侧, 这个问题他想了很久, 想要一个孩子。

最近, 父母的电话唠探比较多: “儿子, 你的两个表兄弟的老婆都怀上了, 你什么时候呢?”、“子女是父母的延续, 儿子, 我们延续了你, 生了你, 而你呢? 三十几岁的人了, 还在瞎胡闹过日子。”、“赶紧跟媳妇商量一下, 生出一个给我们帮你带吧!”、“成家、生子、再立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张宇一个翻身, 压在了昏昏欲睡的淡婕身上, 将嘴唇贴了上去, 她登时明白过来, 热烈地回应着, 四片嘴唇被翻来翻去。

张宇的嘴已经从淡婕的嘴上移到了脖子处, 顺着滑到胸口。淡婕的心剧烈地跳着, 浑身酥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脸已绯红、呼吸开始急促。

张宇的手早就情难自禁地伸进了淡婕的睡衣, 在里面游行。

正待张宇想单刀直入之际, 淡婕便推着张宇, 说: “快去拿小雨伞 (安全之套), 顺便把那听没喝完的牛奶拿来。”

“牛奶? 亲爱的, 你渴了?”

“才不是呐, 我有用!”

张宇迅速地把牛奶和小雨伞拿到了床边, 他做好今天要好好的享受似的, 非常听淡婕的话, 只照着她的话做。

淡婕看见张宇乖乖的样子, 别提多高兴了。

“亲爱的, 你把牛奶涂遍我全身, 然后舔干净。”

可是, 张宇突然的一席话, 让淡婕心里一颤, 没有了床头女王的兴趣。

“亲爱的, 我们今天不用套套, 要个孩子吧,”张宇眼睛看着淡婕, 幸福地说。

“啊, 那一定要干净, 这样吧, 你去洗洗吧, 感觉你满身的沐浴露味道, 带到我身体里面可不好。”

“今天就要一个小淡婕,”宇边说边用热烈的眼光看着淡婕。

淡婕说: “你先去吧, 我随后就来。”

张宇无可奈何地来到卫生间了, 一会儿淋浴的水声便响起。

淡婕把床上的铺盖整理好, 打开了粉红色的情趣台灯。房间里立时是一片温馨, 浪漫在空气中漂移。

张宇在里面当然迫不及待，他以为淡婕不会来洗了，匆匆洗刷刷两下，就狂奔出去。

可是，听到淡婕却说：“亲爱的，你在床上等我，我去洗一下。”

等淡婕洗完出来时，看见宇在床上都等急了似的，两只眼睛只盯着浴室的门，忍不住笑了。

当看见淡婕沐浴后出来眼睛都放了光，当然也必须放光，因为淡婕一身火辣喷血的情趣内衣飘出，艳红的连体网衣外面包裹着一层透明黑色蕾丝披肩，性感极了，我见尤物，就差飙血。

没等淡婕走到床头，本来倒好了两杯红酒在床头柜的张宇，咽了咽口水，一个箭步跳下床去，一把将淡婕公主抱起，迅速放倒在床上，他的吻从她脖子以下袭去，双手也跟着游走。

这都是TA俩一次疯狂的尝试，情趣内衣也是淡婕在网上刚淘的。

当然，淡婕早已从娇羞新娘变成了霹雳娇娃，风情万种、妩媚动人，她主动出击，挑拨着张宇地极限。

张宇疯狂地撕扯着挑衅的衣服，找寻一些可侵袭的机会。

一阵惊天地泣鬼神的热浪过去之后，淡婕躺在床上想着张宇的话，现在要孩子，还不是时候，明天自己还是偷偷去买药吃，可什么时候才是个完呢？她又矛盾了，这是一个想不清楚的问题，淡婕想还是顺其自然吧，如果老天给自己这次天赐的机会，那就要吧！

第 24 章 去办公室

(1)

周五中午休息时间, 郑毅来电话邀请梦雪第二天去自己公司看看。答应之后, 她就觉得时间过的很慢, 好不容易到了下班的时间, 然后, 又熬到第二天。

周六的早晨, 淡婕、宇都还在温柔的梦香时, 梦雪已穿戴好了。难得的休息日, 郑毅约了梦雪去自己公司里, 梦雪的一身打扮郑毅更是喜在心里, 很明显的收拾了一下自己, 比平时任何一次都更加吸引人。这是梦雪做为女朋友第一次去自己的公司, 如此穿着看来梦雪也很重视这次的会晤。郑毅是那种注重面子工程的人, 他本人也是穿戴的仪表非凡的。

郑毅帮梦雪开了车门, 很绅士地作出一个“请”的动作, 然后回到驾驶位, 他打开了车载 MP3, 还是那首有女孩在就必放的朴志胤的《成人礼》, 那是一首极具诱惑和暗示的韩文歌, 不需要你懂, 就能感受到很多感性的东西, 据说韩国很多人行房事或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就放这歌。但是, 当然, 梦雪是懂的, 她的外文学的是英语, 辅修又加了一门韩语。

歌曲的大致翻译是:

朴志胤《成人礼》

亲爱的, 你在犹豫什么, 是否正渴望着, 眼前的我?

我知道, 你想要什么, 在等待什么!

再靠近我一点吧, 我已经不是, 你记忆中的少女了!

我要以女人的身份获得重生, 感谢你, 等待我蜕变为成人!

初吻的刹那, 我已成为真正的女人!

我已经告别少女了, 你别再犹豫不决了!

你所期待的, 我也和你一样!

送我 20 朵玫瑰花吧, 让我体验你的爱吧!

我紧闭双眼, 渴望着你!

亲爱的, 我只允许你, 注视我一个人, 只爱我一个人!

爱情, 就像密糖那么香甜, 请让我体验这滋味!

常常喊辛苦等待着我的你, 看在眼里我也很心疼!

现在终于盼到，不需要任何借口的那一天了！

郑毅开着车，不时看看梦雪。梦雪都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伸手在他脸上捏了一下。

路旁的树木、农田、村舍，纷纷向后移去，微风吹进汽车里。

郑毅顺势抓住了梦雪的手，肤若凝脂，便舍不得放开，在自己身上摩挲着。然后，他情不自禁地把手放在她腿上，她没反应，一边开车一边手在她腿上来回抚摸着，这时她突然大叫了一声“刹车”，郑毅一猛把车刹住，一看，惊了一身冷汗，自己的车和前边的车的距离相差估计 10 来厘米就贴上了。

“小心开车，”梦雪抽出手说道，“别走神了。”

“不用担心，”郑毅转过脸来，看着梦雪笑着说，“你是我的护身符。”

郑毅一稳心神，一手把她的头搬过来，对着她的嘴狠狠地一个吻，她一惊就推开说：“干嘛！”

“你是我的福星啊，要不就撞上了。多亏你，这是给你的奖励，”然后用色色的眼睛看着她，这时看见她看自己的眼神也很妩媚。

郑毅心想，找个偏僻的地方和她车震，就把车开到一个小山坡的树林里，开发区嘛，到处都是，一路上手就没离开她的大腿。

梦雪问：“来这里干嘛呀？”

郑毅说：“你懂的。”

然后，启动了车内专门的自动窗帘关闭，就摁住梦雪一个劲地吻，手也不老实地游走于周身。

突然，梦雪将郑毅推开，害怕紧张地说：“别……别……这样，亲爱的，在这里不好，我害怕。”

梦雪在郑毅的激动下，也用双手搂住他的腰，郑毅的嘴在她的耳朵、嘴唇、脖子轻吻着。

不久后，郑毅邀请梦雪到后边的座椅去，享受野外的情趣。

事毕之后，郑毅说了一些冷嘲热讽的话。

“我好像觉得，”郑毅开着窗，点燃烟，看着周围的景色说道，“让我想起我们那次世外桃源的经历。”

梦雪眉头一皱，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梦雪眼前浮起她和郑毅那天在世外桃源见面的情景, 不是郑毅提起, 她似乎都忘了, 梦雪靠在郑毅的胸膛, 贴得更紧了。

“都怪我啦,”梦雪扬扬的长长的睫毛说,“对不起啦, 亲爱的, 是我当时有眼不识泰山, 别生气了。”

冰雪聪明的梦雪接着说:“亲爱的, 你累不累? 要不好好休息一下。”

“你呢?”

“我倒不累,”梦雪关心的说,“你可能都累坏了。”

郑毅笑了笑, 回到了驾驶位, 梦雪迅速整理自己的衣服和头发。

(2)

车子很快就到了郑毅办公室, 今天是周末, 办公室没有人。

他的办公室在开发区总部经济区的一栋靠路边的楼的九楼。上楼坐电梯的时候, 郑毅讲了一个关于电梯的鬼故事, 梦雪突然怪叫一声, 差点把她吓哭, 骂笑道:“你真坏。”

郑毅看着她的样子, 又有点小冲动, 但没敢动, 要知道, 到处都是摄像头, 而且这是个网络发达的世界, 说不定不一会儿就上网全国热炒了。

去到九层以后, 这是个正方形的开间, 梦雪发现整层楼都是敞开式, 只有靠角落两间紧邻的房间和一间会议室, 当然最角落的那间就是郑毅的。

这是梦雪第一次来到郑毅的办公室里, 这是一间大约 20 平方米的办公室, 收拾得还算干净整洁。明亮的落地窗两旁是两盆高大的发财树。办公桌的对面是一会客厅, 有一组黑色皮沙发和玻璃茶几, 靠墙角是一组古木书柜。

当然, 郑毅来不及让梦雪多看、多想, 他顺手把门带上, 就在梦雪不知所措的时候, 郑毅一把抱住她“美女, 让爷亲个”, 她正要说话, 他就亲了上去, 舌头舔着她的嘴。

她“啊”的一声, 郑毅的舌头趁机深入她的口中, 贪婪地吸着她的口水, 把她死死压在桌子上, 她的脸上慢慢漾起玫瑰色的红晕。

正在兴头上, 突然听到门一响, 吓得梦雪赶紧把郑毅推开。幸好衣服还没被“攻破”, 不然接下来可不好看。推门进来的是楼下的保安, 过来办公室检查安全

性。当他看见郑毅时, 敬了个礼, 叫了一声“领导, 你的花在你的桌面。”估计, 过节、过年, 郑毅没少给他利市。郑毅说自己回来赶一些事情, 看到了花了, 交待保安一切安全, 用眼神暗示他赶紧走。

当郑毅再次和梦雪亲热的时候, 她却有了心里障碍。不过, 郑毅是老手, 抓紧时间甜言蜜语和手脚并用。并一直安慰说, 正是中午时分, 想必也不会有人来了。

TA 俩再次疯狂地吻在了一起, 直到大家都快要窒息才松开, 刚喘了口气他又把嘴堵上来了, 就这样热吻了十多分钟。

郑毅的手不停地抚摸着梦雪的身子, 她越来越有感觉。

梦雪把头靠近郑毅的耳边, 轻轻地问: “毅, 你爱我吗?”

郑毅说: “爱, 从我们第一次约会, 我就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你了, 一直就想把你办了, 谁叫你这么漂亮呢?”

梦雪内心一阵狂喜: “我也好喜欢你, 亲哥哥, 我也爱你。”

郑毅迅速把梦雪压在沙发上, “平时看你挺文静的, 没想到这么闷骚, 我喜欢。”

旁边一束鲜花静静地躺在那里, 里面有百合、玫瑰, 本来是郑毅为了制造浪漫而专门为梦雪而准备的, 花就是他安排花店送到保安处, 保安将花送到他办公室的。

真是哭泣的花骨朵!

不一会儿, 喘气声、桌子的响动、“噗噗”的水声, 交织在一起。

也许在男人眼里, 女人的身体才是最终的目的, 所以梦雪在和郑毅几乎所有单独相处的时间, 都跟这个断不了干系, 包括后来 TA 们结婚了。当然, 后来又离婚了, 也是因为这个, 身体疲倦嘛, 这些, 都是后话。

夜里, 梦雪静静地躺在自己的床上, 想起了年前她还是一个悲伤的人, 内心里极度的痛苦, 想着也许再也不会遇见自己喜欢的人了, 上天又让她与郑毅重逢, 她是多么的幸福啊! 而陈龙的影子, 已经像断了线的风筝, 渐行渐远、逐渐模糊。尽管如此, 但还有一丝忧愁在心里的某个角落里留了下来, 挥之不去。不久, 疲倦袭上心头, 梦雪渐渐地睡着了。

第 25 章 出去旅行

(1)

广州四季不是很分明，虽说是秋天，还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象和温暖和煦的阳光。郑毅公司的旅游地产项目也赶上了房地产盛世的年代——2011 年，而且尤其是买房高峰的金九银十，加上宣传到位，创新的理念，订单已经定出去许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还没预售就收了一堆的诚意金，公司也趁热打铁，加快建设和融资。

成功人士是非多，更形象地说是，男人有钱就会很坏，郑毅成为了女孩子们追逐的对象。旅游项目的商业策划及销售合作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齐梦暄对郑毅发起了猛烈的追求。物质社会的年代里，男人有钱就会吸收很多不想通过努力求富的异性眼光。

当然，郑毅本来就不是省油的灯，虽不是纨绔子弟，却有一颗唐伯虎（风流倜傥的代表）的心，当然，他不会放过一切机会，这样，就稍有冷落梦雪，反正也就是差一个字嘛，“梦暄”也不错，至少是新欢，男人难以拒绝新欢嘛。

(2)

正是因为梦雪的被冷落，碰巧，这天下午，很久不来的王强来了。已是深秋，王强还穿着，短衫衬衫、休闲裤和休闲凉皮鞋。从他的身上看不出是生意人的精明干练和老到。

又是同一句话，来周边办事，顺便来看看大家，依然是大包小包的。是德性，还是惯性？他还是一脸轻松调侃地来到淡婕和梦雪那儿。

交谈中，很快知道淡婕和梦雪计划出去一次旅行。

“这样吧，休闲度假两天，我包办一切事宜”王强说，“并甘当护花使者。”

淡婕看了看梦雪，看到的是微微的默许笑容。

“好，”淡婕快乐的说，“不过人有点儿少。”

“那你们就发挥美女力量去召集人马嘛，不就行了吗？十人以内，我全包一切费用。”王强这时有点儿兴奋，慷慨地说。

“这倒是个好主意,”淡婕也兴奋的说,“不知我老公愿意去不?”

“叫过来商量一下,”梦雪征求地说。“你都点头了,张工还不是什么都得听。”

淡婕有点儿为难,看了看梦雪,轻声地说:“工作忙呐。”

王强看着她们俩微笑起来。

“你们坐着,”王强愉快的说,“我去拉客,哈哈哈哈哈。”

不一会儿就见张宇从那边,随着王强过来。

张宇看出淡婕的心思,王强虽说长着一个满脸不在乎,大大咧咧的脸,可是心里明白,也是一个机会沟通客户嘛,但也不能让他太破费,但自己必须去,考虑安全嘛,怎么能让两个弱女子跟着个离异大老爷们一起去旅行。

“这样吧,其余人也比较忙,我、淡婕、梦雪一起去,我们这边支付费用,邀请王总一起,王总去安排行程和地点。”

“除了费用问题,其他我都同意,”王强的头摇得像波浪似说,“三点说,第一我比你们工资都高;第二是我邀请你们;第三我年长,兄长般的温暖应该有。”

“既然是亲戚,”张宇笑笑说,“才要这样,尊老爱幼嘛。”

“好吧,亲兄弟,明算帐,”王强笑着说,“明天去成吗?”

“成,”宇简短的说,“梦雪你去问问郑毅跟你一起不,给王总报个数。”

王强的的感觉就像,打翻了的五味瓶,心里很不是滋味。

梦雪答应了一声,已经转身到外围去打电话了,谁知郑毅借工作忙,一口回绝。

当听到梦雪对郑毅要来的否定之后,王强才又一次来了精神。

第二天,王强的安排下他们一行人在中午时分来到了约定的从化温泉镇,这里到处都是天然温泉,依山傍水——流溪河而建。

这一次,年轻人的兴趣多数放在了泡温泉、喝小酒、叹青春上,尤其是淡婕和梦雪,纯画图被荼毒后的彻底想放松,而张宇只是来陪的。

张宇紧跟着淡婕的,他没有哪怕一点大男子汉主义,不惧怕人说:‘怕老婆’。抛开工作后,张宇甘心只做一个好丈夫。

温泉过后,梦雪有点惆怅,你看张宇和淡婕,那么郎情蜜意的,而自己,形单影只,郑毅也没一个电话来,甚是凄凉。

梦雪不经意地在下榻的酒店外面转悠,被王强从窗户里看到,他下了楼,故

意假装巧遇。

“你在散步啊？小心着凉！”

“嗯，谢谢！”

“抱怨郑总吧，”王强假装不经意地问。

“不怨，”梦雪微笑的说，“他一定是很忙。”

“嗯，你真的很善解人意，”王强越来越想拥有眼前的这个女孩，情不自禁去搂眼前这个姑娘，谁知，梦雪一个侧身，王强抓了个空。

王强跟在后面，这时，他迅速走前一步，准备把嘴凑过去，想要亲吻梦雪的侧脸。

他的下一步动作是，从后面抱住她，不过在还没实现他的计划之前，梦雪严重地表态了。

梦雪没躲过去他的吻，不过她马上严肃起来，道：“王总，我一直觉得你是大哥哥，所以尊重你，可是你现在明知道我有男朋友还不尊重我，让我很难受。”

王强听到这话，反而觉得不好意思了，说了声：“对不起，我忍不住了。”

“难道忍不住了就可以为所欲为么？这样只会让你我走得更远。”

王强再次说了对不起之后，建议说送她回住处，她也没心思散步了，抛了一句话：“你也别有思想包袱，我就当你喝醉酒冲动，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希望你也不要再犯了，谢谢！”

说完，也不管他的追随，径直走向酒店大门。

“干嘛还一直跟着？”

王强温和地说：“等你进了房间，我就走。”

“晚安。”梦雪回了一声，重重地关上了门。

王强在门外站了一会儿，返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3)

第二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天气。

当然，梦雪也没有揭穿王强的行为，给他留足了面子，以后也没再提此事。

前一天泡了温泉，第二天白天的行程就是爬爬山、踏踏青。

《我们约会吧》（《爸爸去哪儿之爱的成长》第三部），又名《黄金世界》

由于本就四人，现在梦雪心里很是不高兴，并写在脸上，并吵着要回家，吃过饭后，王强又开车驮着 TA 们回去，张宇坐副驾驶，有一搭没一搭地跟王强聊天，两个姑娘坐后头，不一会儿，各自的姿势就睡着了。

第 26 章 “喜” 从天降

(1)

最近珠江分院的办公室午后的闲聊, 又说起了冠侠。

大家都知道了, 冠侠的建筑设计公司越办越好, 扩招了不少人, 还在各大设计院挖了不少人才, 公司资质也升级了。

当然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有人偷偷联络冠侠, 谈好价格, 跳槽!

眼看暴涨的房价, 淡婕和张宇越来越感觉到地产快要泡沫永远是个谣言, 决定该出手了, 否则赚到的就只能贴进涨幅。

没有房, 也是不敢要孩子的一个原因。

所以, 买房也是一个话题。

今天, 有一个人一点都听不进去, 她有着自己的小心思, 那就是梦雪。梦雪觉得百无聊赖, 对什么事也提不起兴趣, 没有跟着聊下去, 也没有听进他们的谈话。耳机也被拔出来, 又插了进去, 耳塞也是戴了又放下。

郑毅身边的女孩子最近是不是太多了? 还是自己对郑毅的感情又浓烈了, 梦雪也想不清楚。她呆呆地望着屏幕, 任思想的野马奔驰。

也对, 快有一个月没见到郑毅了。

想曹操, 曹操的电话就到。

是郑毅!

他约她晚上在公司等他来接。

郑毅把她带到了沿江路的一间西餐厅, 饭后就在河边散步, 突然有一个花童送了一捧鲜花过来给梦雪, 当然是郑毅事先准备的。

梦雪本就觉得很意外, 忽然郑毅单腿跪下, 从口袋里拿出了颗钻石戒指, 道: “你愿意嫁给我吗?”

这突如其来没有任何征兆的意外, 是自己期望的吗? 是接受呢? 还是再考虑一下?

但是, 事实上, 自己还是期待那么一天的, 有个人单膝跪在自己身旁, 郑重地向自己求婚。

她忍不住哭出声来, 拉起郑毅, 声音颤抖地说: “我愿意!”

郑毅拿起梦雪的手把戒指戴到了她的手上。

梦雪抬起手来看着这颗璀璨的钻戒, 在路灯下折射出五彩的光芒, 毫不逊色。

梦雪作为理工科女生, 而且一直从事技术行业, 做梦也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一出求婚的场景, 让自己无比的激动!

郑毅不失时机地用双手捧住了梦雪的脸, 炙热的嘴唇已经压在梦雪玫瑰色的嘴唇上, 热烈地亲吻起来。

(2)

当然, 今晚郑毅就留宿梦雪的小窝, 现在是快名正言顺了嘛!

回家途中, TA 俩商议着将消息告诉父母。

郑毅想起了前一天跟父母的一席对话:

“毅儿, 你这般逍遥快活准备什么时候消停? 我和我的妈妈抱孙子的心是一天比一天强烈, 难不成你不想让我们见到?”

“爸, 当然不是, 是我还没遇见想娶的。”

“没遇见? 知子莫若父吧? 你还不就是很贪玩, 不想守着一棵树! 我原以为你对梦雪这娃念念不忘, 也没有打扰你叫你妈给你作介绍, 现在你又追到了人家, 可是也不结婚的, 我才明白你的内心。反正我是奉劝你, 梦雪是个好姑娘, 她家里的基因也好, 她的外观条件也好, 你们生个娃会赢在起跑线了的。”

郑母语重心长地补充道: “是呀, 傻孩子, 婚你照结, 如果你以后发达了, 或者想逢场作戏, 依然可以的, 但是香火你也别误了, 同步进行。”

郑父也说: “对, 就是这个理, 男人有钱三妻四妾是可以被接受的, 何况你的条件那么好, 帮我们家多生一些香火何尝不好, 到时候我们父母都帮你养, 你尽情地去过你的日子, 哪怕最后离婚, 也就是这么一回事嘛, 小孩子有了, 怕啥呢? 男人二婚才是个宝嘛, 你没听说么?”

“要积极主动点,” 父亲像是传授经验似地提醒说, “现在的女孩子多少有点矜持。”

“我会的,” 郑毅淡淡的说。为了避免父亲的再次说起梦雪。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郑毅为自己的马上成功，感到无比骄傲，他要第一时间把情况汇报给父母。

梦雪以为他那么焦急汇报的心，笑着说：“好吧！自从我和你在广州再度相遇，我妈高兴得跟什么似的，不停地在我跟前夸赞你，很久以前她就把你认作女婿了。”

“那你也打电话吧！”郑毅提醒说。

梦雪拿起电话，觉得很难为情，又将电话放回了包包，说：“我周末回去跟TA们当面说吧！”

郑毅却不管那么多，兴奋地向老妈汇报：“妈，我现在跟梦雪在一起，她答应嫁给我了。”

“真的？那我们跟你们计划一下结婚领证的事，赶紧怀上孩子哦！”

这时候，梦雪心里开始“嘀咕”了：上次拒绝郑毅后，郑毅也一度消沉，郑母必定对我多多少少有点埋怨，这么久过去，还知对我看法改变了没有？

的确，上次梦雪对郑毅的伤害，郑母一时不能忘记，而梦雪身上有好的基因，她很喜欢。

周末梦雪把情况跟父母讲了，谁知她父母很是宽心，说郑毅这孩子是TA们看着长大的，知根知底的，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所以，两家家长就坐在一起洽谈婚事，这样，就顺顺利利在大人们的安排下，井然有序地进行着，不久也派了请柬。

第 27 章 惊人一瞥

房地产的黄金时代给整个产业链带来一片欣欣向荣，大家的话说，只要买到了可开发用地，就是大赚。

当然，郑毅也跻身于富豪行列，因为公司的盈利都是以亿为单位，当然跟他背后罩他的人有莫大的关系，低价拿地、设置只适合郑毅公司的买地条件，当然，他们本身也争气，走在很多地产公司前面，有所创新，开发旅游兼容住宅项目，也符合区域定位的“东部山水城”的发展方向。这世界，创新就会有前途。

还是那句话，人红是非多。

不！也不全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是吧！

今晚应酬刚完，郑毅准备去梦雪住所，因为酒驾危险，而梦雪的住所离夜宴的饭店是最近的，安全第一。

可是，梦暄怎么也要挤进他的车里，说顺路一程，而且有个策划可以一路探讨一下。

他看拗不过去，就决定到梦雪家门口把她丢下，让她再打车回家。

“你说说你的策划，车后背有水，你自己拿。”

“亲爱的，我不渴，只是身体有些渴，想给你摸。而且头还有点晕，要不你给我揉揉先。”

“别胡闹了，我都快要结婚了。”

“我又没打算要名分，更不会破坏你的家庭，让你开心就好，因为你让我很开心。”她小声喃喃，有点儿郁闷和委屈，按她原先的想法，是建议找个酒店一起睡一晚。

她抬起那双妩媚的眼睛去看郑毅。长久的沉默引起了郑毅的注意。他把目光移到梦暄的脸上。他看见的是泪牛满面的梦暄，心里一阵悸动，嗯，不管了！

今天梦暄也很火辣，下班前她去化妆间换装的，换下工服，爆乳紧身白衬衫+小领带+迷你袖珍牛仔短裙+黑网袜+高筒靴，一袭性感打扮加上烈焰红唇让人干渴难耐。

酒精作用下，加上梦暄拿着他的手放到自己的大腿上的挑逗，郑毅本来今天就直勾勾地瞄她，实在忍不住了，就把车停在梦雪家小区门口不远处较为偏僻的

路边车震。

意外发生了，梦暄刚才一直边玩手机边引诱郑毅，两人激情时候，随手一放，自动拨通了乐嘉的手机，他清楚地听到车里的各种激动的声音。

说乐嘉大度，他也很嫉恨郑毅从相识以来就占了所有的最好的，公司最大的股份、梦暄和梦雪这两个超凡美女女朋友。他稍微犹豫，记得刚刚临行的时候，郑毅要去未婚妻那里，他心生一计，一翻自己的通讯录，还好当时想追她的时候存了她的电话，拨通了梦雪的电话，关心地问：“梦雪，郑总说去你那里，到了么？他今天可是喝了不少酒，后来还拼了深水炸弹。”

深水炸弹，又称深弹（英文：**depth charge**），原指一种用于攻击潜艇的水中武器，通常装有定深引信，在投入水中后下沉到一定深度或接近目标时引爆以杀伤目标。后来，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把一杯比较小点的高度白酒连杯浸到一大杯啤酒里再一口喝完，喝完后再咬住里面的小酒杯，而喝出一个名字——深水炸弹。据说，这种混酒很有劲度，能一杯击倒！曾见过有人喝完吐得那个样子，连碗都浮了起来，惨不忍睹！还有人说，喝完了深水炸弹，喝尿都是一个味！喝死的情况也有！

“啊，谢谢，我出去找找他看一下。”

梦雪挂完了电话后，不停地拨打郑毅的电话可就是不接，是的这时候他的电话静静地躺在包里深处。

梦雪换了一套休闲服，下了楼，沿着小区马路一路走出去边打电话边张望。当她发现眼前的一幕时，她转身走了，静静地哭泣，矛盾在心里激斗。

不过，她想到了四张老人的脸，她决定这次就算了，估计是喝多了，也许他是酒后乱了，给他一次机会，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吧，夫妻长久之道，在于心和宽容。

第 28 章 “百年好合”

淡婕和张宇按着计划下手买了房，当然不是房产低迷时候，因为从 TA 们的形式分析，涨价将会是一直的事情。

出手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淡婕意外怀孕了，TA 们必须给新生儿找个温暖的家。

这些天，郑父、郑母都在催促郑毅和梦雪赶紧把事给办了，因为这样名正言顺地生小孩，不会遭到夏父夏母及同村人的炮轰。

梦雪决定赌一次爱情，赌一次未来，她松口让郑毅一家去准备婚事。

第 29 章 落魄的我

(1)

新一年的春节刚过，梦雪和郑毅步入婚姻的殿堂。

就在婚礼那天，就在新人互拜天地起身的那刻，梦雪发现了角落那神情落破的我，心里不禁一动。陈龙的眼睛静静地停留在梦雪的身上，仿佛在问：“你好吗？”

梦雪有近一年没有见过我，心中的伤痛也仿佛是搁在一个角落里封冻，不曾触摸。今日见着我，那似乎刚刚愈合的伤口仿佛在慢慢被撕裂，已经心里深处有一丝淡淡忧伤的梦雪又带来一份凄苦和伤痛。

梦雪无奈地望着眼前这个爱过的男人。

她不曾想到看到的陈龙是如此的失落和颓废，四目相接，陈龙看着她的双眼也是歉疚和失意。

曾几何时，梦雪幻想过一千一万种重逢的场面：陈龙春风满面、志刚气昂、踌躇满志，无论如何不是这样。今天的陈龙却更让梦雪内心隐隐作痛，眼泪偷偷地掉了下来。梦雪楚楚可人的模样，让我看了好心疼。

我看见梦雪的眼泪，把头深深地低下去，强逼自己忍住，不敢抬起头来。是因为自己的不辞而别，也不调查，引出梦雪的眼泪吗？很想知道，却又不想知道，因为郑毅已经取代自己的位置。

也许，梦雪也意识到自己失态，她偷偷用手使劲地捏了捏自己的大腿，让疼痛取代悲伤，让眼泪不要决堤。

我怔怔地站在那里，难道幸福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泪眼婆娑，视线模糊了自己。

当初我为什么要看到视频和照片，这该死的田心怡，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来不及了。如果不是她，我的世界和人生就不同了，今天幸福地站在教堂海誓山盟的就是我，而不是郑毅。

她干嘛没事盯住梦雪，拍她的照片、视频，去酒店查她和郑毅的开房记录并打印给我看，让我很有戴绿帽的感觉，让我那么斩钉截铁地断了。

如果我一直以为这就是真相，这就是这个负心偷汉子的女人就好了。

那我就一直呵护住冬曦菡，做一辈子的糊涂虫，只当时她为了爱我，才做出的不耻行为。

可是，你——冬曦菡，又为什么要喝醉，要得意忘形，在昨天要告诉我真相，难道你要庆幸得到了我吗？难道你是对郑毅的缅怀？还是对旧的爱情的终结和对新的爱情的起点干杯么？

我懊恼，现在的女朋友——你原来也是郑毅遗弃的女人，这一手的策划都是来自于郑毅，你原来也是一颗棋子，我要起身上前揍他吗？

我要劫持婚场吗？我放心梦雪这样的好女孩落入魔爪吗？

此刻我真想跪在梦雪面前认错，说：“对不起，亲爱的，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和我一起逃婚！”

不，我都不能这么做，首先，讲不清楚，会遭到众人的愤怒，尤其是双方父母辈；其次，也许他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嘛，也许他真的很爱梦雪，才做得那么下三滥。

就在我正想表达什么的时候，夏母发现了我，并走了过来。

我看见夏母后，羞愧地低下了头，喊了一声“伯母”。

“难为你，还能记得梦雪，”夏母和蔼却又不动气地说，“不过，我女儿现在有郑毅的照顾，不需要别人再来关心，你的关心只会带给她痛苦。”

夏母接着说：“不过，我们也不是小气之人，欢迎你来听承诺，欢迎你一起去吃喜酒。”

郑毅也在这时候走了过来，怪笑道：“谢谢你曾经替我照顾梦雪。”

引来一片掌声和梦雪感激的眼神。

我听了后，低下了头，把想说的话活生生吞了下去：“她是个好女孩，如果你能一直陪着她，我的愧疚感就可以减少一点，千万不要让她再孤独一个人了！”

他并没有用眼神告诉我：“不需要愧疚！她是我最心爱的女人。”

而是对我轻蔑一笑，然后转身离去。

不自然地坐在那里的我突然豁然开朗，没有留在这里惹尴尬的必要了。

是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眼泪快要不争气地流下来了，强烈的自尊告诉我不能这么做。

我只能到外面默默地祝福她！

我悄悄地离开了教堂,但是我作出一个斩钉截铁地决定,就是和冬曦菡分手。

就在我转身回眸一瞬间,我看到了一双眼睛,那是郑毅的眼睛,仿佛在笑我。

但,我没有胆怯,我用很坚毅的眼神回敬他,仿佛在告诉他:“梦雪是个好姑娘,要好好的珍惜她,如果哪天你对她不好,我会把她抢回来。”

婚礼在继续进行着。

郑毅像是在发誓一样,说:“人生的前二十七年,我郑毅不晓得两个人组建一个家庭是多么幸福和温暖,今天在所有亲朋好友的见证下,往后的日子我都努力经营好家庭和爱情,我希望可以与夏梦雪白头偕老,因为她就是我此生最高的目标,今天我实现了,是因为她排除万难给我机会,所以会好好珍惜!同时,亲爱的夏梦雪,我想对你说,我会保护你,并且要把自己的心交给你保管。郑毅、夏梦雪,永远不分开!”

穿着一身气质的白色婚纱的梦雪感动到流泪说不出话来,幸福地哭得稀里哗啦,只有拚命点头,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谢谢你让我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然后一股脑儿地扑向郑毅,两人在大家见证下拥吻,深深地拥吻着,忘却了过去的隐隐作痛和陈龙的影子。

承诺在我耳边,渐行渐远。

我沉重地在珠江边晃悠了一个通宵,不想回家。

(2)

我越想越难受,感觉心被刀割。

所以,我选择去买醉,想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可是,我没做到,我发现当自己清楚地知道自己喝酒是因为嘛的时候,意识是清晰的,眼泪迷糊了双眼。

那天,冬曦菡拿着一些冲洗过的照片和一个刻录盘找到我,我问:“你是谁?”

“郑毅前女友。”

“那你找我干嘛?”

“我讨厌那些负心汉子,也希望你不要被自己漂亮的女朋友所迷惑。”

当时我没有深想, 难道作为报复, 找到我之后我就会去揍郑毅一顿?

我谢谢她为我揭穿女友劈腿的真相, 竟然请她一起去喝酒。

我发酒疯, 我大叫。

“山盟海誓……”我嘶吼, “却背后乱来, 真是个可笑的东西。”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么对我!?”

想到梦雪和郑毅如此亲近地在一起, 勾起心中的悲愤, 出口不逊。

我一再在酒桌上, 垂头顿首, 大声呼喊梦雪的名字, 她却在身边静静地做一个聆听者。

那天, 她很聪明, 只是让我醉了, 而她压根没喝几口, 但是她照顾了我一晚。

后来, 我觉得同是天涯沦落人, 经常有去关心她。

我觉得她是好女孩。

有一天, 她问我: “你还惦记着梦雪吗?”

我犹豫了一下, 说: “感情是维系想念的纽带。感情不存在了, 想念自然就不存在了。”

所以, 不久, 为了从感情伤痛中出来, 开始了和她的爱情。

她没有拒绝, 也许她觉得我其实挺好的, 虽然其间我总是想了解梦雪的生活, 她也是那么地包容。

(3)

人的一生有很多梦想。

不知从几岁开始, 我梦想自己成为一名当世豪侠, 行侠仗义。

可是初中之后, 我对科学家产生了崇高的敬意, 我渴望自己是。

到了高中, 我的梦想就开始平民化了, 我希望有女生会投怀送抱。

上了大学, 梦想能叱咤风云, 出没于各种校园竞技场所。

工作后我才惊觉, 自己似乎被功名利禄所吸引, 开始梦想有天能得到领导赏识, 赚到很多钱, 然后娶个自己喜欢的姑娘过一辈子。

现在我因不相信爱情的忠贞和宽容, 那些梦想烟消云散, 似乎从未与我发生过交集, 人生的任何向往的可能都似乎变成了不可能。

《我们约会吧》(《爸爸去哪儿之爱的成长》第三部), 又名《黄金世界》

有时候, 失去了的东西, 就永远找不回来了, 是吗?

我暗示自己, 不断在心里告诫自己, 离开你的第一步, 就是把你放下……

可是, 我真的很痛苦, 走的每一个脚步, 听到的每一个一个声音, 都会让我联想到你。

可是我痛苦有什么用呢? 人家已经结婚了。

我的不争气的眼泪又掉下来……

三毛一◎著

我们约会吧

约会520

